

歸
玄
恭
遺
著

題辭

清初文字獄類興正氣難伸冷變冰歸子半生桑海淚百年熱度鬱逾升明清易代間凡

抗志不屈之士其遺著互二百年恐網忌諱無敢梓行者洎消運衰始稍稍出現數種

舟州涇水師兼友陸順二賢兩廡登道著曾經收四庫憐君殘帙久銷沈明季理學名儒

太倉陸梓亭先生玄恭顯師事之昏因玄恭以諱亭林所著思辨錄會登四庫光緒紀元從祀文廟生平叢著經郡之唐氏陸結搜輯己亥年刊於京師名陸子遺

書其詩文集頗頗有贈玄恭之作

內猶外狂本性天國憂家難急相煎隰西白奪淮徐契非士非僧共遯禪邳上遺民高壽

祺號年少著有函西草堂集問習梅自稱曰奪山人玄恭與之友善三子各有僧號非士非僧閻時句也

桐城文派東南布逆泝淵源白震川有道曾孫誠不愧縣縣三世永家傳

芸土舊藏稿豈全紫陽補輯未遑鑄而今遺著重新訂不藉崑梨板製鉛道光季間

蔣耘既刻玄恭文鈔復從海甯楊芸士明平處見藏有鈔本信錄之埃他日設法補刊光緒季年上海國學保存會歸玄恭文鈔鈔之刊即此本也餘詳跋語

不佞譾陋何敢敘先哲遺著抑朱輯稿中先後諸家序文已羅附卷末更奚用

序至韻語題辭古無此例漫效可嗤重訂付諸鉛印小言聊綴祇補拙跋之疏
耳崑山徐崇恩慧乘甫識於聊園

事略

歸莊字玄恭，昌世子。爲諸生時，博涉羣書，落紙數千言，不止善書工墨，竹性嗜酒，搗酒應院試，且飲且書，日未晡，成七義，分隸篆真草書五經文字，御史怪而黜之。惜其才，旋復爲順治乙酉縣丞，閻茂才擬令事下，薙髮令士民不從，譟於縣，繫茂才莊，白衆殺之。遂嬰城守，事定後，究前事，莊亡命，薙髮僧裝，稱普明頭陀，隱居鄉僻。後乃廬金潼里，先募側生，平最善，顧炎武以博雅獨行，相推許，而俱不諧於俗。里中有歸奇，顧怪之。錄同治蘇州府志引道光崑山新志

歸莊字玄恭，昌世子。少通五經，工諸體書，性豪放，善飲酒，酣落筆，輒數千言，不能止。爲諸生，應院試，酒瓶累累，筆墨間日未晡，成七義，分真草隸篆書五經文字，提學御史元煒怪而黜之。惜其才，旋復爲乙酉六月邑人將舉兵，先殺縣丞閻茂才。其議實倡於莊，已而亡命，謝儒冠，往來湖山間，遠近談忠義者，以莊爲歸，而莊能撥是非，辨真妄，未嘗輕以身殉卒，免於難。莊性好奇，爲諸生時，忽請於學使者，改

名祚明自後或稱歸藏或稱歸乎來其字或稱懸弓或稱園公既薙髮僧裝稱普
明頭陀亦稱鑿釜山人生平最善顧炎武以博雅獨行相推許而俱不諧於俗
里中有歸奇顧怪之目詩歌古文墨竹無不工自謂狂草近代無敵以酒至者長
箋短幅揮灑不倦獨不喜應貴介南渡錢塘北涉江淮必奉祖先像行遇令節諱
日采藻東芻以祭晚年不能自給寄食僧舍顧非素交雖厚贈弗納卒年六十一

兄子玠字安蜀能文有守終於里

選乾隆真新志
本業均編傳

先生名莊字玄恭號恆軒徵士昌世子博覽羣書尤精司馬兵法既遭國難家亦
破亡棄諸生浪蹟江湖與顧亭林炎武齊名詩文豪邁善書工畫竹邑中多故舊
恆流連浹歲卒年六十一葬金潼里祖塋

程祖慶原案云先生自乙卯後更名祚明亦號普明頭陀嘗僧裝亡命後乃廬
金潼里先墓側生平最善顧亭林先生以博雅獨行相推許而俱不諧於俗有
歸奇顧怪之稱康熙癸丑先生卒時亭林在山左設祭於章邱桑家莊有哭歸

高士詩四首其次章云峻節冠吾儕危言驚世俗常爲扣角歌不作窮途哭生

耽一壺酒殍無半間屋惟存孤竹心庶比黔婁躅先生志節可概見矣

練川人畫像

傳小

歸莊字玄恭昌世子爲諸生博涉羣書落紙數千言不止性嗜酒攜酒應院試且飲且試日未晡成七義分隸篆真草書五經文字御史元煒怪而黜之惜其才旋復馮順治乙酉六月縣丞閻茂才攝令事下薙髮令士民不從噪於縣繫茂才莊白衆殺之遂嬰城守事定新令究前事莊亡命薙髮僧裝稱普明頭陀隱居鄉僻後乃慮金潼里先墓側生平最善顧炎武以博雅獨行相推許而俱不諧於俗里中有歸奇顧怪之目詩古文墨竹無不工尤善書壯歲所作行草直逼兩晉以酒至者長賤短幅揮灑不倦往來江淮浙水間輒奉先像以行遇令節諱日采藻束芻以祭晚年校正曾祖震川文集付梓傳世折衷諸名家持擇頗精卒年六十一

兄子玠字安蜀磊落能文不屑爲投時技以歲貢終附探崑新合志

補錄閩古古集

鑿鑿歌爲崑山歸玄恭作

閩爾梅

鑿鑿鉞寒金粟縷影爲龍豹啼風雨銀鯨製鞘綠松鏗涼夜啾啾作鬼語雲內青
鉞錘萬折鋒如破冰瑩如雪蒲元淬之蜀江濤歐冶鑄之嬰孩血挂在壁間吐瑤
華茅屋深宵閃明月余問主人欲何爲虬髯直豎雙瞳裂男兒不能杼國難老死
蓬蒿心慟絕佩茲神福出家門或走單于或走越四海茫茫無漢土市儈傭奴炫
圭組不讀書人盜科名丈夫豈甘羣輩侮督亢圖中七首藏專諸行炙試魚腸或
從介子斬樓蘭或許朱雲借上方抱甕灌園徒自苦髡笄羞與豺狼伍木難火齊
空塵竊短褐不完乞誰補伏波銅柱插南溟嫖姚功勒祁連銘一生談劍不封侯
牀頭笑煞陰符經

歸玄恭遺著各序

序一

昔歸高士玄恭先生著有懸弓集二十卷僅見邑志著述目而其書久亡道光中婁東季菘耘先生訪吾邑吳止狷前輩得其家藏玄恭自書稿數十首繼又從先生虞山族孫敏行處得恆軒詩文稿六冊菘耘因與黃琴六趨閭鄉諸君子相與讎校合兩稿釐之得文百有五篇分六卷又詩四十八首別爲一卷附後題曰歸玄恭文鈔洎遭寇亂流傳絕少邑中惟止狷裔裔藏有一集光緒丁酉紹訪得之因假錄一通與從前之四處搜羅隨時鈔錄者合虞山本併訂之凡得文一百七十七篇詩一百二十六首釐爲十卷別摹先生小像居首以萬古愁附後題曰歸高士遺集夫先生雅不欲以文人自見後之慕先生者必讀其詩文而後先生磊落不平之概悲歌慷慨之情恍流露於言外當初懸弓集雖未梓行而先生之足增吾邑光者固不獨家學上繼震川卽並世如亭林顧氏亦深相推許時人至有

歸奇顧怪之目今太僕集及亭林氏著作幾遍天下而先生詩文獨沉淪二百餘年僅得虞山張氏刊本兵燹後其書又不易得茲集增原刻十之七八詩則幾及三倍天下至大縱不敢謂先生遺著盡在於斯然就邑中訪之度所存亦無幾矣世有好古如張觀察者爲之表章付梓則紹成數十載搜考之心庶可慰先生於冥漠云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季夏之月邑後學朱紹成謹譔

序二

士君子不幸生當變革而秉大義抱微尚轉喉觸諱難於頌言而僅以文章節義傳已令人歎惋而二百年城郭人民載遭兵燹致殘編闕簡與荒榛積礫俱湮不尤可悲耶光緒之初余輯顧亭林先生詩賤注於贈歸高士哭歸高士送歸高士之淮上諸作知先生與玄恭同時有歸奇顧怪之目而心儀其爲人魏叔子見所爲萬古愁則云呵帝王答卿相踐藉古之文人恣睢佯狂若屈原李白沈寃醉憤無聊之語而驚怖其人余又深惜高士之吾郡何事書缺有間也癸卯之崑山訪

讀書之士藏書之家詢高士遺著渺不可得聞張惟一言有藏本亟求借讀三四
往來檢閱了未春詢朱奇梅明經知方纔付梓七月乃持示余誦卷中歷代遺民
錄序玉峯完節錄序虞山先哲圖序小宛齋記照懷亭記萬家基記書先太僕全
集後與陳言夏書諸篇不獨高士之遺際見節概見卽學問淵源性情警效靡弗
見而至吾郡爲萬年少課子有成大感詩序題閩再彭眷西堂詩其歲月皆可考
而見三君子皆吾鄉遺民之卓卓者高士與爲賓主酬唱洵合志同方已與蔣路
然書謂清江浦四面平原得尋丈之阜卽如名山喬嶽而淮河合流洪濤一丈泥
沙五尺黃塵眯目朔風侵肌時或醉酒漂母祠登韓王孫釣臺俯仰憑弔捫腹一
歎是高士居吾鄉久而山陽志乘於亭林一見於王略起田傳再見於張弨力臣
傳於高士無一語及斯又何歟年少隰西草堂集余客彭城時蒐付手民桂履眞
太守復選閩萬二遺民詩彙行海宇而余心一慰而奇梅厚我俾於桑榆荏苒之
年求之再四而未獲覩者一日與校字之役得窺其全約不尤大慰余心哉於以

幸崑山之遊不虛也至寄梅網羅散佚得文一百七十七篇詩一百二十六首蓋爲十卷較之婁東季菘耘原刻多且倍蕪雖高士之文章節義足以自致不朽而蒐擷之勤嘉惠之廣所以盡鄉後進之貴者厥功非細夫何待言光緒三十三年八月之望山陽後學徐嘉序

序三

歸高士恆軒先生與亭林顧氏同里齊名世並稱曰歸顧然亭林著述宏富名滿寰區國史儒林褒然居首百世瞻仰不啻泰山北斗矣而先生文章氣節不讓亭林徒以遜跡韜光聲華久秘故世不盡知幸所交遊皆一時賢豪隱逸其姓名行事時時見於諸家之著作不致湮沒無聞顧其詩文散佚可得而覩者蓋已鮮矣嗚呼開國之初賢才輩出桴亭陸子與亭林先生後先從祀孔子廟庭恆軒之於亭林猶確菴之於桴亭也夫桴亭亭林皆不朽矣而知確菴與恆軒者有幾人哉宜乎景慕其人者亟思有以傳之也曩者婁東之士業有陸陳二先生詩文合刻

之集吾崑獨無人焉搜羅先生之詩若文此吾黨之耻也今朱君寄梅出其所編歸高士集十卷示余屬爲之序余不能詩文豈能序先生之集哉顧幸先生之詩文得賴朱君撮拾之力以永其傳此吾人之所深慰然不亟付梓雖傳猶不廣也勉盡心力以授手民則又不能無望於吾黨之士矣宣統己酉紀元邑後學王德森謹序

序四

自來極盛之下難爲繼前明歸震川先生其文如日星之在天河嶽之在地卓然稱一代大儒其曾孫恆軒先生有懸弓集三十卷久已失傳太倉季君崧耘蒐輯其文得若干篇名曰恆軒先生遺文錄以示余余受而讀之愛其根柢深厚波瀾老以而一種傲岸自異確乎不拔之概恍然於字句之外如見其人文中如阮貞孝傳規時立論洵足羽翼太僕之文而致季滄葦侍御一書亦與妄庸巨子之詆排氣節相似蓋惟其胸有千古特立不撓故目光如炬行氣如虹而不爲俗屈也

蠹者歸氏後人以太僕大全集板片歸余余諾而度之今春方擬并恆軒先生遺文梓以附後適菘耘居停聞鄉趙孝廉復從里中歸氏訪得玄恭詩文六冊雖非懸弓原帙已屬全稿菘耘與閻鄉復彙兩稿慎爲選擇取其精粹無偏駁者得文六卷詩一卷畀余付刊洵藝林快事也於此見明德達人世濟其美而文之至者必傳是故文章之顯晦有時而如二君搜往闡幽之勤其功良非細已梓竟遂書之爲序道光十七年丁酉四月中浣虞山後學張大鏞謹撰

序五

世之善爲文者必有精神意氣行乎其間故文無論工拙其人已往而讀其文穆然如將見其人雖坦直率易無害其爲工讀其文茫然不知其爲何人雖瑯琢靡曼不能捨其拙何者精神意氣之存焉否也玄恭先生當新故乘除之際家憂國恤既患迭膺竄身刀途血路之中削迹荒江老屋之下託於遺民詭爲頭陀不死不生亦狂亦狷顧時時爲文而精神意氣乃畢露於文雖然玄恭之文亦幾晦

矣卽其生平節衣縮食丐募四方刻其先太僕公遺集僅而得就必無餘貲自刻其文又遭時多難轉喉觸諱亦必自闕其文不輕傳寫二百年來好古之士但從郡邑志中見懸弓集三十卷之目而文卒不得見也余友婁東季菘雲蠡於崑山吳氏獲見玄恭手槧輒錄置篋衍文止數十首余因助之徧訪邑中藏書家乃得玄恭族孫子瑾孝廉所藏詩若文共六册遂假之歸與菘雲共讀其文不立間架不事塗澤浩浩落落蒼蒼莽莽或謂其與太僕家法絕異余曰此正所以爲玄恭也今夫山西北之雄厚不同東南之明秀因乎地水春夏之冲融不同秋冬之激淨視乎時唯其不同而巖壑乃各擅其自有之奇然則玄恭之於太僕地與時何如哉而強欲其文之同則精神意氣必不存乃今讀其文而人人意中有一鬚眉挺然傲岸自若之歸玄恭也誠無愧於善爲文已鄉先達張鹿樵觀察素喜表章遺佚菘雲排比成卷介黃丈琴六質諸觀察觀察知天下欲見玄恭文而不得者久矣又太僕大全集鏤板適藏觀察所於是登諸梨棗俾傳大全集以行是則玄

恭之文之不終於晦亦其精神意氣之有以自致之歟至其詩豪宕感激非摘章
續句所能彷彿故與文筆無異不別論云道光十七年丁酉春三月常熟趙允懷
序

序六

昔先府君喜蒐訪先哲遺文嘗語錫疇云崑山歸氏自太僕後代以文行著季思
文休玄恭諸先生悉有撰述雖不大顯於世然世必有藏弄之者小子識之癸未
明試信宿吳銀帆先生齋中時先生方修邑志因叩以舊志載歸氏諸集可得否
先生因出玄恭自書文稿一冊見示僅數十首云此外訪之不得矣攜歸呈諸府
君府君讀之喜命小子編次成帙既於友人處見有玄恭文卽鈔入之未暇持擇
也曩者客虞山間張觀察鹿樵先生喜表章先哲且太僕大全集版藏其家因屬
黃丈琴六貽之去冬晤丈云觀察已許開雕屬爲參校余終以未窺全豹爲嫌今
年春館常熟趙孝廉閻鄉家塾閻鄉助余接訪於邑中歸氏假得恆軒詩文稿六

冊爲玄恭族孫敏行手錄覈諸余所錄者互有異同而多逾倍從遂彙兩本借闡
鄉慎爲詮次鈔成六卷并詩一卷校讎已畢謹序之曰玄恭先生生百六之際廣
柳屢迎野葛時餉有爲世人所不堪者而獨立不懼志節皎然所謂不爲威惕不
爲利疚時形於友朋往復間向使膺一命之寄其臨大節而不奪可知乃窮困抑
塞歌哭無端卒成詞章之士以沒世非先生之志也然百世而下讀其文亦可想
見其心矣嗟乎自來獨行之士雅不欲以文采自見而其名亦不待詩文而後傳
然苟任其銷蝕於鼠穴蟬窟之中使不朽之精魂孤行於太空而世莫之覩此亦
稽古之士之所傷也先生之文沈埋幾二百年一朝復顯而又遇觀察表章俾與
太僕集並垂不朽謂非藝林一快事歟吾知季思文休兩先生之詩文雖流傳絕
少亦不終晦也惟是府君遽棄不肖忽忽已屆大祥銀帆先生亦久歸道山俱不
獲見是刻之成不禁悲愴欲絕已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孟夏後學太倉季錫嘯

識

歸玄恭遺著目錄

送顧寧人北遊序

黃蘊生先生文集序

黃孝子傳

與季滄葦侍御書

答汪苕文民部

再答汪苕文

與周漢紹

與顧寧人

陸道威思辨錄序

太僕府君讀書几志

兩顧君大鴻仲熊傳

保定張氏殉難錄序

靜觀樓講義錄序

紀周忠介公誥命事

吳蓮菴先生八十壽序

玉峯完節錄序

吳郡名賢圖像序

萬家基記

書先太僕全集後

徐克勤先生七十壽序

送兄爾復司教長興序

與葉帽初

與蔣路然

祭陸桴亭文

旌孝編序

列郡輿地圖序

西漢地理志註序

地理沿革表序

誓天長買烈婦事

小宛齋記

大理寺丞李先生六十壽序

送黃蘊生會試序

送周孝逸遊燕序

送崑山令黃岡萬侯序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書吳紹素事

書申節愍公傳後

書歐陽公瀧岡阡表後

先兄監記君行狀

侯研德文集序

照懷亭記

題石刻先太僕秦國公石記

跋陽明先生書

書先太僕東園翁傳後

荻秋四賢圖跋

嚴祺先文集序

簡堂集序

朱清甫先生詩序

王氏西田詩序

題嚴氏崇祀錄後

與某侍耶

歸氏二烈婦傳

洞庭三烈婦傳

陳翁家傳

與巽菴禪師

張公路先生詩集序

咸大咸詩序

梁公狄秋懷詩序

自訂時文序

毛子晉刻昔友詩序

送張耐菴先生之任太倉序

送周上蓮會試序

澄城知縣徐君墓碣

先王考大學府君權厝誌

金亦陶運雙圖序

費仲霽詩序

送兄爾復會試序

湘雲閣記

書蔣孝子

書湯恭人傳後

與徐原一公肅

桂平尉李君墓誌銘

陳君墓表

工部尙書陳公行狀

某先生八十壽序

祭蔣路然文

江位初詩序

吳門唱和詩序

浮屠同岑詩序

計文七十九篇

附詩鈔

計二百二十七首

歸玄恭遺著

送顧甯人北遊序

余與甯人交二十五年矣其他同學相與或二十年或十餘年蓋未嘗有經歲之別也今於甯人之北遊也而不能無感慨焉甯人故世家崇禎之末祖父蓋源先生暨兄孝廉捐館一時喪荒賦徭蝸集以遺田八百畝典葉公子券價僅當田之半仍靳不與閱二載甯人請求無慮百次乃少畀之至十之六而逢國變公子者素倚父與伯父之勢凌奪里中其產逼鄰甯人見顧氏勢衰本蓄意吞之而甯人自母亡後絕跡居山中不出同人不平代爲之請公子意弗善也適甯人之僕陸恩得罪於主公子鈎致之令誣甯人不軌將興大獄以除顧氏事泄甯人率親友掩其僕執而箠之死其同謀者懼告公子公子挺身出與甯人訟執甯人囚諸奴家脅令自裁同人走叩憲副行提始出甯人比刑官以獄上甯人殺無罪奴擬城

日憲副與公子年家然心知是獄寃又知郡之官吏上下大小無非公子人者乃移獄雲間守坐甯人殺有罪奴擬杖而已公子忿怒遣刺客戕甯人甯人走金陵刺客及之太平門外擊之傷首墜驢會救得免而叛奴之黨受公子指糾數十人乘間劫甯人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甯人度與公子認力不勝則浩然有遠行而同人之知甯人者攜尊棹送之酒半歸子作而言曰甯人之出也其將爲伍員之奔吳乎范雎之入秦乎吾輩所以望甯人者不在此夫宣尼聖也猶且遭難畏匡文王仁也不殄厥愠甯人之學有本而樹立有素使窮年讀書山中天下誰復知甯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歷傳列國以廣其志而大其聲施焉知今日困阨非甯人行道於天下之發軔乎若曰怨仇是尋非賢人之志別離是念非良友之情於是同人曰善請歌以壯其行而歸子爲之序

黃蘊生先生文集序

嘉定黃蘊生先生殉難後九年其門人陸元輔翼王爲刻其遺集吳宮詹爲之序

余與先生交六七年年在肩隨兄事之間而實心師之余爲詩古文必質諸先生每辱獎許誘掖亦竊聞先生立言之指歸則序先生文集無如余宜故不自量亦爲題一言以貽之文章之道難矣世之爲詩古文者多患才短才贍矣又患體雜體醇矣又患旨卑立言之士必有瓌異卓絕之才得雅馴正大之體而又議論闢於名教意旨合於聖賢然後可以名世而傳後若此者固已難矣然而文章之道未盡也蓋有本原在焉立德者立言之本原也苟但求工於文辭而不思立德考其行事有與文辭不相似者雖下筆語妙天下不過文人而已君子不貴也先生忠孝出於天性而溫醇沖粹規模氣象居然儒者於書無所不讀貫穿經史浸淫百家平日論文必本六經宗史漢入家而要於自得詩愛潯陽而宗杜陵必以人倫忠孝爲主蘊積日久本原深厚於是發爲文章一言片辭皆由中出肖其爲人文如擬管幼安書詩如釋褐寄弟樂府如許氏客惠風歎石頭城諸作皆自爲寫照不獨辭之工也嘗答余書謂雅不發持梁齒肥之願又深知文人之可恥不欲

濡首於文章方期習靜空山悟明性理以庶幾於古人之因文見道者其絕命辭有曰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蓋先生之意惟恐其流於文人始而夷然不屑終而幡然自悔猶懷望道未見之心其實先生之詩文往往皆見道之言絕非文人之詩文比也使先生得永年必卓然爲碩儒大賢守先王而待後學不幸遭禍變而僅以節義見以文章傳然今讀先生之詩古文知先生之不盡於詩古文也豈惟文章不足以盡先生節義亦不足以盡之也蓋德修於己道積於躬節義則以殉道而非匹夫之小諒文章則以載道而異於區區雕蟲繡輓之爲讀先生之詩古文而得其本原立言之士亦宜知所重矣余與翼王皆將以文字鳴者於此可以交倣焉

黃孝子傳

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木建文時殉難給事中諱鉞之裔也先世常熟人後徙家蘇州之西郊孝子之父以崇禎癸未選得雲南大姚知縣挈其室及弟之孤赴任孝

子留家已而兩京陷沒閩浙不守西南復立國江楚兩粵連年戰爭行旅斷絕雲南遠在荒徼書問不通孝子思戀晨昏日夜西南望慟哭目盡腫一旦忽自奮願獨行萬里訪親朋謂途中險阻兵戈卽去安得達止之不止拜祖墓別妻子而行誓不得父母不歸在途半年達大姚得見父母皆無恙留五月餘復奉父母發大姚入閬月抵家孝子一身跋涉山川歷戎馬縱橫之地往還曲折二萬餘里竟得如其志余奇之因掇其紀行一編節而傳之孝子以辛卯年十二月朔擔一囊一蓋一草屨啟行從吳江入嘉興至杭州渡錢塘江歷嚴州衢州入廣信之玉山歷撫州臨江渡章江歷袁州入長沙之醴陵渡湘江歷寶慶至武岡州時壬辰二月下旬也八九十日之中陸行者十九江行者十一觸冰雪風雨陷泥淖涉深溪踰峻嶺手常擎蓋酸楚不能舉足重繭不可忍或血瘀赤腫則刺血出之復行體憊甚往往僵臥道旁人見孝子問知其故無不歎息願以困憊如此而前途尙遙又兵馬塞路荒山多虎不可往孝子知有父母不顧其身乃曰出門時早知如此

雖艱危敢不自力乃養足五日復前行由武岡而西歷靖州循沅江而上入貴州之晃州貴州自丁亥以後北兵自楚攻其東西兵自蜀攻其北王皮兩將軍左右支大敵固守累年不下至己丑爲西兵所敗故境內遭殘滅殆無子遺自靖州洪江驛而西至晃州驛鮎魚坡諸處不惟重巖絕澗深谷荒箐上下艱難而城郭邱墟人煙斷絕暴骨如莽又其地苗獠雜處耕者皆持矛盾弩矢自衛荒茅漲沙之中往往得虎跡行過戰慄不能自保次平溪有關則帥府在焉兵衛甚嚴以孝子短髮吳音疑爲奸細執以見主帥孝子涕淚以情告得免以後凡遇官吏無不盤詰然從此所歷山川風景所見官吏人民別一氣象江南風俗變革六七載忽睹此如異國焉自平溪西南歷鎮遠偏橋一路高山排列深溪架梁幽險如鬼窟將至平越山勢益峻兩旁皆夷落土人云往時苗常出爲行旅害今十里立一塘而塘兵又多爲虎所食孝子聞其言心惴惴常恐不免自平越而西歷清平新添龍里又西南至貴陽遇徽州人程姓者知其父履歷告之孝子於是知父無恙已掛

冠五年矣賞陽新建王府殿宇崔巍護衛甚肅象馬塞道文武鶴立程姓者導孝子至前奏事明日得領票遣去孝子乃得復前途中兵馬紛擁爭前驗票或擊破其手中蓋自是不復能蔽雨屢威清平壩普定安住及關索嶺陡絕登至半嶺喘甚力盡而仆有老僧飲以茶久之強起踰嶺而西旣下嶺則布帳漫山徧野人馬縱橫旌旗蔽空砲聲如雷震動山谷孝子行逡巡一騎突前執之人營詰問驗票慰勞爲設食問之曰安西前營也前行數里復遇後營軍容如前營孝子雖一時震炫耳目然在途已習見又知去二親不遠喜多於懼矣自嶺而西渡盤江歷安南衛普安州去普安數日程爲安隆安隆故所也今改爲府非道所經遂入雲南之平夷衛遇故陽宗知縣浙東錢士驩孝子於是知其父起居益詳今在白鹽井也西歷霑益曲靖渡楊林海子至雲南府雲南自乙酉秋遭沙土司之亂沐藩失守遠竄丁亥西兵入平土司諸寨進東一路殘滅殆盡惟省城百姓迎降無血戰之苦今爲之改觀一如都會焉時江南人之流寓滇中及滇人之官於江浙而

不得歸者聞之皆來集如桃源中人遇漁夫競相叩問聒耳不休自雲南又西並滇池出碧鷄關歷安寧過楚雄而抵姚安姚安府官爲遣役送至白鹽井時五月望日也計在途一百九十五日自蘇州至此蓋萬里矣孝子至門一婢望見更熟視急走入白主人曰蘇州相公來主人不信方詰問而孝子上堂矣孝子拜父母先賀無恙後謝候起居晚父母驚喜亦拜相勞苦起而相抱號泣蓋孝子與父母隔絕十年矣所攜弟之子時從外負薪歸驚疑立門外探望其父呼進各認而目乃兄弟相拜泣問昔日僮僕無復存矣所居山舍自書簾之外無長物其父語孝子曰予自丙戌冬蒙按臺吳公薦得行取至丁亥春報至會滇西亂道阻不行誓不復仕數年以來家鄉隔絕無復歸夢今春在琅井於友人案上得李卓吾續藏書載王原尋親事歎息謂今世不復有此人 不意汝乃能之原之父時年六十有四與吾年適合亦先兆也久之孝子啟父母作還家計父曰吾年老頗思故鄉然途中艱阻奈何孝子曰既可來何不可往所苦者無行費其父曰苟能往贊尙不

雖乙酉秋滇中猶鄉試我分房校士得門生八人當以累之孝子遂以六月初旬持父書詣諸門生家南歷楚雄遇地震城頭雉堞皆崩孝子幾不免至南安以病日留者數日又西北行歷賓州過雞足山循金沙江上鶴慶尋上劍川其地漢夷雜處人皆衣羊皮氈衫帶刀出入見之心怖還歷鄧川大理望點蒼山循西洱海而東海水綠如柳汁方大雨水漲踏海岸行數里浪湧過膝前及米甸聞有悍兵劫掠夜半走荒谷鸚鵡猿狖聲出樹間復尋山路得歸白鹽井時九月杪也又奔走四月往返三千餘里矣父之門生遇者三人皆有贖贈而行貲未足其父曰歸途尙有門生在黑鹽井孝子曰如此可行矣乃詣府遞告歸文書欲執符信以行卒不可得諸故人謂孝子父子亂世流寓亦常耳何必故鄉固止毋行復留連久之孝子具鮑輿與二親乘己與弟步從以十一月四日發白鹽井次姚安過冬至而行及黑鹽井果如所望斧質得不乏遂出祿豐至雲南時得黔楚消息知南北方相持戰爭不息父子坐旅中惆悵累日因留過歲詣督軍府得給票癸巳正月

十一日發雲南出歸化第一關途過來者云黔中雨雪四十餘日雪深至馬腹著樹皆冰如劍戟心以爲憂而行不爲之阻尋入貴州界則凍雲飛雪陰霾厲風那寒逼人己而積雪漸消流潦縱橫瘴霧蔽天如在甌中前及平壩有騎兵並輜重及所虜婦女數百千計跨驢者策杖者相扶攜者絡繹而至問之曰從廣西來又前遇敗兵數千擁一象踉蹌散走無復部伍則云從四川來蓋是時安西戰勝於桂林撫南敗于保寧勝兵所虜獲者敗兵之奔還者皆道黔中故孝子先後遇于途云自發白鹽井至平壩皆孝子來時故道願以爲今歸有家口非來時獨身比慮貴陽有阻乃迂道從龍場驛而北歷養龍渡烏江入四川之遵義界由思南達思州所歷三度關鴨鵝溪武勝關雲盤寨諸處皆險仄荒深絕無煙火惟見黃茅白骨夜則聞鬼哭聲虎豹嗥啼或突其前往往魄奪神駭自思州南及清浪始復從故道入湖廣界則所在潰兵暴掠蓋是時滇兵新敗於武岡也乃多從間道行及新化方得脫險孝子爲父改裝易服前及藍田鎮始舍陸從水孝子乃得脫草

鞋奉父母登舟渡湘江將出醴陵故道聞前路有警又改從北渡洞庭中流風甚水波惡柁壞前帆索絕舟欲覆者屢矣頃之船竟隨浪湧至岳州城下尋至武昌沿大江過黃州入九江自湖口入直隸之東流歷安慶池州蕪湖采石至南京望鍾山沿揚子江下鎮江歷常州而歸蘇州六月十八日也自孝子始出門至是越三年計五百三十餘日凡歷省七府三十有二州縣衛司關驛鎮寨不可勝紀計行二萬五千里有奇若夫山川之高深靈異古蹟之名勝木石鳥獸之奇怪天時地氣人民風俗之變不可殫述且孝子所過皆疾行又艱苦萬狀亦不遑詳也

歸子曰孝子之父孔昭字含美與先兄同舉於鄉余以孝子故始識之含美言歸途日數十里或百里二老人坐輿中猶苦勞倦而向堅始終徒步每止舍買食物執爨具湯沐施衽席晨起復具食整裝皆向堅一身爲之無一刻寧息初不以爲勞夫涉萬里途者或以征伐或以仕宦奉天子之威命有官爵之尊人徒之衆猶憚不敢前或往而不返孝子以子特之身往返絕域如履康莊此豈人力之可能

與彼其精誠上通於天故所至得天助焉昔年海虞瞿生元鎔省其父留守公於桂林且達矣而桂林陷公死之生死於亂兵父子卒不得相見豈人倫之際固有幸不幸與孝子質樸無威儀言不能出口歸方訓蒙以給菽水嗟夫忠孝之事固非飾邊幅務名聲者之所能爲哉

篇中叙地名書法有例所過府必書要地則州衛長官司亦書大川必書志所經也山嶺不悉書不能詳也所至之地皆曰歷經其界曰過更一省曰入入必書縣或衛或驛詳道路也從問道而至曰達省會曰至惟武岡亦曰至而安隆則附見焉姚安曰抵稅駕之所也自記

黃孝子又號存菴觀此傳至性過人世所易曉而其遺績亘有清全代乃猶在人間可母表乎孝子擅長山水嘗自寫尋親圖蓋回憶當日奉親度盤江鐵索橋景象印諸心而形諸筆也圖係紙本設色山水自題上有長印模糊不辨徐武子題字吳廷康雙鈎篆黃孝子自寫尋親圖八字均書本身自餘

道光間諸名人題詠則陸纘書于裱紙孝子自識曰攷盤江界黔地東距永寧原出吐番經烏撒由七星關盤折而下遞粵西而底南海昔武侯南征至盤山卽此故曰盤江夏秋水溢其色紅綠潏瘴突發水勢奔湧有霹靂轉石聲行人不勝望洋而歎勝朝方伯朱公鉅鐵成梁洪功巨績與伏波銅柱並垂不朽余過此輒凜高深之懼暨自滇西白鹽井奉二親歸里回思曩日所歷勝概迄今留目彷彿寫此戊申莫春存菴黃向堅并識又居庸疊翠圖乃紙本水墨山水自題七古詩致蒼勁亦無媿作者詩後書出關紀游仿黃鶴樵者筆向堅鈐白文向堅二字分鐫章 辛酉徐崇恩節撮龐氏虛齋名畫錄卷十之一則

與季滄葦侍御書

某月十日年家弟某頓首滄葦侍御先生閣下先太僕遺文不盡流傳於世茲蒙閣下慨然許爲刻全集甚盛心也僕既登堂四拜以謝又見之於詩竊跋語不一

而足茲不復以感恩頌德之言瀆聽辱貶何敢當僕非借先公之文以乞食者向者奉訪詩有云結交何必問黃金豈忘之耶已承手教諄諄謂以菲薄爲嫌勉領繭紉以志綈袍之贈使者又懇懇致命必欲盡納堅不肯去不得已啟封復領朱提三分之一拜惠良多殆近於傷廉矣臨歧無以報明賜輒以忠告之言進於左右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此皆童而習之人人所知然僕竊願閣下永佩此訓勿視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僕之千里相訪以梅村先生爲之先容閣下授之館餼之粟時招之飲餽之酒着意甚勤也已而禮貌漸衰以方委之校讎先集不能卽去乃二旬以來則足及門而辭者一奉尺牘及詩而不報者三心竊怪之三日前見招僕問及留別詩謾云草書不能識僕素稱善書此卷行草頗有法非如春蚓秋蛇之難辨也直以示不屑寓目耳詩凡六百字俱道高義美才兼自叙平生亦欲使

閣下知其爲人頗爲委悉而竟置之罔聞知試以此詩質之當世文人學士將以辭不足取乎抑意有所忤乎殆不可解也昨使者致餞別之雅意至則初無他語更造爲兒童無稽之言以相嘲謔此何理耶僕雖一老書生立身亦有本末卽以詩古文言雖不能逮古人亦不能後於今人不應遂至召侮如此僕平日嶽嶽不少屈於人惡聲至必反之今止以先公遺集事隱忍不發一言而拂衣徑出初作留別詩時已覺閣下有驕恣之態詩中頗及之于皇因于兩兄適至見之以爲方有求於人尙宜含容遂削去今甚悔之使前詩早見此意必不致復有嫚語虐謔入於耳也因而竊歎梅村先生之失言先生書中以張華任昉之好賢下士相期今世之茂先彥升乃如此乎僕之見侮於閣下高貴貧賤相懸絕是固宜然在僕不足爲辱但使四方之士聞季侍御之待某如此則閣下好賢下士之名亦少損矣田子方云富貴安可驕人貧賤者驕人耳夫貧賤驕人亦非有道者之言乃安往而不得貧賤則僕今日之所以自處者今世仕宦之華嬰者曰四衛門君家一

門而有其三而江南之稱銅山金穴者首推季氏則子方之論與易書孝經之言
毋亦宜少省乎閣下必曰我非以富貴驕人乃以才也夫以才驕人則尤不可閣
下弱冠登第官成而歸家多藏書文筆斐然誠稱當今才士然亦以江干僻壤少
人才易爲雄霸天下大矣安知不有讀書好古能文章之士倍蕞于閣下者乎遂
乃自矜予聖謂世無人河伯自大見笑海若況未能爲河伯者乎古之以才驕人
者如彌衡嵇康皆不免禍況才萬萬不及二子又加以貴極富溢敢於驕人嗚
呼其危哉戰國之士有言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
忘之也以信陵之折節下士而猶規之如此今刻先公文閣下但諾之尙未有其
事僕之受侮而隱忍不發者以爲將來且有德於我有不可忘者在也閣下豈遂
以爲有德於人於他日之所宜忘者今已不能忘耶自遭世變以來頗受流俗小
人之陵藉而安之以爲無足怪閣下今之所號爲賢士大夫也亦遭侮嫚誠出意
外自顧又無致侮之道何以有此僕與閣下相去千里不合則去耳且有先集之

事相求卽受侮慢亦爲親屈欲終隱忍不言旣又自念侍御方表章我之先世其爲德也大矣非尋常之事可以報而不知所出竊謂閣下之富且貴與其才凡進見者以得霑接爲榮爭獻諛言以求親媚誰肯以逆耳之言進者於是閣下習而忘焉以驕蹇爲常然以侮慢爲常事遂至不擇人而施以得罪天下之士正坐忠告之言無由得聞也馮驩以孟嘗君家無所不備所少者惟忠言倘閣下因此而惕然自省幡然自悔一旦變而折節下士則名譽日隆富貴可長保故僕以爲欲圖報効補益于閣下者非出於忠告不可所以言之過於切直雖觸閣下之怒而不顧由閣下必曰其狂傲恥於見侮託言忠告以洩其憤僕以爲閣下但當自省果驕人與否以富貴驕人以才驕人果持盈保家之道否其爲危言激論以相刺切果有益於我否不必問進言者之情爲公爲私爲出於忿怒與忠愛也在自滿者必以爲譽我在虛懷者必以爲愛我惟閣下裁之

答汪荅文民部書

先生謝客經年每承破例延接又相對必暢談極幸但溷擾爲不安耳新刻太僕集蒙指摘訛謬感荷感荷非先生見愛之至何以有此至垂示三條謹以次具答閣下之當爲閣下弟所據者以義則公孫弘傳李琪傳以文則宋板韓文耳今先生又歷引南史諸書爲證則當從閣字更無疑矣若閣老之稱則又不同唐人兩省相呼曰閣老杜詩有贈賈司馬嚴使君兩閣老賈至嘗爲中書舍人嚴武嘗爲給事中故皆稱閣老武后嘗改中書門下省爲鳳閣鸞臺疑閣老之稱或本諸此至於專稱宰相爲閣老不知始於何時然相沿已久若以閣下旣改閣下并欲易閣老之稱則將稱閣老耶此則杜撰無稽而取笑於人矣且太僕集題稱上某閣老文稱閣下崑山舊刻已然弟今但仍之而辨常熟本改爲閣下之非故略疏其所以固未嘗有更改也攬校事來書云雖富家無以金爲校者又謂攬校僅可謂之盜勢緩未甚相逼當仍常熟本爲頭上之梳竊謂古稱金非必皆黃金如金人金戈金刀皆銅也織稅之校實雖用木而飾以銅卽得稱金校因上言織稅故以

爲椽字乃合婦人方纒輓而外人輒攪其椽意欲何爲安得謂之勢緩必攪頭上之梳乃爲相逼耶意主於奸言盜非其情也且古之梳有木有象不聞以金爲之若以梳爲簪之類既無確據有所未安至於何氏墓碑一題二文去取之間偶失檢點今承見教拜賜多矣卽當增刻一葉兩篇俱載但謂從祖輩當拊掌地下或者未至於此疎略之罪實不能辭然此乃過也從祖悍然不顧擅自刪改則故也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意者咎繇聽之尙未宜與之同律乎一笑大吉來論但云有出未蒙明示若加女旁則都人士詩之義耳然姑姓之後所知者南燕國餘未之考若以歸有胡何四氏爲姑姓之後則未然也弟鬻勸先集宗親朋舊無助之參考者先生乃肯指教不憚相劇切不惟愛先太僕實亦愛弟在弟似宜一於聽納不當復置辨然先生固云商推弟若不問可否謾云領教有懷而不盡非弟所以自待亦非所以待先生也惟先生鑒之

再答汪君文

二月八日布衣歸某頓首莒文民部先生執事自正月二十一日連得二書甚怪僕初欲置之不答既思古人論道論文論事之書不嫌數四往復要其辨難皆相因而發矛盾相當針鋒相對前後不可移易今執事署第一書曰係改前書夫有前書始有僕之答書今改之則答書反在前矣於第一條將其他訛字等語刪去而添入故明閣臣一段於第二條將僅可謂之盜等語削去而增入銅鐵一段札尾大吉云云則盡去之則僕之因問而答者反似所對非所問矣前書具在將誰欺乎執事若以前書爲盡善則不須改既以爲未確當多罅漏而追改之則不當恨僕之駁且見示三條之中僕已聽其一復引答謝教其二條之駁者不過剖析文義遜辭商榷執事乃遂以爲忤而橫加詆厲此何爲者執事誤聽旁人之言謂僕見前書而怒僕答書且于言皆虛懷平氣手書不足信而旁人之言是聽遂肆其狂詈此何理乎執事第二書謂僕斥之爲慙爲杜撰爲取笑且謂僕以區區一布衣欲籍士大夫之口而咆哮舐觸慙字僕書初未嘗有而橫誣之若杜撰取笑

則誠不能諱僕謂閣下宜從閣下此據昌黎集及歷引公孫弘傳諸書證據鑿然
執事并欲改閣老爲閣老此出於何典謂之杜撰無稽而取笑於人豈爲過乎昔
王文恪公罷相歸里門貞山先生尙爲諸生相與質難文義宛如平交文恪心折
於陸每注簡端云得之子餘前輩之忘勢而虛懷如此今執事不過一耶官耳遂
輕僕爲區區一布衣稍有辨難便以爲咆哮舐觸人之度量相越乃至於此執事
謂願先生勿怒僕不惟始不怒今亦終不怒前書辭雖亢厲本爲析疑僕素能受
盡言其不怒者不常怒也後書則並無析疑之意惟有詬厲之辭僕遂一笑置之
其不怒者不足怒也然詬厲可置不校而巧言相誣則有所不得不辨來書謂塗
抹太僕之文夫先太僕集昔年爲先從祖刪改壞亂僕日夜痛心疾首思欲重刻
故校勘是正頗費苦心豈遂無萬一之誤然已不遺餘力矣今執事反以校勘是
正爲塗抹耶新刻未完執事尙未盡見僕於此書改本文者頗多如徐晞正統間
尙書也而訛爲監史之徐熙少傅言貴溪夏文愍公也而訛言爲賢錢德洪緒山

先生也而訛洪爲宏劉向之先紅侯則訛爲紅陽侯昭義節度使劉稹則訛爲劉
植敘建文朝事則自靖難兵起至入金川門甲子皆訛引用漢書成語倒置數句
至不可讀僕皆依據國史古書遂改本文此雖起太僕於九原必不罪其擅改執
事若見之亦不以爲塗抹矣今執事之所詆爲塗抹者僅四十卷中之一篇一篇
中之一字耳然僕雖改此字而仍注明於下則未始無傳疑之意今執事因此一
字遂目之爲塗抹如此深文巧詆能使人服乎執事又謂僕醜詆先從祖夫先從
祖之改壞太僕文見於翁書賈之祭文□□□之序傳讀太僕集者皆知之執事
能爲之諱乎執事每言作文無他妙訣惟有翻案夫翻案者如人在可否之間事
涉是非之介不妨任人發論然昔人尙有以好奇害理爲戒今執事乃故寬肆意
刪改之罪而鍛鍊苦心訂正之人此不得謂之翻案乃是拂人之性耳新刻指日
告成刻成之後試與舊刻相較而觀是非優劣當世學士大夫自有公論執事謂
欲別作一書以相警警古人有言善爲之勿使後人笑汝拙也僕前書氣和而辭

遜執事顧謂其咆哮觝觸今則誠不能無觝觸矣蓋欲使執事知區區布衣亦有不可犯者毋遂目中無人而概凌轢之也

以上二篇當參晉震川文集

與周漢紹

病中辱賢喬梓枉存多荷賤體至今猶畏風不能出戶想知己當不以往來之禮責病夫也僕與茗文令師初本虛心請教兩次相對見其矜己傲物之狀以爲習氣如此不以爲怪卽其第一書辭極亢厲而僕猶忍之仍虛懷聽納及其連貽第二第三書詬厲彌甚不可復耐始有二月八日之答書僕豈輕於絕人者哉書中不免有已甚之語然此乃應兵也文帝有言漢過不先僕之考異駁已成但半是據狀所書艸藥模糊方令小婿贍出孝章舍親家見而力阻之謂頌之抄錄考異本自留覽今據此以駁則抄之者爲佐鬪矣因匿其藥尊公昨又力阻僕謂彼刻考異沮沮之而中止則駁亦可已但令師爲人有城府非若僕之疎直仇爽者比在吳門刻恐人知之安知不刻於他處乎然春秋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

況僕每爲應兵若彼之考異刻成而僕考異駁繼出亦未晚今姑藏之以待序文先奉覽

與顧審人

戊申春夏之交聞兄以山左薦紳相讐之事連及時適有海陵之行無從問得確耗秋間還從令甥處知兄遂不免犴獄私心憂之未幾而得所寄書及六詩讀之深歎兄之善處憂患張元節之亡命雖幸免禍君子譏之兄乃自詣獄不惟舉動光明揆之事理亦自宜爾蓋兩姓交惡而委罪於兄兄身出則事白則身全兄之慷慨就獄乃精於脫禍者也但不知出獄之後復棲遲何所弟前書中戲詰三窟後察之亦不甚確惟濟上一窟是實而又聞爲人所賣趨趨免幸脫於羅將仍依此窟抑復別尋窟乎一笑六詩已和得奉覽其中迂怪不悛及江南樂土等語初非因此事而發蓋別有爲兄前書自言精於音韻之學著書已成弟未及見但友人頗傳兄論音韻必宗上古謂孔子未免有誤此語大駭人聽因此度兄

學益博辭益甚將不獨音韻爲然其他議論倫或類此不亦迂怪之甚者乎郤子語迂單子知其不免况又加之以怪乎此平生故人所以切切憂之願兄抑賢智之過以就中庸也向讀所寄山陵詩忠義感激使人泣下願兄之去墳墓十餘年矣初因避仇勢非得已歲月既久怨仇已釋且今年讎家已盡室赴任更無所慮椰子厚竄南方惟以不得上邱墓爲恨謂其祖先曾不若馬醫夏畦之鬼猶得享歲時之祭彼以得罪不能歸兄今欲歸其執禦之獨無邱墓之思乎此又平生故人所懇懇於懷者也和詩不免局於短篇未能盡達所懷故復及之令子定已長成曾再索三索否弟則屢抱山簡之痛方深伯道之悲也年來筆耕僅能餬口雖不閉戶亦難遠遊惟去歲爲先太僕遺集事與季侍御相商一渡長江耳詩古文以乏人繕寫不能遠寄刻文一首呈覽立齋太史北上草此附候便羽幸惠德音

陸道威思辨錄序

余昔年交太倉陳言夏問其鄉之人才則首舉陸道威以其爲人體用兼備余記

其姓氏然亦以爲體者特人品端方用者或有才幹之人耳未甚奇也余比年舍館一二百里外遠或千里太倉相去一舍而遙顧未嘗一至癸巳春以訪葬師來因而求友得識道威望其容貌察其舉止信有學行人也已而出其著作甚多皆經濟文字余益歎服及得思辨錄讀之未終卷而驚駭更端坐展玩則降心俯首首且至地手其書兩日夜不輟深自愧悔前此之不學而又快幸其得師遂退然願執弟子禮事之其明日虔恭執贄踵門而請道威固讓乃交拜定兄弟之稱而退道威長余二歲於禮未至肩隨然韓退之師說固云聞道先乎我者則師之豈問其年之先後生於我乎道威雖謙不居余終常以師事之也道威顧不鄙其不學而索爲序此書修內聖外王之學諸君子之序旣詳道之言之重辭之複有所不必但以余之生平負其氣節文章目空一世卽談理家有不合者輒爭辯嶽嶽不爲之屈今何以讀此而中心誠服不惜北面矜高之心易爲愧悔驕情之氣一旦振作其必有故矣程朱諸大儒進則說書殿上退則聚徒講學故當世奉爲宗

師今道威生當晚世晦跡潛身又以貧故終年爲塾師以餬口今人遂以學究目之漢史謂人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遂薄其書今思辨錄乃修身治世之書豈太玄之近於迂闊者比哉而流俗之見則猶之當時之於子雲也夫讀思辨錄而尙有流俗之見橫於胸中者不讀可也

太僕府君讀書凡志

先曾大父太僕府君卒於隆慶之辛未莊生於萬曆之癸丑相去四十有二年府君當年以文章名高天下至於今宗之者尤盛嘗恨吾生晚不獲親承教誨於家庭而猶幸府君之文在也癸未春偶讀府君集中有順德府几銘自序云時宦於其地署中讀書無几案會大風拔木取倒柳爲几仍繫以銘莊舉以問父父曰今猶在吾所居室北窗下置書者是也向以損於蠹孔多又足盡朽低且欹不可以憑故廢不用耳余欣然遂移置書於他案取几視之銘故在也但敝甚蛀孔如麻朱漆斑剝僅有存者所鐫小篆數行獨無損毀尋其款識隆慶三年去今七十餘

年矣柳非嘉木器如此之久宜其敝也親爲滌去塵垢足之朽者命工續之加高焉令可憑以爲余讀書之几几製甚陋廣尺有咫其長倍差而中多罅蟲蟻上下自如刮摩亦不工或隆或陷磨墨則硯著几格格有聲蓋前人之朴也漆不繕完示古物也足欲其舊不欲變於前也加高焉便用也或語余曰禮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歿而栝椽不能飲焉口澤存焉爾謂見其物如見其人哀心生故不忍用之今子用其先祖之器母乃與禮悖乎余曰不然禮之所言爲遠事父母者也父母親又逮事焉故見其物則哀心生也曾祖差疎矣又相去數十年未嘗睹其貌聞其聲今遇其所用之器無緣而生哀也知敬之而已矣敬之故雖敗物猶將用之也抑余嘗聞府君多藏書往往有手澤焉府君捐館時先王父尙幼獨無所得惟有詩經大全淮南子兩部此書間有細字標識先王父嘗指語莊此汝曾大父手跡莊之猶得識府君手跡獨賴此耳近者頗聞友人說某家有某書某家有某書爲府君手評恨無力購之然謹識之不忘又念府君之書既多

散佚異日卽力能購亦無從而盡知之夫欲得府君之書而力不能又或不及知乃取其讀書之凡而用之而志之以寄感云爾

兩顧君大鴻仲熊傳

丁亥夏五月顧大鴻仲熊匿兵科都給事中陳公於家事覺皆死友人顧甯人爲之狀他人與交未久故不詳其平生余與兩君相知最深則宜稱述以傳者余之責也兩君死莫收其骨無墓之可誌乃爲之傳顧氏世爲崑山人大鴻諱天達仲熊諱天達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文康公之玄孫也贈浙江昌化知縣者曰履吉其曾大父馬湖府同知歷官兩邑祀名宦者曰謙服其大父延安府推官以家居潛謀興復事洩被收而死者曰咸正其父也而叔父咸建以錢塘知縣守節不屈爲貝勒所殺母張氏興文知縣死奔賊之難贈光祿卿諡烈愍之女也兩君生於世家被服儒雅忠孝節義其所習聞始從錢塘學已而延余同席研書旨大鴻爲人俊爽有拔俗之韻口吃不能道說讀書則朗誦終卷無留礙工詩文長於四六仲

熊文才遜其兄而湛深過之時凝神靜思肅若神明要其恂恂退讓外通而中介重然諾矜名節兩人所同也方延安在任時賊橫於秦中二子相去五千里內憂念其父又佯笑語以慰母夫人一日之間乍欣乍戚仲熊婚大鴻爲之破產大鴻赴秋闈中途病作而歸仲熊先在金陵聞之向余泣下不止其天性孝友如此乙酉之難皆削髮爲僧居西山之潭東余嘗一至時延安已歸大鴻欲走閩中道不通而止自謂世受國恩家本忠孝雖書生義不苟活余聞而悲之已而大鴻從其婦翁太學侯君居嘉定之廠頭侯太學者故通政使侯公峒曾之弟通政倡義兵守城破與二子俱死太學幸不死會吳將軍勝兆謀起兵未發而敗事連同謀者陳給事給事固善太學窘急投之太學既念通政弟又雅有高望爲世所指名又居與松江接界無重轍複壁可以藏活則屬其婿大鴻轉之崑山仲熊時從山中來視其兄遂兄弟載給事以俱歸居之墓舍越二日隸人逐跡得之夜半斬關入縛其兄弟并給事以去太學亦自嘉定執至給事得聞白灑水中以死仍戮其

屍三人則同日見殺於松江死後十餘日延安亦被收以其年九月遇害大鴻配侯氏生二女仲熊配鄒氏生一子鄒氏先仲熊卒子尙幼鞠於外祖家侯氏依其兄嫂居嘉定始余與大鴻交約拜其母張夫人辭以異日至其父子兄弟俱被執余始請見夫人悽愴掩泣後數視之遂不甚哀曰夫子死忠兒死義亦可已矣非此母不能生此子諒哉家既籍沒夫人今獨居於文康公祠饋粥不繼余卽未敢自同於人之子亦宜以時周卹而力不能及愧吾友矣大鴻以縣學生員貢入國子監死時年三十仲熊府學生員死時年二十七陳給事名子龍侯太學名岐曾歸子曰顯氏兄弟年弱冠時皆風流自喜仲熊尤美姿容兩人並行街市中道旁屬目嘖嘖歎寧馨兒不知其後乃更卓卓以節義死有古烈士風也陳給事非素相識特以國家故一時意氣之合遂爲之死彼同盟執友危急之際視若秦越亦獨何哉

保定張氏殉難錄序

嘗觀古今興廢得失之故而有感於天人之際矣有人力盡而無奈天何者亦有天意不然而無奈人何者以五百人之義而不能全田橫以張許之烈而不能保睢陽以文信國張少保之忠而無救於宋之亡此人之無奈天何也天寶之亂方內土崩魚爛天實爲之而不使討賊之顏杲卿變而爲降賊之哥舒翰也五季之臣傳舍其國敵屣其君風會然矣而不能使王彥章劉仁贍之輩盡爲段凝馮道也此天之無奈人何也崇禎之末風俗陵夷廉恥道喪其亦天寶五代之時乎自流賊發難十五年間以至甲申之禍內外文武諸臣之爲哥舒翰段凝馮道者何其多也余覽保定張君羅詰所作殉難錄述其一門死節之事可尙焉案錄言賊自成自陷太原竄武卽率衆而北破居庸關犯闕而別使僞將劉宗亮繇故關寇保定張氏兄弟以在籍薦紳起兵守城賊盡銳來攻城中隨方禦之月餘不下已而曲沃相國奉命督師遇賊而卻遂入保定亡何聞鼎湖之信張氏兄弟慟哭誓師死守以待勤王師至協力討賊而督師部下兵爲賊內應城遂陷張氏自觀政

進士俊光祿少卿羅彥武進士羅輔文學羅蓉及其子姪妻妾自盡者二十有三
人當其時封疆大帥則倒戈矣朝廷重臣則反而矣金甌之幅員磐石之宗社而
一旦淪陷一統之天子而死於賊天意殆將反順逆之理決上下之防萬古彝倫
從此數壞顧乃有如張氏兄弟者或未仕或罷官里居非有封守之責始則倡義
守城既而仗節死義於波靡瀾倒之時屹然砥柱中流激一時豪傑之心立萬世
人臣之則豈非天之無奈人何者耶夫人之無奈天何者存乎氣數天之無奈人
何者存乎人爲故功業有所不可必而忠義無不可以自勉也爲人臣子力不能
回天而以忠義自見雖非志之所願而舍是無可爲矣婦人爭死不辱亦無憾焉
吾於張氏一門而歎其自處之盡善也或哀其死人誰不死哉同郡相國孫文忠
太常鹿忠節皆以在籍死難相望於十年之間燕趙多感慨之士蓋至今猶然云

靜觀樓講義序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記曰講學以釋之國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後

世之講學蓋本於此然自漢唐諸儒不過辨經文之同異較訓詁之得失至宋儒始知講聖賢之學鵝湖鹿洞之論說與石渠虎觀不同日而語矣本朝儒者之講學前則姚江後則錫山爲盛而天下之謗議亦叢焉於是數十年來士大夫遂安於不學而以講學爲諱安於不學而人才壞矣以講學爲諱而人心日喪矣以致海內分崩兩都淪陷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吾友陸君道威陳君言夏自崇禎末卽與一二同志講聖賢之學遭世大變不廢益勤每歲一會會則遠近之士咸集今年二月上丁道威請先朝學官滇南文介石先生主講言夏副之會於郁君儀臣之靜觀樓同郡之士至者百有餘人余亦與焉同謁先聖像還登講堂文先生數陳講學大意謂是成已成物與人爲善之事非好名之舉言夏發明白鹿洞規之旨而其要歸主於爲己以近世之門戶朋黨爲戒言皆切要已而其門人輩記當日之語爲講義道威屬余序之夫世變至今日而以講學爲事誠駭世俗之觀聽滋小人之謗議卽余始聞之亦以爲迂既而知爲有補於世道人心殆不可少也

養之日之環而聽講者大約未知學者十九嘗從事於學者十一流俗之人後進之士惟知有五經四子之書爲干祿之具馳騫於浮名沈溺於聲色貨利委瑣齷齪與聖賢之言往往背馳正誼明道之論耳未嘗聞念不到此一日聞先生長者稱聖人之遺訓演先儒之妙旨知人倫之不可苟名教之不可犯天理之不可滅人欲之不可縱能無惕然動於中乎故在未知學者聽之可以返其邪心歸之於正所謂有補於人心也吾黨固嘗有志聖賢之學然或溺於燕朋或廢於孤陋自畫而不前自滿而不進考其所至未及古人遠甚今也名賢秀士濟濟一堂大義正言洋洋盈耳則德不孤而氣益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繼絕學而開太平者何容復自諉乎故在從事於學者聽之可以作其志氣進其德業所謂有補於人才也人心正而天下知學術人才出而天下有事功氣運之亨國家之興恆必由之然則講學又曷可少哉吾更願與諸君子約既講之後以所講之言身體而力行之夙夜不怠期無愧於先聖賢使流俗後進知所法式以爲先生長者

之論說固已見之躬行非虛設也夫然後知所信從當不止於變其心亦庶幾可
以成其才矣若夫世俗之謗議由不以躬行化之盡其在我可也

紀周忠介公誥命事

蘇州周忠介公以吏部考功郎中考滿父某封如其官母某氏封宜人天啟五年
魏奄用事鋤去海內名賢削公籍追奪誥命六年被逮死詔獄事具國史崇禎改
元贈公太常寺卿諡忠介并追封祖父如其官蓋特恩也其所以得特恩有故公
嘗語其子茂蘭曰吾素無宦情偷得循資恩榮及祖平生之願畢矣及就逮卒
命於生死之故怡然獨以此爲感茂蘭以某年伏闕上疏請卹體公之心并及先
世誥命慮難感動刺血以書通政司見而大駭不爲上茂蘭悲憤一日伺通政司
入署手前疏跪於馬前而呼願鵲從喧響蔽隔不得聞茂蘭隨擁入則門閉茂蘭
大哭兩手撼門門壞突入門者愕不敢止遂疾趨至堂下叩首號慟左右皆驚怪
問故已而哭聲徹堂後通政延入謂曰疏無血書之例念公之忠及爲子者之苦

心何敢不達當先具疏言狀乃敢上耳已而或語茂蘭血疏達御覽之日適會萬壽節天子爲之貽日茂蘭哭曰事不諧矣及得旨禮部查例具覆是時與公同罹禍者之子弟皆欲榮及其先世知茂蘭疏上未覆詣吏部驗封郎徐公欲之陳乞公許之茂蘭聞之馳語徐公曰茂蘭所陳實非故例查會典人臣有死國事卹典聽上裁但據此微萬分之一先公一人猶未可知若牽連多人必不能得是無益於諸公而有害於先公也倘微天子殊恩先公得如所請諸公繼之卽引爲例不益便乎徐公大悟覆疏從之公竟得并給三代誥命天下以是稱先帝能褒孤忠施例外之恩而公生前未遂之志乃得之身後有餘榮也其後忤璫諸公果引公例追贈得及先世茂蘭將領誥命掌誥敕者例不能無所需茂蘭羈旅窮窘無以應幸同郡太史姚公在都頗左右之久之卒領以歸告於廟而藏之以其副焚於墓公九原之下庶幾可無憾也乙酉之亂茂蘭居閩門外當兵衝慮不免念家中重器惟誥命乃託弟茂葵潛藏於湖州之姻家後兵入江浙茂蘭故居無恙而

姻家則室如掃三世誥命失其二茂蘭兄弟悲悵愴者久之一日有戎服鞍馬者至茂蘭家以公兩世誥命歸之而去嗟乎周氏之誥命初得之尋奪之既得之又推而上焉尋失之而復得之至今三世之誥命猶全爲子孫者之重其先世至誠感格有如是哉余特奇其事而紀之

吳蓮菴先生八十壽序

莊嘗讀先從祖待詔公集多稱高存之吳子往讀高忠憲公集亦亟稱歸季思吳子往吳子往者卽嘉善吳蓮菴先生也高公爲陶菴先生傳叙三人交相得歡甚皆築室荒野遞相過從蓋三君子相與以道相期以聖賢之學非如世俗之交標榜名譽流連文酒意氣肝腸漫相許也莊生也晚不獲望忠憲之門謫聆陶菴之庭訓獨竊嘗一見先生於從弟之家顧其時莊方風流自許周程張朱之書束之高閣何況後儒見先生直以大父行相尊耳不知愛重先生之文未知先生之難遇也越七八年始知有聖賢之學於諸儒之言略知愛玩至高子遺書陶菴集尤

咨嗟歎慕想見其人以為使二公而存得親炙之庶幾小子有造也而不可得矣
則又以為二公生平所與名節相勸學問相長稱生死交者其言論風旨必有益
後學也吾向所見吳先生者其人哉莊固不能識先生因二公之書知先生也吾
父又嘗言少從待詔公遊亦得窺高吳二先生之學於威儀文辭之間嘗舉以訓
莊莊因父之言又知先生也不惟知先生之學又知先生之年高公又序三人之
齒先待詔少高公一歲先生少先待詔二歲吾父云先叔而在八十有二歲矣莊
以是知先生今年適八十歲也他人登大年鄉黨壽之其爲官者有名聲者境外
之士大夫有交者亦壽之壽之不過鋪揚名德豔羨高位頌禱長年譽諛子孫莊
於先生則大異於此蓋誠心企慕之至又有所感耳先待詔爲孝廉十五年而考
終高公登進士三十餘年依彭咸之遺則先生則始而尙勇往中而觀吾生終而
嘉遜至今猶巋然獨存也固知三君子易地皆然而窮通修短若是之不齊也
亦可感已先待詔卒於萬曆高公卒於天啟先生則歷崇禎之十七年又見弘光

改元矣安知先生之壽之所至哉是則感歎之中致祝之意尤惓惓矣屬歲暮不能躋堂獻觥期以來年拜先生於絳帳祈取下愚之人三疊三沐之茲以一言爲先導云爾崑山通家晚學歸莊序

玉峯完節錄序

嗚呼三十年來率先迎降反顏北而非高冠義我自號丈夫者與彼丈夫者走門戶賄賂賂卽父母妻子之不顧何有於名節崑邑忠義之藪漢石明仲冠冕海內然鬚眉且弗具論其閨中弱質自綸封以至單寒趣義恐後而視死如歸或投繯赴水或冒刃當鋒顧巨室大家國史可揚家乘可紀而篋門委巷白骨森立等諸塵土不尤堪痛心哉夏日秋霜不足以比其烈喻其潔也草茅一筆何足爲諸節婦重輕特以孤峯秀拔婁水迴環挺勁之氣天地誕毓垂之來許爲我崑增重冀一洗俘掠之辱耳昔黃巢獻所處女子闕下宣救責之卿等皆良家子奈何從賊其前行者抗聲曰國家百萬之衆不能拒寇顧以此責兒女子乎不知當日舉朝

婦人亦一報顏否也然則被掠者尙在矜疑之列而未可深誅況死忠死孝凜凜如彼可泯泯不傳乎舉例如左

吳郡名賢圖像序

繪畫之事所由來久其爲功甚大漢之麒麟閣雲臺唐之凌煙宋之昭勳崇德皆圖畫將相名臣之容以動人之觀瞻而士大夫之間苟愛敬其人亦必圖其貌而仰之蓋史家紀傳雖揚厲其事猶恐不能動耳目欲使後世之人追古人而若睹則圖畫有力焉吾吳人才之淵藪也在前代已指不勝屈明興三百年人才尤盛或以德望或以功業或以文章或以節義孝友磊落奇偉之人且以數十百計上之則紀於太常載於國史次之則郡縣之志學士大夫之紀述具在若肖其形容以昭示來茲則始於沈石田先生繼之者劉子威文相國顧嘉隆而上備矣萬曆以後猶多闕焉吳門張君永暉善寫照而恥但貌尋常行路之人取吳中先哲盡圖其像且窮搜徧訪以補前人之所未及甚盛心也其爲力亦勞矣吾以爲觀此

圖者必惕然有動於中在高明之士以豪傑自命自顧德望不及某文章不及某功業雖因乎時使我得志或不及某我之所期豈止如此而已乎雖庸才未有不
好名者無所標於前則自廢耳彼皆名顯當世獨自棄而甘居人後乎爲先哲之
後人者見前人德業文采爲世所仰如此也我不爲象賢之子孫而隳其家聲何
以見先人於地下其爲崛起之士見昔賢之德業文采爲世所稱如是也我之上
世獨不得列我不自砥礪將世爲無聞之人乎夫使高明益自勵中材知自勉而
世肖與崛起者皆思自奮圖畫之功不其大哉抑余更有進於君者凌煙閣所圖
二十四人其後張亮不終侯君集以反誅昭勳崇德所圖亦間有未愜人望者此
皆朝廷之所爲而出於一時之議今君窮而在下無所顧忌畫出己意非徇人爲
盡更嚴之庶後之必傳如見在諸君者姑俟蓋棺論定而可

萬家基記

崑山迎薰門之內而城南向有家隆然者太僕府君之墓也墓之西偏有小屋故

守冢隸人所居乙西城破守冢人見殺屋尋屬之他姓戊戌十二月歸子所居之
室壞乃以錢十二緡贖之而遷居焉榜其室曰萬家基居瓦三楹向明而庳小南
北丈有二尺東西三丈簷高六尺出入必俯躬後臨河前有庭廣二丈許與鄰家
共之庭西高而東下水溝在房中雨則鄰家簷溜皆注於庭一庭之水循除入戶
漚漚然從牀頭流入於河鄰家溷廁逼堂西北隅聲臭時從牆外達於室內太史
公曰人言淮陰侯葬母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視其母冢良然余嘗遊其地
訪其遺跡髣髴猶在淮人至今呼爲韓侯城夫淮陰旣王楚自陳以南傳海數千
里皆屬之於萬家乎何有想其歲時上冢彼萬家者羅拜於前擁衛於後可不謂
榮焉余今無一畝之宮來居於此乃自爲守冢之人耳惡用此夸大之辭爲抑聞
古之賢人君子死而不朽後之聞其風者多爲修冢墓禁採樵不必其子孫而後
爲如武王封比干之墓樂毅表王蠋之塹漢高祖爲信陵君置守冢戶是也又有
因其後人而加禮於其先者如石勒修祖豫州之先墓是也先太僕文章爲一代

之宗垂百年而名益彰卽子孫不競後世右文之主或有效周武漢高之爲者況子孫猶有慕祖豫州之風者乎旁置萬家卽不可必得亦豈謂必無是事也抑思淮陰武人太史公猶責之以學道謙讓況夫文人儒者學道豈可不力乎是又在居其室者勉之而已遷居後五日己亥歲正月旁死魄太僕曾孫莊記

書先太僕全集後

先太僕府君文集凡三刻矣始府君之門人王子敬爲令閩之建寧刻於閩中文既不多流傳亦少先伯祖某刻於崑山其人不知文而自用擅自去取止刻三百五十餘篇又妄加刪改府君見夢於梓人梓人以爲言乃止故今書序二體中往往有與藏本異者其後宗人道傳又刻於虞山篇數與崑山本相埒文則崑山本所無者百有餘篇然頗多錯誤諸刻既未備又非善本先君子常恫於懷取所藏原本考較是正又慮有缺遺命莊假館虞山從先師錢牧齋宗伯藏本錄其所無者合得八百餘首篋而藏之語莊兄弟曰汝曾祖文章可繼唐宋八家顧不盡流

傳於世吾欲以諸刻本與未刻者合而鈔之今窮老無力他日汝輩事也莊謹誌
之不敢忘今先君捐館兩昆殉難二十餘年室家破散孤窮困踣開篋披先世著
述輒嗚咽不能讀念至則涕汗交流不可以爲人嘗謀之虞山族叔比部君裔興
比部慨然任其事因以府君全集質之牧齋先生先生先是已序府君之文載初
學集中至是更加排續選定四十卷自尺牘古今詩之外計五百九十六篇重作
一序并定凡例莊於是考較加詳比部已梓三十餘篇會病卒嗟乎韓退之文起
八代之衰一時宗仰之者半非笑之者半後二百餘年得歐陽永叔而始大顯府
君之文一時雖壓於異趨而盛名著至於今未及百年而世無不推崇之比於歐
曾方之昔賢不爲不幸矣然韓公之文世未嘗無之但五代之亂不尙文宋初又
尙揚劉之習故不知貴重耳未有世皆知尊仰而文反不流傳如府君者也亡友
南昌王于一嘗語莊曰吾在江西欲觀君家太僕文遍求不可得前年黃州顧赤
方亦言楚中士大夫多知震川先生之名而無繇見其文集江楚去吳中僅二千

餘里已不能流傳到彼則遠者可知矣夫文章者天地之菁英古今之寶藏也一代之士得與於此者不過數人土既畢一生之聰明思慮才氣以收其菁英獲其寶藏必欲宣昭發揚以見於世不甘沒沒也天下之士既愛慕其人之文章亦思掇其菁英以自飾襲其寶藏以自潤秘而不與亦復何取天既篤生其人既其遇老其才使之專力一心于文章以持天下之文運以造天下之文才亦必不願以其菁英寶藏私於一己也今文章如太僕府君而後之人不使之流傳不能承父之志揚祖之美以副當世之士宗仰愛慕之心而上答天生人才之意豈惟得罪於先公抑亦得罪於當世之士得罪於天矣顧莊自知負罪而壁立磬懸無可如何惟有朝夕向家祠叩頭長跪冀冥漠之哀宥又自念老而無子子獨一身而近日風波幾不免禍脫不幸湫先朝露則此書更誰託哉此其尤痛心疾首而不能一刻寬者也既力不能付梓且多留副本於世及人有借鈔者與之仍刻期見還此亦不得已之思也若合鈔以流傳不知常在何時則莊之可告無罪於先世於

天於當世之士亦不知在何時嗚呼可哀也已丁未四月既望曾孫莊謹書

徐克勤先生七十壽序

嘉定徐克勤先生與余爲忘年交歲甲午壽登七十其明年余至嘉定始知之將以一言爲壽而未及一日先生過余書館把酒夜談因述其平生余向之所未悉者崇禎末天子以人才不盡於甲科時命閣臣大試天下舉人貢生與試者千二百人取高等十之一補尙書六曹及郡佐州縣之長先生以老明經無與援而與其選得爲縣令幸也已而選得陝西之澄城澄城瀕黃河當流賊之衝又連年饑饉民死徙略盡而俗悍獷前令以甲科小不快士民意遂羅探丸之禍則繼其後者何不幸也及先生爲令二年嚴絕羨入不取民一錢剔宿弊除大慙治功侔趙張而駕三王卒爲讐人所中以左降歸不幸也亡何而孫督師有潼關之潰賊遂陷西安關中塗炭官吏鮮得免者先生又何幸也塞翁失馬卒歸於福天又錫之難老豈非先生盛德之所致耶先生又言赴任之初友人徐宮諭餞之先生時已

知地方之艱危前令之受禍誓不反顧以死報國語宮諭卽事有急雉經與仰藥自刎孰便宮諭曰三者皆未善其沈淵乎先生旣以死自誓而故人臨歧相勞苦亦質言無諱誠以醜地危時有不可測也而竟得免及乙酉之變宮諭念受國厚恩遂從彭咸之遺則先生以微官里居義可以不死至今斂迹海濱空室蓬戶昔人之片香一鶴并不可得旣全其天年而亦無愧於亡友也先生述已又與余談詩古文津津不置議論皆與余合遂同寢於書館晨起次其語而論之以爲先生壽

送兄爾復司教長興序

吾歸氏之在崑山者自太僕公以嘉靖乙丑登進士待詔公以萬曆辛卯中鄉舉其後世傳一經顧微甚數十年間無入仕籍及登科者至崇禎癸酉母兄爾復先生始領鄉薦又十餘年不第乃於甲申冬謁選得長興縣學教諭宏光元年春將之任弟莊乃爲序以送之長興蓋與吾家有故先太僕嘗分符於此有遺澤焉先

待詔居家教授長興之士不遠數百里負笈從遊者盈其門吾父又嘗遊其地知交多有莊與兄昔年祭太僕於名宦祠亦嘗一至焉太僕之爲令也雪冤獄除劇盜鋤豪強恤悖獨興文學造髦士諸善政不能悉數於時新鄭內江諸公皆有漢代循良之自顧以不善事上官又黠吏姦人多不便之輒騰誇議流言譁器幾無以自明以故天下但稱太僕之文章而不言其治行雖以文章盛名掩之實亦爲流言所誤世遂疑太僕果不嫻吏事而不知其政績卓卓可紀越數十年而此邦方歌頌而俎豆之也兄今至太僕之舊治首當訪其遺規搜其逸事衍其餘教振其餘風如興文學諸事廣文之所得爲者循之勿怠他所不得爲者以告縣令修其法而行之今縣令錢侯爲兄同門友宜必聽從先太僕循良之政惠此一方民者無窮也世見吏茲土者守先太僕舊法可以爲治則疑太僕之少於吏事者自此息矣吾願兄之留意於斯也至先待詔門牆之士今雖存者蓋寡其教當有傳者試訪之士林之中或有遵師訓繼清風者乎吾願兄之勿失之也而父之舊交

或不盡零落迎養之後時奉老親與故人通家子弟杖屨遨遊朝烏瞻而夕雉山望畫溪而縱筆釀茗水以爲酒而兄以公事之暇率諸兒女斑衣上堂爲二人壽此亦人倫之至樂矣雖官卑俸薄其可以無戚戚也爲廣文者大抵遲暮兄年未強仕爲祿養計而就是官又得長興思及祖父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焉抑長興爲湖州屬邑胡安定之遺則猶存由先世而上之其取法焉所以光於前人者尤多矣哉

與葉端初

弟初到郡時知寧人兄窘於事勢將有不測輿論亦多以兄爲已甚故弟語稍激切然論其究竟愛寧人亦所以愛兄也已而崑老輩委曲相勸兄因動惻隱之心要於兄之自爲計亦大便而弟輩則羣而誦兄之高義昨在西郊文初子佩諸君及二三遠方友人問及弟公言於衆曰此事誤在願而葉能不終訟可謂仁人君子人皆服兄爲有量及歸寓忽聞有變局爲之大驚兄嘗謂寧人城府深密機械

滿腹兄前已諾和議而忽出最難之題目迫之以必不能從之事是名雖曰和實欲戰也兄豈亦有城府機械耶崑老極和平之人亦以兄爲太甚今將去矣弟亦卽日同國驛去矣但使兄若不肯就和卽和而必欲云云寧人計無復之必自經溝瀆無疑也陸恩人奴也尙不可殺而迫其主以取償寧人非尋常無聞之人又事無死法而一日迫之至死於兄便乎不便乎寧人無親子弟料死後必無與申寃者卽有兄自當有以待之固知殺寧人萬萬無患獨不畏清議乎寧人腹笥之富文筆之妙非弟一人之私言卽灌老諸公皆擊節稱賞四方之士見其詩古文者往往咨嗟愛慕兄能殺寧人之身能并其生平之著述而滅之乎使天下後世讀其詩古文者以爲如此文人而殺之者乃葉帽初也此名美乎不美乎自古文人之受禍如子蘭殺屈原姚賈殺韓非後世讀離騷及韓公子之書無不唾罵子蘭姚賈陳同甫爲小人構陷入獄每讀其傳爲之髮指毗裂以兄平日自待之高明何苦而爲此事耶想兄之意以爲寧人卽死於牢獄死於桎梏不得謂帽初殺

之吾誰欺當世士大夫有口亦可畏也凡此之言皆所謂愛寧人卽所以愛兄也情溢言切幸垂省覽

與蔣路然

初夏偕萬年少北渡倉卒奉唁未及有所申願辱贈贖甚慚甚慚虧體療親古人有之幸而愈其人遂以孝聞今兄有此苦節而不幸昊天夢夢非精誠可格肌骨刻痛默而自知在太夫人宜憐此情昆仲當愧此事而更噴有煩言則意料之所不及也相對時見兄雖自力步履猶難去袒括已兩月而猶如此創之鉅可知吾退而捫素冠自愧恨其不及情也望加意保攝爲道自愛弟自渡江抵淮主年少家千里授經豪士氣短所幸主人是我輩人可與共商天下事耳亡何而年少長逝門人乳臭此地復少人才閉門兀坐昏昏而已所見清江浦四而平原得尋丈之阜卽如名山喬嶽去一二里所有大川乃河淮合流洪濤一丈泥沙五尺千里茫茫方舟莫濟加以黃塵眯目朔風侵肌日遠扶桑瞻仰空切夫鮮民而遭亂世

羈客而處陋邦此之懷緒不問可知時或醇酒漂母祠覓韓王孫釣處俯仰憑弔以爲古之人傑亦有如此者聊捫腹一歎耳感傷之餘輒念吾友方在疚而天只不諒伯氏相尤同姓又從而譏構其何以堪之計彙翁情誼關切自當悉力調停消弭其釁但未審遂能相忘於無言否弟則請更進一言若天下親無不慈兄無不友則古來安得有孝子悌弟雖賢人君子愛其父兄萬萬不願有孝弟之名不幸適當其窮則不可無孝弟之實苟諱有其名而反至不盡其實則不如不諱其名也近者固知事出無端曲不在兄然猶願兄益盡孝弟之道思所以感格之者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我願兄於此以古人自處也弟自二人見背兩兄不祿贊贊一身願影自弔念兄猶侍太夫人有潘生閒居之樂而花萼方茂雖性情各異天倫自親私歎羨以爲人生之幸以弟之所歎羨而不可復得者知兄幸而得之者之良不易也常念其不易得所以處此者必盡善矣兄固孝悌人也無俟弟言而猶晤而相告者相愛之至不得不出於此也天下事非所敢言至於文

章一事知兄尙有未遑偷諸務既畢猶望留意古今及時著作禹惜寸陰良不爲過雖然以此告兄而已則不能愧何如也一詩奉懷辭甚拙劣知常破涕一哂把臂當在歲杪寧人兄南歸附此中候臨楮神馳

祭陸桴亭文

婁東固人才之淵藪學士大夫多以文章鳴百年以來作者代有嘗爲中原之主盟若夫以理學經濟著者則遠近相推曰桴亭桴亭蓋吾兄經術濟世有體有用洵不愧儒碩之名天旣阨其遇尙冀假之年以有待何意一旦去白日而卽幽冥兄之理學自少卽知尊孔孟宗周程孜孜勉勉庶幾得文王於琴見帝堯於羹思辨錄一書皆得之體驗故語確而意精異端之學非聖之書皆能究其源流於是辭而闕之而非好與之爭乃其經濟則河渠天官食貨無不深究而尤長於兵權衡今古指畫天地有所著之八陣發明胸藏六韜三畧顧不爲帝師王佐而老於書生頃者大吏聞名虛心咨訪謂生平之蘊抱當少見諸施行庶幾有以甦江南

之困救凋敝之氓何圖不旋踵而岱宗之遊促其上征知與不知無不聞而歎悼豈惟吾黨之摧心而涕零莊初讀兄之書將北而稱弟子兄固不許再拜而定爲弟兄二十年以來吾有善待兄而成吾有過賴兄而更無窮心事不可與他人言者兄爲吾吐吾向兄傾顧莊有負於兄之相期者僅爲文章之士而不克進於三代之英兄前年六十以方讀禮而不舉壽觥去冬及祥而禫始賦詩以頌禱會兄入撫公署而未致其區區之誠今乃登高堂而助沐櫛對靈几而書銘旌二十年兄弟而今已矣跪陳辭而長慟薦一樽於幽靈尙饗

旌孝編序

丑寅之間友人或以黃上枝葬親之事求余作詩表章之余謂葬親常事耳何以詩爲乃爲古蒿里曲而跋其後已而上枝介吾友陳子靜以所刻旌孝編一卷求序閱之詩與文合數百首嘻葬親者人子之常事耳上枝何能致人之題咏若是多乎已而覽諸序言上枝葬親故有可尙者其事已詳他序中故不贅姑以吳中

一二近事言之太倉陸中丞家富累鉅萬死二十年不葬或與其後人有讎者乘間戕其棺崑山顧相國家資無算雖經籍沒然子孫未至不能葬也垂三十年不葬盜利其淺土之藏發之焚其屍以此言之則能葬其親者君子將與之矣予兵燹之後奔竄之餘以親喪不能葬日夜痛心疾首而無可如何賴錢牧翁爲將伯之呼而遠近仁人君子之助賻布於是三世八喪得就窆窆余雖得免不葬親之罪而終以藉人之力爲歉則如上枝之經營拮据無求於人者又可重而羨矣上枝同宗蘊生端木蘊生高名大節天下瞻仰余嘗序其文集端木立千古奇節而世或未之知余作黃孝子傳以傳之今詳上枝之事實有足稱非苟而已者余以一言繼諸公之後未爲不可也又聞上枝於數年來徧徵詩文以未得兩先達一山人之文爲恨山人謂余也余旣以子靜之力請又其事足以諷世者故不復辭又兩先達者皆辱交余或因此亦借一言以光寵之未可知也因爲之序

列郡輿地圖序

余少好觀方輿圖志壯而喜遊雖局於東南一隅南俾渡浙北裁踰淮然所過郡
邑必升高騁望有鄧艾指畫營壘之意蓋兵法之要在先識形勢今天下非無事
之時俯察地理其不可緩也國朝輿地圖向推羅文恭公本近則陳職方爲詳然
不過兩京十三省及邊鎮四夷諸圖而已未見有各府爲圖者常熟陳亮工雅留
心此事舉天下一百六十二府三十一直隸州各繪一圖名山大川城堡關驛皆
載而道里遠近疆界疏密悉按一統志及各省府州縣志定其位置纖毫不爽有
近世增廢更易舊圖所未備者悉從而正之細畫分明楷書精好蓋藝林之佳玩
而偉人傑士有志四方者所必需也蕭何入關惟收圖籍因以知天下阨塞之處
光武亦披地圖示鄧禹周世宗遣使江南潛令畫史圖其山川險阻以獻洪武初
命天下州郡進山川險易圖吾不知夫天運如何亮工遭逢如何此書遂能獻之
職方備經國者披陳指畫否要之偃仰一室而臥游萬里之外古今華夷之區山
河之界一指掌而盡之此亦天下之壯觀快事也余昔年贈亮工詩有云可憐九

域勞裴秀非復元康泰始時以今觀之不足悲也篋其書以俟之而已余素有志未逮喜亮工先得我心而能創前人所未有也故爲之序

西漢地理志註序

儒者讀書苟欲究經世之務通古今之變則必自唐虞三代而春秋而秦漢以下至於唐宋先古而後今然後知制作之源流得其因革損益之故惟地理之學不然禹跡九州而外如秦漢以下宜先自近代逆推而上之以其世之相近多沿革便於攷索也余嘗欲以今之府州縣名註前代地理郡國以不知此法乃從西漢始夫西漢去今千七八百年中更十數姓地名數易至今仍漢名者十無一二又或名雖存而地則非是以攷索之際爲力甚勞本朝地理書惟有一統志雖載建置沿革而疆界不能詳確各省志書又無從購得故往往多闕其能註者僅十之七八耳既不能備亦覺其事近拙遂輟假使先註元豐九域唐十道而後及六朝以上當易爲力闕者亦益少惜其時見不及此也今則頗懶爲矣然楚漢之際

吳楚七國之時新莽之末郡國分裂龍戰虎爭試問其建都之地斬將擒王之所在本朝爲某省某府州縣今人或未之知也故此篇雖不成書以授門人輩使讀漢書時以之攷輿圖亦略知當時之形勢云

地理沿革表序

地理之書備矣有志有圖自禹貢九州以至近代之京省古今幅員之廣狹山川之險易州郡之沿革考志按圖歷歷在目顧沿革一端紛錯難究求精詳者乃更爲之表如朱子門人張洽所著地理沿革表是已然未嘗見其書其後或有爲是書者余未之知今則有虞山陳君亮工盡取歷代之史及天下郡縣之志鉤貫參覈十餘年而成書州郡縣皆有表計若干卷斯已勤矣余覽其凡例有倫有要觀其書詳而不紊於添設并省更名徙治之類皆核其地而繫以年其辨丹陽竟陵等縣徵以舊聞加之裁斷累數百言其於他州郡縣精詳可知矣余嘗欲以今之郡縣名注古地理志甫畢西漢而輟尋復爲人竊去後以諸書盡失不能復爲余

以爲一統志一代之大典此以後代爲綱前代爲目者也便於用世沿革表一家之私書此以前代爲經後代爲緯者也便於讀史我觀前哲如蘇子瞻之指掌圖朱思本之方輿考吳淵穎之職方錄及近世羅文恭陳伯王之圖志皆所謂今綱而古目者故世多傳之至以前代爲經後代爲緯非讀書稽古之士覽之茫然將以爲無所用所以朱子高弟之書未聞傳於今而陳君所著我亦懼其將覆轂也君嘗爲州郡輿地圖余爲之序言乎用力之勤則表當倍於圖然我恐今之人欲觀圖者尙少況乎表也余昔注地理志未成而失之頗以爲恨君其善藏此書以俟讀書稽古之士哉

書天長貢烈婦事

己亥六月海中舟師破鎮江遂溯江而上金陵旦夕破於是江南北諸城邑多納款者及海師敗還令長及卿大夫士助叛逆誅者數百人妻子流塞外初天長去江遠縣令不降出城自縊諸吏二人上印冊降附後坐誅有貢某者爲仇家所告

指爲叛黨當時輒逮捕之妻謝氏度必無全理家素貧乃盡出其衣裝器皿鬻且質得數金治具徧召親黨鄰里食飲密自縫白布衣其數歲小兒又自食魚殮置之案以爲始死之奠拒戶自經死里人聞諸官而殯之人初見其鬻器召客顧疑其所爲及死尙以爲有所不必迨其夫果誅籍其家縛小兒以去然後嗔烈婦之貞操遠識爲不可及也吾聞諸天長崇三才云崇君又言其邑中坐前案死徙者十餘家有其夫不忍其室人之囚辱而要之死卒不能死而竄徙或沒爲官婢嗟乎濡忍畏死婦人之常情也

贊曰凡言烈婦其夫死而殉之者也今貢烈婦夫未死而逆知其必死而先爲驅狐狸於地下吾固已悲其志壯其決而死之時又何其從容也聞其柩至今未葬功令雖嚴諒必不仇朽骨何惜此一坏土也此亦天長賢令長師儒學士大夫之責歟

小宛齋記

友人陸翼王以小宛名其齋而屬余記之夫小宛之詩序以爲大夫刺王而朱子謂兄弟遭亂相戒以免禍之作其說不同吾謂名齋之意必取朱子蓋翼王不仕不必刺時乃其生當季世又方在疚不飲酒家貧而力學不倦溫恭謹恪不失其身於是詩之言多合吾知其必取朱子之說無疑也夫周之中葉雖喪亂宏多然流莖之後宣王中興龍聲之孽亂不及於王室猶豐鎬之舊也賢人在下宜得輕世肆志優游以卒歲顧猶懼其及禍至危辭相戒況今日世變十倍周衰之時乎此翼王之所以中心憂傷而奇意於小宛者也抑免禍之說亦有辨在易之否遯明夷蹇皆處憂患之卦其彖辭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遠小人不惡而嚴用晦而明反身修德所以求免禍者如是而已推其旨若誦身貶節以求苟免必寧死而不爲君子之處季世惟當自盡其道而禍福一聽之於天持激亢之論爲驚世忤俗之事以扞文網觸機葬此不盡其道者相戒勿爲可也強勉以行道謹慎以守身如是而免禍誠所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矣卽有不幸亦

可見先人而無愧刀鋸鼎鑊莫非正命所謂其次不辱者非耶吾於是詩取二章之齊聖溫克四章之日邁月征卒章之戰戰兢兢我無致禍之道則善矣禍之免與否何容心焉握粟出卜其殆可以已余亦鮮民明發之懷所同也然翼王兄弟無恙余則兄喪原隰有餘痛焉孤子一身誰與我反覆告戒者哉爲之書畢蓋不勝自悼云

大理寺丞李先生六十壽序

上章困教之歲興化李廷尉映碧先生年登六十吾友陳君言夏來徵序先生流寓崑山時屬下交甚厚以言相贈禮也願聞陳君所徵文至十篇度作者之意大抵稱頌立朝之事遙荒之節感慨于治亂升沈之際當不甚相遠先生已倦于聽聞矣忽思得戰國策士之語曰不如譽秦王之孝也莊今亦譽先生之孝蓋先生之先宗伯公於崇禎初年坐事閒住據當時之評固云賄非自受尋又遭璫削奪似可以已矣而又不免何歟先朝自張少宰應侍御以薦人才得罪此案誰敢少

假借况欲爲泉下訟耶先生于宏光中上疏訟前事遂得昭雪天下始知宗伯之本末先生在垣中抗疏言事忤大臣罷歸數日而太夫人卽世先生自念曰苟非獲譴母子不復得相見矣昔劉瑾怒進士陳璋勒令致仕還家甫二旬而母終議者謂天所以成孝子也先生亦云至世變之後超然肥遯不失其身當道以先生名登啟事堅拒不應古之論孝其次不辱先生其庶幾乎先生既能白其先公之誣又感動天心得盡大事而無恨今又能不辱其身貽父母命名吾譽先生之孝豈虛哉漢左中郎將李充有孝行後年八十八爲國三老晉侍中顏含參軍何琦皆以孝聞含爲名臣年九十三琦以述作爲事撰述百許篇年八十二孝子得壽其理宜也先生留心史學多所撰述於琦尤相類儒者重人倫之事君子道其理之常故不言其他惟頌先生之孝以祝先生之壽先生覽之將母曰歸生之壽我洵有異于他人也歟

送黃蘊生會試序

余聞嘉定黃子蘊生名數年始見其制舉之文又踰年得交其人越今四五年益得窺其學世之爲制舉業者淫詞詭說陳言卑論雜然並興更相是非於是文之門戶立士君子慷慨負氣好議論時事臧否人物喜同而惡異於是人之朋黨分其有卓然論大道明絕學者羣而附之或競爲浮誕言則是而行則非於是學之名實淆門戶立朋黨分名實淆此文章人品學術所以似盛而實衰日競而益壞也蘊生冲和澹靜言不妄發又特立不苟同俗博學多通而以六經爲歸雅工詩古文詞出其餘爲制舉業亦出入經史無今日陋習顧善自晦若無所能者於世俗之所爲皆反之去年舉於鄉知與不知皆曰蘊生之文宜遇也從嘉定來者每言蘊生得雋後門庭僕從不改於昔余曰此無足異使其他日爲顯官食厚祿將必猶是我信其人也其門人顧文鴻又言其師方絕跡郊外蘊生於此過人遠矣今當治裝北行其出入經史之文必且復遇於禮部而人品學術亦將有見於世守其素履以報國家以奉君父我知其必無負也抑今日所急者經濟經濟之要

者兵農古云學而後入政今之書生目不覩壁壘之形口不計錢穀之數所賴博涉古今略知經畫而又多不究心一日離草茅或內管機密外掌會計以禦侮而生財無怪乎其自誤而誤國也新例進士上第翰林之外得授科道餘乃爲部曹知推有職守者固不容不習其事而言官思獻計于君上亦無急於此者前得蘊生書謂志在立言蓋不足於救時之略者此蓋謙不自居非果有所短也然方今時處其窮卽此二事有難於他時萬萬者籌度究圖誠宜精詳中有成算而身得爲爲之不得爲爲天子明言之庶有濟乎若夫立言則吾儕不遇於時者之所爲非所期于蘊生也

送周孝逸遊燕序

余壯年時送友人會試心羨其得見京都宮闕山川之壯麗人物風俗之繁盛以爲未知他年得一至否亡何遭世變至今垂三十年竟無緣一至茲者婁東周孝逸將遊於燕余旣羨之又竊有感于中而贈之以言知交之中入燕者無慮數百

人余初無一言之贈而獨私于周子者此蓋有說他人之入京都者或赴試南宮或謁選天曹或官於京朝皆得志者也安用野人之贈言爲亦有落魄無聊冀遊大人以成名如飛鳥之依人者又與余異趣者也獨周子之遊燕余察其情有異于人者周子以諸生坐逋賦例汰又貧不能用費入太學無階自進他途亦非其所屑其意蓋欲一覘京都之氣色而又將他往也周子雅具經濟之才負豪健之氣發爲文章聲如金石宣諸言辭辨如波濤有司有用黠吏以殘民且擅加賦者周子憫百姓之困抗詞大吏有司爲之懲艾而改絃其亮直勇敢又如此以周子之才與其膽氣又濟之以高文雄辯何所不可得奇遇而周子不敢苟也蓋周子讀古人書重名節以余之迂愚爲世所姗笑擯棄而周子不余鄙顧辱之以四拜之交叙兄弟之誼此其志尙豈猶夫人者哉余老不獲一至京師今周子幸得至焉但不知京闕山川人物風俗與三十年前之京都何如者以周子之懷抱而一日覩此其情又何如也抑又聞之子夏聖門高第文學之科其言曰出見紛華盛

靡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甚矣習俗之移人也京都乃紛華盛麗之尤者也周子學道之力豈能過子夏哉余不能不爲之懼

送崑山令黃岡萬侯序

萬名曰吉

有初與有終孰難有終難矣臨政長民而能易其所難者不多見也當今長吏所短事積獄滯教百姓無素賞罰無章狃於晏安不知儆備如是者課宜殿吾邑令萬侯未任事卽抗疏言吏治數事皆中要領以崇禎辛巳冬始下車人固已憚之矣其明年有漕事漕卒獷悍擾民侯嚴禁之遂身撻其鋒人益以此多侯又明年今癸未春則政大修官無廢事獄無滯囚四月朔集薦紳士民講高皇帝六諭訪於輿人以獎善威惡立保甲法籍僑舊戶口令家置器械以備非常嚴鑠鑰及鼓柝時中夜單馬戎服出巡視若敵將至者於人之所短侯皆優爲之而所謂難者今見其不難矣崑人見侯新政清明皆願侯之久於其位而觀其成也乃不幸以忤大吏且得罪吾邑自萬曆末迄今三十餘年歷十餘令皆以罪去然或以簞篋

不飭或因負國課或才不任治劇皆自取無足怪獨侯所坐乃於吏事之外更認以他惡名所謂欲加之罪焉者以是爲侯不平也前此既三十年無良吏後此復不可知如侯之新政清明而能有終者崑人之願其久任而庶幾其有成者一旦罷去而諸所設施且復停廢又何吾人之不幸也莊旣爲侯懷不平又重嗟崑人之不幸而縣令之於諸生有師生之分於師之行不可無言乃爲之序以送之

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余與孫君無言數年之前傾蓋於揚州癸卯三月余又至揚孫君儼然見訪旅舍且曰將歸黃山欲索子一言因袖中出諸名士送歸之序及詩各若干首覽之言人人殊要於歸黃山之旨發揮無餘余復何辭以贈旣而謂君欲歸余又姓歸氏請爲究歸之義徵歸之事而并商歸之地可乎歸者反本之義以至仕宦之歸田行旅之歸家諸侯王之歸國僭國之歸命及今世士卒之所謂歸旗皆此義也若歸之事則不一太公望去殷而歸周良平去楚而歸漢歸而立功者也孔子轍環

天下而歸魯孟子不用齊梁而歸鄒王通獻策闕下不報而歸河汾歸而立德立言者也孫伯符之歸江東歸而創業者也蘇子卿之歸漢歸而全節者也司馬長卿倦遊而歸蜀歸而治生者也蘇子裘敝金盡而歸洛陽歸而發憤者也其後佩相印而後歸歸而誇耀以鳴得意者也郭林宗栖栖不遑寧處而後歸歸而黨人者也管幼安避亂遯左而復歸中原歸而高士者也今孫君之去廣陵而歸黃山將毋與數者不類於長卿幼安雖近似願孫君初不因倦遊又非去公孫而就曹魏者比然則其歸也胡爲乎諸名士多言孫君故新安產又黃山名勝地多神仙跡君殆如屈子之睨舊鄉乎思浮游塵埃之外乎夫王粲秦川貴公子其客荊州也謂信美而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彼固有所謂吾土也今君之吾土安在乎且廣陵有瓊華之宮可以掛瓢大明之泉可以洗耳曲江之壽可以滌穢何必三十六峯十八洞遂可謂之遠塵滓而蟬蛻於濁世乎如君必思歸也吾謂不如少海崑崙是西王母之居也穆天子所遊歷也不則歸蓬萊方丈瀛洲是秦皇漢武所

嘗遣方士求神仙庶幾遇之者也如以其絕遠不能至蓋亦歸秦之商山倘芝草猶可茹乎蓋亦歸楚之武陵倘桃源猶可問津乎何必黃山哉何必黃山哉不必歸不欲歸是以久言歸而未即歸宋玉有言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將歸者歸不歸未可知之辭也孫君孫君吾姑與子登平山堂一望大江作攜手河梁之勢可乎

書吳紹素事

吳某字紹素歙縣人流寓揚州雄于貲而慕孔氏之雍容輕財好義以游俠聞瓜州者江干一鎮南北舟車之地而地脈自鳳泗來水道舊置牐遏其流恐洩泗州祖陵之氣也惟漕運時暫開牐平時則閉買舶至皆起岸陸行數里始復從水道而瓜州之民因以負擔爲利天啟中魏奄擅權罔利中使旁午於外商人資緣賄中使奏開牐禁設額稅商得通而瓜州負擔之民無所聊賴知紹素有膽智羣從之問計紹素曰汝輩失業猶細事祖陵形勢所關不小上官無足與言者吾常叩關耳遂以布衣上疏極言開牐之害事下所司議者惟計稅入目前之科而忽陵

寢未形之患以爲爲一鎮之人游說而阻天下之商且齊民而發大議類有隱情將窮竟其事幾陷不測遂破其家識者謂其勇敢有爲且多其以草茅之士而能謀國也居家孝友嘗割股以療父病竭力撫諸幼弟悉以成立族黨之貧者多待以舉火已而遷居吳之楓橋教諸子以義方次子傳鼎亦以孝義稱有父風云

書申節愍公傳後

申名佳廣

太僕中節愍公傳華亭陳給事臥子作嘗考甲中京師之變文人殉難者二十有一人其十九人死於官一人以觀政進士未授官而死一人以職事出巡聞京師危急赴難而死出巡而赴難者節愍公也其時大臣有以奉命或予告出都門未幾而聞變幸不與其難則疾馳以歸公六品官以巡視馬政出都苟徘徊觀變可以免禍顧聞難而入赴死如歸何其烈哉傳稱公入都之後爲大臣盡戰守之策不之省跡公再爲縣中州塞決河築堅城禦強寇皆有成績所畫策當非徒然者而大臣不用時倪尙書吳太常等皆有條奏而上亦不及用則束手以待城破豈

得盡諉之大數哉給事初爲紹興推官定許都之難其力爲多後與提督吳將軍謀應海中事洩被擒以死事雖不成其志可尙焉爲節愍公傳蓋作者受者皆無愧云

書歐陽公瀧岡阡表後

余讀歐陽子瀧岡阡表未終篇廢卷而泣余素剛忍少淚家人相視驚怪不知其所以然嗚呼文字之感人深矣自歐陽子至今六百餘年讀斯文者不知幾何人未必盡悲余向時讀之亦未嘗如此之悲也而今獨如此者嗚呼鮮民之痛至矣我家之禍酷矣傳曰思者不可爲彙歎悲者不可爲太息以余今日讀是文而不悲無是理也其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以今觀之不無疑焉顧謂先儒之言不誣而積善餘慶作善降祥易與書亦嘗言之則漫自寬曰我先世之積久而不獲報者其有待於余乎於是灑然破涕振袖而起益自奮發自今以往庶幾無墜先世之遺德以求副乎易書之訓與先儒之所云者雖然人之所得爲我力爲之

所不得爲者終不能必之于天悲夫

先兄監紀君行狀

宏光元年五月聞揚州陷督師閣部史公死之余北望悲歎俯首泣下曰我兄其不免乎蓋是時我兄監紀君在公幕府也君素慷慨負氣多權略雖在鄉校常厭薄諸生業見赤眉橫中原每撫膺長歎謂天下無人遂奮然有投筆志崇禎十七年聖安帝卽位南京史忠清公以兵部尙書大學士視師開府淮南招天下士君聞之慨然曰我所以立效於國家者其在此矣乃於六月十三日辭父母別二弟及妻子仗劍而行以諸生戎服謁史公于馬前立談之間大爲公所器重遂留君幕下後自江北寓書歸謂史公以某日謀誓師諸藩各擁重兵無志進取徐豫之間數百千里半爲甌脫乃多署告身授幕下士以往隨宜處置我以監紀知縣渡淮至宿遷招懷流亡日夜踐冰雪甚勞苦顧史公知己之恩不忍負之丈夫旣擲儒冠韎首鞞袴從事行間幸而立功疆場則着錦繡畫行而歸不然醉臥沙場亦

無悔也余覽書而心壯之已而見國勢日削疆事日壞則心憂之及聞揚州破謂君或幸他往耳即在幕中或亦可免亡何君行時所從二僕曰元曰用元先逃歸問之曰四月望前我主在白羊河聞揚州戒嚴疾馳赴之十七日至東關則棄資裝舟中挈用策馬入城留元在舟其明日兵至奪船元脫身走免入城之後非元所知余於是噉然而哭曰吾兄既入揚州其死必矣然猶冀萬一得脫久之僕用亦歸詳述其事云吾主入揚州閣部見遠來赴難甚喜因共留守其明日兵薄城下時兵部郎中何剛某官施鳳儀等分城門而守吾主從閣部守西門已而城破用時以奉差遣去一里所急馳至則失吾主所在欲走出城不得置橋下水中以免四月二十五日後二日匍匐登岸見城中積屍如亂麻以城破卽嚴兵守門城中人皆不得出屠殺無遺類閣部及吾主蓋皆死矣余於是知君之死無疑也夫君未受一命無專城寄可不死卽感史公知遇而遠在數百里外不必赴難而死而君竟死蓋其平生志之所存也或又云人多言史公未死則君死生亦未可知

余曰言史公未死者此楚人之稱項燕也閩中詔書明言公殉難贈官賜諡公之死無可疑者公既死君在公左右倉卒城破舉城塗炭何緣獨生且僕用之言具悉本末斷斷乎非誣也嗚呼可悲也已君諱昭字爾德先君之仲子生於萬曆三十二年閏九月五日死時年四十有二配陸氏是年七月崑山城破陸氏遇兵不爲屈撈掠垂死後二十餘日卒余爲之作傳君無子余二子將以次者後君而又死命也夫君之監紀雖非王命然以一書生無封守之責而坐圍城之中可以去而不去至身膏野草爲烏鳶食卽日報知己亦以王事故也弟莊謹述君之大節俟他年招魂束藁以葬而求天下之有道德能文章者銘以傳焉

侯研德文集序

三十年之前交游之中稱嘉定六侯蓋納言太學兩先生皆三子兄弟才名相埒也已而或死鋒鏑或病殞獨託原研德存而研德之沒又四年矣垂歿之年余再過之時已病手一編示余曰此我平日所著詩古文也文章雅知宗太僕先生子

太僕之後家學有傳其爲我序之余唯唯亡何遂不起余以集不在案久未踐諾
戊申春其子榮奉先生集端拜仍以序請是年冬始得重繕其集而序之文章之
事隨世而變宗派不同流弊亦異弘治嘉靖間作者各關門戶其後屢變至萬曆
而極於是天下之士患于識之不足而惑于異趨然而鉅儒宿學不絕于世至近
世而正宗昌明真僞邪正判若白黑文人學士之所患更不在識之不真而在才
不足而不克大振譬之作室昔年則工師拙于審曲而勢堂構失度梁柱欹邪雖
復采繪斑然而居者有棟折榱崩之懼近日則門堂寢室規制合度而良材未充
垣墉不周塗墍不施不免上雨旁風之患是故榱桷豫章之材瓦甍丹漆之用此
吾輩今日之所有事而惟日不足者也研德少時才情綺麗錦心繡腸然嘉定之
文派故宗太僕而虞山錢宗伯則太僕之功臣也研德漸摩鄉里先哲之訓又奉
虞山之教遂不難歛春華爲秋實變永嘉爲正始蓋素具崇堂邃宇之材而又得
般倕匠石之巧宜其輪焉奐焉翬飛矢棘也其詩自少至長亦不一格每變益工

古詩如雜詠詠史近體如移居舊莊秋懷春感諸作國家喪亂之際俯仰傷懷讀者既歎其辭之工而又悲其志以彼文章華國之才使其顯榮瓊瑤之光黼黻之章必將震耀當世顧乃翰其殘編遺策老死于東海寂寞之濱悲夫然使其早得志則膏煎薰燒必不自全其後若耻功名不顯而鋼化繞指荃變蕭茅研德又不以彼易此所以取貴於君子也嗟乎讀其集者可以知其人矣研德中年學道諸事灑脫而自叙其詩文詳述始末異同之故猶不能忘後世之名今榮之才固不愧家風而貧不能梓遺集以流傳故余既爲之序因以告夫研德之友之好義而有力者

照懷亭記

余總角時識郡城顧云美遭亂後云美遷居虎邱之塔影園余嘗訪之園中修廊曲池木石森布亭館潔精出其所著詩古文縱觀因屬余題塔影園詩許而未爲後相見必責前諾忽忽已十餘年丁酉戊戌之交余在虎邱度歲時方戒作詩云

美乃不復索詩而以文請且曰園中有雲陽草堂照懷亭松風寢草堂錢尙書爲之記餘二者君擇其一記之照懷云者以康節先生詩有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取此義也余方學道尊先儒乃許爲亭記中秋至虎邱過云美則松風寢徐孝廉又記之矣余豈容卒負諾乎邵子嘗自作無名公傳襟懷廓然殆與天地同流梧桐楊柳之句彼所謂吟自在詩者也伊川先生亦嘖嘖稱之服其胸次一日伊川語康節以朝政曰某事某事康節笑曰吾將謂收郤幽州也跡邵子之言絕非忘世者彼以當時君相守常習故旣無收復燕雲之望而已又不任其責幸而方內無事猶得儉安聊以翫世終其身耳今云美所處非邵子之時而有邵子之高懷可謂善處世者也云美又言亭乃其高祖太僕先生之舊名而移以名此亭先生當世廟時以直節聞其爲太僕卿也先曾祖太僕府君以邢州司馬承先生檄修太僕寺誌後遂遷太僕丞爲屬吏及先生致政歸府君以序送之以兩太僕當年相與之厚余兩人復修通家之好雖遭喪亂猶得無恙以詩古文

相往還茲非幸歟顧處世之道余不如云美之自得也余雅取范孟博之語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是以獨立寡偶出門有礙云美忠義之懷溢于文辭而有鍾皓陳實之量寬皁白之界在清濁之間四方之舟車冠蓋過虎邱者多詣云美云美無不接納豈所謂道廣多通者耶抑亦有邵子翫世不恭之意歟邵子又嘗語伊川眼前地步須令放寬若余之隘適以自苦懷中明月何處無之顧不能不讓云美之獨樂也戊戌重九前一日崑山歸莊記

跋石刻先太僕秦國公石記

丁未冬十二月歸自吳門舟阻河冰宿真義同宗家晨起見階前有亂石其一石方整若刻有文字者拂拭諦視之則吾邑俞仲蔚先生所書先太僕秦國公石記也出囊中金買之辭而求余書立書三扇一紙贈之遂載石刻以歸記稱秦國公者宋參知政事衛文節公涇也石爲公西園之物後屬之葉文莊公太僕府君購得之於葉氏因記之而繫之以詩俞先生以善書名故屬之書而刻之同宗言吾

從祖之後人授經真義因家焉揣石刻至後轉而入其家也按衛文節公顯於宋孝光寧三朝葉文莊事裕陵景王茂陵爲名臣是石也出於太湖爲園林之翫不知幾百千年矣得二公而始著然二公未聞有記述題詠則邱園蕪廢臺榭傾頽之後石亦漂沒于荒煙蔓草耳自有府君之記及詩石遂得以永傳俞先生書署嘉靖四十年是爲辛酉歲至今丁未百有七年矣府君故有別業在安亭鎮去崑山七十里石峙于堂前余二十年前嘗一見之今得此刻後至安亭訪是石屹立堂前如故九鼎而淪矣金人而遷矣銅駝而荆棘矣此區區之石猶得無恙茲非幸與嗟夫府君捐館且百年人固不能如石之壽而府君之遺集藏于家者猶多不能盡如此記之勒諸貞石流傳人間吾於是又不勝其悲歎也得石刻于真義之後四十日訪石于安亭之明日戊申正月甲子太僕曾孫莊跋

跋陽明先生書

傳曰道成而上藝成而下道藝之分若是其逕庭乎然孔子曰游於藝書者六藝

之一蓋聖賢之所不廢願亦有辨溺于藝則藝而已深於道則藝亦道也曾子固作墨池記而更思深造道德之士痛逸少之溺於藝也陽明先生一代儒宗而亦工於書法如此豈非以藝卽道耶余學道無成而膠以能書名既恥爲一藝之士其敢不勉

書先太僕東園翁傳後

乙巳十一月友人馬殿聞以其八世祖東園翁傳屬書蓋先太僕府君作也傳言東園翁洪永間人以行誼爲大吏所重其後興於成化時以文雅世其家有中鄉進士者而歎其子孫之盛余按馬氏至萬曆以後大參公以清望稱臬憲公以忠節著至今猶有中第仕宦而歸者殿聞有才名壯歲貢入國學正未可量方之於昔盛有加焉夫始固推本於翁而其後門日以大則豈非累世積行之所貽與因念我歸氏之先亦有行誼爲有司所敬禮至六世祖始中王鑿榜亦在成化中與馬氏略相似後太僕晚得一第而仕不顯先待詔先博士僅僅登科皆無祿早世

至於余而歸氏之緒不絕若線以我先世之多令德而式微如此則又何也太僕署名多稱郡望曰京兆或稱現籍古名曰吳郡此稱晉陵蓋以遠祖諱融者嘗封晉陵郡公云爾至若胡槩太僕謂吳故有大理卿熊慨巡撫疑馬氏書誤熊爲胡余嘗覽何喬遠名山藏宣德初使大理卿胡槩巡視應天諸郡槩豐城人本姓熊以從母適胡因胡姓至右都御史後復姓亦載長洲民馬昂規巡撫諛語事與馬氏書合太僕所聞蓋其已復姓馬氏書所述乃爲巡撫時之姓皆不誤云

荻秋四賢圖跋

萬曆中言道學者必稱梁谿梁谿者謂顧端文高忠憲也端文年不及下書於是學者惟以忠憲爲歸與忠憲爲莫逆交者有先從祖待詔公及嘉善吳子往先生忠憲之居名漆湖先待詔之居名陶菴吳先生之居名荻秋菴三先生迭相過從而在荻秋爲多余嘗讀待詔公集及忠憲所爲陶菴先生傳竊歎三先生以聖賢之學相砥礪篤志高行邈乎不可及也及至嘉善乃知其時又有卞子厚先生及

高先生門而亦與兩先生周旋後遭世變倔強不肯從時陷於囹圄桎梏竟抑鬱而死夫忠憲罹逆黨難從容入止水先待詔吳先生皆老於公車未登仕籍要其志節易地皆然子厚先生雖死闕下亦以節義聞可謂不愧師友矣先生之子世忠以其尊人附三先生之後稱爲四賢而繪一圖以昔年師友周旋多在吳先生之居故蒙荻秋之號世忠意在揚父之美君子有取焉而聞四賢之風者亦愈以興執鞭之慕云

嚴祺先文集序

韓文公之文起八代之衰其詩亦怪怪奇奇獨闢門戶而考亭先生嘗病其俗曰上宰相書讀書城南詩是也豈非以其汲汲於干進志在利祿乎故吾嘗謂文章之事未論其他必先去其俗而後可今天下多文人矣身在草莽而通姓名於大人先生且朝作一文暮鐫於梓往往成巨帙干謁貴人及結納知名之士則挾以爲賢如此文雖佳俗矣吾讀嚴子祺先之文深歎其能矯然拔俗也無錫自顧端

文高忠憲兩先生講道東林遠紹絕學流風未遠嚴子生于其鄉誦遺書沐餘教
被服儒者達於經學平日重名節慎行藏視世之名位利祿若將浼焉感憤鬱塞
觸事而發故其文立言之旨多今人之笑爲迂者韓子嘗言人笑之則心以爲喜
夫人之笑韓子者特以其文辭爲流俗所笑猶傑然爲一代儒宗若立言之旨爲
流俗所笑不又加於古人一等乎雖然使韓子而居今之世其立言之旨常亦如
嚴子之迂必不至有上宰相之書城南之詩取譏於大儒矣嚴子之文余所見止
數十篇論理論事明快嚴峭恂恂儒者而筆能殺人文辭之工如此然吾以爲文
辭之工今世文人之不免於俗者亦或能之其所以矯然拔俗乃在立言之旨世
所共笑爲迂者也夫世共笑爲迂余獨不以爲迂而欣賞歎詫則余亦迂甚矣哉

簡堂集序

先太僕府君故居安亭安亭爲崑山嘉定之界而去嘉定爲近當時執經問字者
嘉定尤多其後府君之文章崑山遂無傳嘉定則有唐叔達婁子柔兩先生子柔

之高弟子曰馬選甫先生簡堂集者其所著也先生交余父兄間余嘗一再奉教
去年至嘉定先生歿久矣先生之子舒出是集凡若干卷屬余序得受而讀之知
先生之文得之府君爲多吾朝文章自金華兩公開一代風氣上與唐宋諸大家
匹讀兩公文原文訓知文之不可苟爲也而後之學者趨向不同顧以盛名奔走
天下至嘉靖中世幾無復知有兩公者矣府君獨起而振之萬曆中所號爲文章
家者與嘉靖諸公雖異趨皆入幽蹊仄徑拂榛翦蕪終不能致於康莊然人情喜
新亦咸望而歸之獨先生守其師之學不變豈非所謂篤於自信而不惑於流俗
者耶先生之文大約詳正博雅而有精思至其變化出沒非拘墟者所能測近較
府君遠視宋王其猶九河之於龍門積石萬里一源者也抑余又有感焉古之求
人之文者惟其文苟其文足以傳後雖布衣可也而能文者亦視其人之可傳與
否而不輕爲世俗求人之文者不惟其文惟其貴尋常無聞之人往往購名公卿
之文鐫金石登屏幃以爲榮而名公卿不必能文或能而不暇則倩他人以應一

以執筆之有人也而輕應之一以署名之非己也而謾爲之於是天下之文日益多而一經稱述大抵皆偉人傑士賢媛列女矣余觀簡堂集代名公卿作者十居六七既笑世俗之人之鄙而又歎先生之不遇也雖退之永叔子瞻子固諸集中代人之作至今猶傳然終不多見且夫以先生之才與學苟文皆爲己作不煩瞻前顧後必能自吐其胸中之奇當有不止於此者余嘗歎太僕府君以如此之文而老得一第又處下位不獲修國家史牒記元老大人事跡不得盡其才以爲恨況先生遂以諸生老也後之觀先生之文者欣賞之餘當亦不勝其太息矣

朱清甫先生詩序

近世工瑣鑣之技者稱朱小松蓋隆萬間人而未悉其里居名字余交嘉定朱九初且十年一日九初出其曾大父清甫先生詩藁屬余序因得其鄉人徐宗伯婁文學所爲誌及傳觀之知所稱朱小松者卽其人云惜哉先生之爲人與其文采而以末技掩也誌傳皆稱先生嗜酒放達又孤介獨往嘗拒俗吏之求郤藩王之

聘其志操有過人者夫士生一統之世不幸不爲科目所收則終其身草莽耳其
聰明才氣無所發之不得已而寄於詩酒託於技藝世俗不知其中懷不屑而遂
以詩酒技藝之人目之又或以其藝之工也并其詩酒沒之而直以爲一藝之人
卒至老死窮巷文采不表若此者可勝嘆哉先生之詩風流灑落任意抒寫有自
然之致婁君謂其有白香山遺風良然詩僅見五七言近體七言絕句凡得若干
首序而歸之九初藏於家

王氏西田詩序

太倉之太原王氏自相國太史以來有南園在城中東園在郭外皆遊觀之勝區
奉常煙客先生復去城十餘里營西田樓臺花石之勝與前二園並峙而落成之
年先生適花甲一週於是遠近大夫士爭賦西田詩以致賀凡若干首甲午春先
生之長君周臣出以示余且屬爲序詩則五七言古風律絕諸體悉備人則自江
南及浙閩楚蜀數千里之外皆有雖工拙不同要亦一時之勝事也余以連年浪

迹江淮間獨不及與今復何敢辭序太倉有兩王其一則瑯琊也與太原競爽瑯琊盛時有弇園林壑之美爲吳中名園之冠弇州先生自爲記數十篇余嘗讀而心美之近年訪弇園則主非王氏矣又僅得其一隅且問知某氏某氏之居皆故弇園也瑯琊後人之所守者未得其半而林木已斬伐洞壑已頽奇石已齧臺榭無復有存者以弇州之記案之不可復識矣園僅百年而分裂蕪廢遂至於此不亦可感乎而因以歎先生之業久而不墜且益昌大如太原者不易得也李文饒平泉草木遺命有壞之者非我子孫亦但期勿壞耳固不望後之人能增其式廓也今先生於東園南園不改先世之舊而又營西田以避世而娛老豈非可喜之事宜形諸歌詠者耶且先生以祖任歷涉京卿宦成而歸有丈夫子九人周臣以中翰居家泊然自守以文章自娛端士爲孝廉已十年與異公皆有才名其餘皆能稟父兄之訓不失王謝家風其可謂光於前人矣今世無識之士逐電光如日月倚冰山爲泰岱馳鶩榮名矜張氣勢隆隆赫赫以爲一時之盛將毋揚子雲所

謂朱丹其毅一跌而赤族者歟我是以歎太原世業所以不墜益昌者其人才維之也先生以相國太史作之於前諸子述之於後而先生以林下之身遊翰墨之苑詩詞繪畫篆隸八分悉妙天下文采風流殆與君家摩詰先後輝映西田之中朝暮烟雲春秋花鳥先生操觚飛翰卽成詩中之畫畫中之詩而四方名彥侑觴之簞維進於前友朋唱和之樂非直一裴秀才而已又況先生超然遐舉與夫委蛇屈節僅藉凝碧池一詩以明心事者不有逕庭耶是則先生之有西田不惟瑯琊之奔園遜其奕葉重光卽較之先世輞川亦不啻過之矣余旣承長君之命亦因以追致區區之意於先生他日過太倉倘得隨先生之杖履覽西田之勝槩尙能爲先生賦之

題嚴氏崇祀錄後

武林嚴黃門顯亭先生文章氣誼推重當代庚戌秋來遊武林武林之人又稱其事親有南陔白華之行執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余深羨其力行古禮至性過人

非今世士大夫之所及已而黃門示以三先生崇祀錄乃知孝友蓋其家傳也三先生者爲嚴印持訥公無敕昆仲訥公先生黃門之父其兩先生則世父叔父也三先生者皆敦彞倫矜名節實茂聲宏士林推仰詞翰文采乃其餘事昔八龍三鳳五虎之目其人多有位於朝名聲易著今三先生皆處士而遠近聞聲一門三人同祀於警宗而鄉邦皆以爲宜豈不尤賢哉萬石君家躬行之名聞於宮闈其後置相卒用其人晉之庾氏北魏楊氏以孝友稱亦皆累世貴盛今嚴氏躬行孝友亦克昌厥後黃門以孝聞而仲子以少年名御史恂恂恭謹其餘亦稱其家子弟益以知三先生之世澤綿遠而積躬累行益蘊崇之以篤其慶而錫之光更在乎後人勉旃也

與某侍郎

古者學必有師師必有專家經術則鄭玄盧植師馬季長詩賦則宋玉唐勒景差師屈原理學則桓譚侯芭師揚子雲董嘗程元師王仲淹韓退之以文章士抗顏

爲天下師李翱張籍輩才過人皆從之遊退之猶作師說譏當世學士謂巫醫之不若豈非習其事爲其學者其授受淵源有不可誣者歟今之求師者異是一孝廉秀才有名聲能游揚汲引則羣而北面之孝廉秀才又擇薦紳之能爲聲援者則不問其行誼何等亦從而北面之以是誇於人曰某大人某先生我師也試問以學何專家將不能置辭蓋彼之所北面者某先生某大人而已矣所謂經術詩賦理學文章固不知也於是一書生必有數師一大人先生必有數十百門人賢愚臧否彼此相蒙故豪傑之士決不妄屈體於人亦不當濫受師名也今莊之於閣下實願北面相師焉莊生平經術則師故翰林張天如先生以從遊時晚未得窺其精詩賦師家公理學則難其人久聞黃詹事劉張二都御史程處士得濂洛之傳恨俱未識而至文章一事則嚮往閣下數年於茲矣莊資魯甚又幼失學長寡聞先世頗多藏書今無復存者恒從友人借觀或時遊書肆苦愚鈍過輒不能記憶又負笈無資僅從里中一二能文者咨可否譬幣者得相幸免顛躓終不若

得良醫投以空青賜之既盲之視也顧今天下能文者不少莊不願師他人必以閣下爲歸者有故閣下之文莊雖未讀全集時見一二則竊歎以爲歐陽永叔之文也又見閣下於本朝極推先太僕之文其源固出歐陽氏然則先太僕師歐陽閣下師歐陽而尙友先太僕莊於歐陽固不敢望恨生後先太僕且百年不得親承庭除之誨猶幸與先太僕繼起而同源如閣下者得與生同時而又屬父之執且近在數十里之內非有介紹之難閒關之苦則舍閣下其誰與歸今先奉古文六篇閣下覽之如謂可教則賜之塗乙俾知取舍鄙棄不屑莊亦何敢妄希門下士之列所以嚮往日久而猶逡巡必視此爲進止者未知閣下果以爲可教與否視之亦有異於今之求師者否不然莊固不敢自居於妄屈體之書生亦不敢累閣下爲濫受師名之大人先生也至於古今文章家之工拙異同莊不敢妄言亦未敢深言常俟之奉雉之日詩前此奉刻本抄本各一冊茲復繕寫近作十六首及已刻者二紙呈教時文本不足瀆覽以王制所尙書生本業也仍附往四篇

如賜覽觀亦可以知其志之所存者惟閣下裁之

歸氏二烈婦傳

歸氏二烈婦者余兩嫂陸氏張氏也陸氏爲仲兄監紀君諱昭之妻張氏爲叔兄
教諭君諱繼登之妻皆太倉人陸氏之先多鄉曲長者張氏父兄皆書生兩家皆
有家教吾歸氏自太僕府君而後吾祖吾父世以孝友稱二烈婦先後之間亦相
得甚歡如左右手然乙酉夏監紀死揚州之難教諭爲長興亂民所殺時家中皆
未得凶聞然心知必無幸也二烈婦憂傷愴悴如不欲生猶姊妹相依以延朝夕
閏月崑山起義兵守城男子戎服登陣聽婦人出城余已前奉先君暨太夫人避
李巷之故廬遂急具舟請二烈婦就舅姑居太夫人聞城中舉事亦遣嫗婢以舟
迎二媳婦兩舟前後讒河千家人皆勸且趨行陸氏將從之張氏狐疑乳媪又以
私心尼之遂止陸視張無行意顧念棄之危地而獨去不忍也亦不果行七月甲
寅兵至城門閉人不得復出西城砲聲如雷二烈婦謂城旦夕且破吾等義不受

辱乃夜登樓環坐諸兒女酌酒慷慨誓戒積薪樓下待城破則縱火自焚一老僕
進曰卽破西門吾家當其衝不及死奈何北城戴氏尼菴故與老主母善可往就
之菴後有池倉卒有急投其中便從之乙卯日城破諸奴婢猶固請二烈婦從北
門出可無虞皆執不可乃舍之去頃之兵數輩掠菴中張聞人馬聲則奮身入水
陸方處置其女不及走一卒前犯陸以死拒之遂被二槍仆地又亂箠斃之張入
水水淺不死以蘆葦自蔽兵去則匍匐登岸尋其姒陸亦復甦張與菴尼掖之臥
床上求諸兒女則失之矣自是至者不一見陸僵臥以爲已死張又輒入水避匿
最後一卒大索菴中得張於水欲執以去拒之如陸遂遇害庚申兵去余始聞變
辛酉入城求得張氏之屍倉卒無資買棺又不能少待乃火之收其骨寄菴中而
載陸氏以歸陸氏時病創甚已數日不食猶粗能述身受創時及張氏死狀如前
之云者問其死之日則魂魄駭喪不復追憶猶彷彿記是城破之又明日蓋月之
八日丁巳也陸氏病重藥之不瘳竟以八月庚辰朔死越五日甲申先君命紀綱

之僕以張氏遺骸暫瘞城中南街宅之後堂越十有四日丁酉藁葬陸氏於李巷故廬之西偏先君衰年遭家禍愁痛得疾亦以九月壬子捐館十二月丙申余選張氏之骨入鄉瘞於陸氏之旁二烈婦生相歡心相知殺身成仁名節相埒今而朽骨相依附游魂相後先宜也至一坏之覆三板之封以余貧故先君未克襄事不可以先當俟諸異日陸氏生女二人張氏生子一人玠方五歲女三人自張氏所生幼女外男女五人皆離散後二十日訪得玠所在抱以歸餘不知所之蓋吾家不幸半年之中父子夫婦兄弟男女死若亡者近十人以累世孝友而得禍如此世猶言有天道妄也

歸子曰人處艱難之際有不可不死而死則全名不死則喪節者有可以不死而不幸而死亦足以明節者可以不死而不幸而死者二烈婦是也常崑山倡義之時人皆懼禍謀出城二烈婦雖丈夫不在而有舅姑有叔可相依以遠害卒不往而自陷死地悲夫吾見江南女子之奉巾櫛營壘之中及爲所掠賣而流離道路

者恨其不能死二烈婦雖可以不死死亦無憾焉嗚呼吾猶悲夫不能從者死者有知其有餘痛也

洞庭二烈婦傳

己酉冬余至洞庭山知山中二十年之間有三烈婦焉馬氏沈氏方氏余高其行爲合而傳之馬氏同里周文遂之妻年十七而歸後五年文遂病病且死屢顧其婦婦曰君謂我年少不能守耶以刀斷左手一指示夫爲誓文遂死納指棺中以殯居二年姑歿服除始歸寧父母以其家貧無子欲奪其志烈婦故有美姿里中富兒有強委禽者父母旣受之矣婉言諷之再三烈婦哭泣欲死家人防之甚密烈婦乃更歡笑結家人曰勿疑我夫未葬豈死哉佯爲製新鞋防者稍懈夜人定後闔戶自經死明晨家人排闥而入視衣袂肅然凡含殮之事皆夙具惟鞋乃昨製也死時年二十六沈氏王士俊之妻年十八而歸山中俗多業賈士俊攜家賈六合僑居而列肆焉生一子而士俊死烈婦哀慟欲絕則又顧其襁褓中兒曰兒

若有不幸吾夫將不祀吾其未可以死遂拮据扶櫬還山中葬畢而市肆之業猶在六合乃復偕其母并攜兒以往徐經理之及兒既五歲能事飲食行步可離母側矣乃屬兒於母而自經死年二十八方氏父曰在明夫曰葉懋凡商賈之家貧者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經營謂之夥計葉懋婚僅三月出爲同宗富人夥計一夕醉溺死富人赴於其家召在明至而殮之慮在明之疑也稍予之金遂無所言在明入城或碁之曰子之壻死於富人家此奇貨可居在明惑其說因訟之縣富人懼事且蔓非復可以利啗之者遂訟在明於大吏而賄所司下之獄以誣罪坐之方氏爲哀請於富人之妻不能得計無復之乃持刀入富人之門自剄死血流滿堂人皆哀而義之更咎富人在明竟以免罪

歸子曰馬氏之事與苟采何異沈氏守節數年而卒以身殉程嬰下報趙宣孟猶待十五年後茲何其急歟殉夫烈也方氏殉父亦烈也緹縈願沒爲官婢以贖父罪史猶稱之況殺其身以救其父乎先是蘇州有顧氏常州有海氏二烈婦願因

豪暴陷其夫以盜繫獄不能白顧持牒詣巡按御史訴冤不之省遂自刎於御史前御史義烈婦而葬之虎邱立碑表之海氏家貧婦色美有蓮糧武弁窺見之給其夫以遠買夫遂挈海附糧艘以行武弁遣其夫還市物料夜入犯海海力捍之武弁殺之而藏其屍米中遣其黨追殺其夫於道黨不義其所爲詣有司告之勘驗得實事聞臺使爲誅武弁而奏旌烈婦立祠於毘陵驛虎邱毘陵皆孔道過之者多嗟歎泣下文人學士作爲詩文以彰之若三烈婦僻處山中知之者少故余特爲之闡幽焉

陳翁家傳

陳翁諱秉忠字處侯胥浦人本姓王氏翁之姑嫁於陳無子翁生四歲陳之夫婦抱而子之翁之曾祖母某氏節婦也年十九歸王氏笄年而夫亡遺腹生男鞠育以成立節婦持門戶勝於丈夫事尊章以孝聞於姻黨遺腹子再傳而至翁翁既爲陳後事陳之夫婦竭力致養得盡其歡大事必誠必信陳氏賴翁以得祀延良

先生以教子長君有聲畿序省試既得之矣而復失翁不以介意課子益勤家亦漸饒翁好行其德尤厚卹本宗之貧者或以田宅求售毀券而予之金鄉里有忿爭輒爲平之一方以少訟善飲酒良時吉日置酒召親故非盡醉不止有陳孟公之風年若干以乙未歲某月某日卒其子開泰以其年十二月某甲子葬於縣之山灣陳氏祖塋之昭穴儒者或言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故春秋書莒人滅鄆然禮言慈母如母撫育之恩勤安在其必殺於毛裏也嘉木之以他種接也土蜂之以桑蟲化也夫物則有然者生致其養則死致其享魂魄其吐之乎特翁之於本宗有不能忽然者翁今生二子他日以其一歸宗九泉之下亦可以無恨矣余有族祖居近青浦族祖之母卽節婦之孫女而族祖之女又適翁之長子開泰余是以會翁之葬復因孝子之請而爲其家傳翁固有可稱節婦尤不可使無傳焉

與槩菴禪師

禪師昔年蒞蘇之屬邑先君子以草茅之士猥蒙下交得託末契先君子居恆時

時念及天涯知己至禪師立朝大節真稱鐵漢某仰止有年昨始得申牀下之拜并慰飢渴之懷以禪師之才與學使僅以氣節聞於天下豈惟禪師之不幸實生民之無福也知亂後彌堅歲寒之心復具先幾之識不得已而逃禪養其身以有爲敬服敬服某才庸質鈍讀書且三十年而學不成者有故志願太奢而工夫失序也嘗以爲立德立功立言此三不朽者皆吾分內事安在不可兼能此志願太奢也立德者本也由是而措之爲經濟由是而發之爲文章非逐項事乃不知專務其本而反斂精神於二十年中以十分計之大約工夫費於詩古文者十之五費於時務書者十之三究心理學卻止得二分所謂工夫失序也兩年來始大悔其誤已將昔年所著詩文度置遂以雕蟲之技爲戒經世之具略窺一二亦姑置之而專力於理學又以學貴能行不必務博無論異教絕不入目卽諸儒之中亦有所擇以故所讀之書甚少所守之說甚約惟以孔孟爲師而以程朱爲入門之路自信所守不誤但學力未到耳在山中時言論不合實爲儒釋分途某非不虛

心敢以淺學迂儒與名德鉅公相抗蓋生平篤信一家之學守之固而不可奪也
有人於此素墨守程朱一旦聞繼公之言則聽禪師之教此豈當下超悟而轉圖
發機如此之捷乎抑亦中無所定見而游移遷就隨人脚跟也此較之固守而不
奪者何如師將奚取焉以後相見但須揚摧今古商略世務更不必談及儒釋且
今亦不論儒釋但期將來能救濟蒼生不爲自了漢則已矣惟珍重自愛

張公路先生詩集序

六泉先生諱名由墓在安亭鎮之南陸清獻會
祭之光緒初余與友人贈金修之王德森題

莊少時嘗聞先王父言先太僕之門人有安亭張六泉慷慨負氣有詩才下筆千
言而卒窮老不遇以死甲申春於先君案上見鈔本詩十餘册以問先君曰此前
輩張公路先生詩汝大父嘗稱張六泉卽其人也其孫昉欲余選且序而留此亡
何遭世變故先君見背家中書籍散亡者十八九先生集以紙刊敝裝釘斷壞爲
人所棄得獨存後數年先生之孫朗初見訪余出而歸之乃先君則僅有評語未
及序朗初將付梓人貧而不能其族子元曜願任其事因請余序之詩諸體皆備

合計千餘首大抵豪邁放逸一往奔注直抒胸臆不屑屑於字句求工如聞庚戌邊報觀騎射選羅刀歌諸作慨然有封狼居胥之意年八十餘而漆室嫠婦之憂猶時時見於歌詠唐叔達先生序稱其散家財遊四方所過山川形勢輒指畫營陣之處尤喜與少年談兵今讀遺詩猶想見其風與先王父所稱者合殆古之奇偉倜儻之人歟窮老不得志僅託之詩以抒其憤鬱不平之懷良可慨也嗟乎豪傑之士抱用世之略不幸遭時不造稿項衡門不得已而以詩自見如先生者當世多有可勝歎哉朗初昉字也亦能詩有乃祖遺風元曜其疎屬能表章先正可嘉也夫

咸大威詩序

淮安咸大威數來吳中余亦屢至淮兩人者卒未嘗一遇蓋兩人皆多四方之遊故往往相左己亥二月大威渡江來崑山居停友人徐蓮生家去余所居丙舍僅百武余適自婁東歸三日之間彼此往來者再始得一而談次出囊中詩屬序余

素聞大威俠士也宏光中萊州左侍郎奉使於北吾邑陳兵部副之皆被留已而南京失守侍郎與兵部不屈見殺時大威與蓮生同遊於二公之門在其幕中遂相與收二公之骨函之負歸其家天下稱義焉遭亂以後大威縱遊燕臺及山左交其豪傑之士登覽山川憑弔古跡輒慨然而賦之以彼之意氣與其才願不得際明時適樂土展布懷抱立功立事而使漂泊江湖寄其無聊於文辭聲音之間亦可悲矣余躑躅羈旅十餘年來蹤跡同萍梗願僅僅南渡錢塘北涉江淮南方文弱所交與率書生不能如大威結納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間以詩歌發憤抒情其得江山之助亦不能如大威之多也今大威又將遊歛吾知黃山白嶽之勝必復收之錦囊之中吾又嘆羨大威雖不用於世猶得任舟車杖履所之極遊覽之樂若余之愁坐陋室欲宿春糧適百里猶將難之又何如哉以余與大威聞聲之久相見之難宜少日周旋今余復有虞山之行又貧不能爲主願借蓮生杯酒少接殷勤談讌之餘遂書此以爲別

梁公狄秋懷詩序

乙未中秋十三夜余偶偕同侶登虎邱遊人所在肩摩鳥錯絃管嘈沸惟可中亭寂無人余遂上焉獨立高吟者久之有兩人繼上則梁君公狄陳君皇士也余與公狄別久握手道故甚歡次日見贈可中亭相遇之作更出秋懷詩屬余序余讀之嗟嘆不置蓋雖以秋懷爲題詩不獨賦秋也潘安仁之賦秋興也惟於歸蕪吟蟬遊氛槁葉清露流火禽蟲草木物色之間津津不置其所感者淺也若杜少陵之八詩則宮闕山河之感衣冠人物之悲百年世變一生行藏皆在焉而感時起興之意不過玉露寒衣數言而已公狄故燕趙悲歌之士以名解元登甲科文章意氣不可一世不幸喪亂十年羈旅三千里此其中懷何如秋懷之作所以踵武少陵而非安仁之比者也楚辭曰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獲悲此凜秋又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蓋氣至秋而肅殺物至秋而悲傷故凡當天道反覆人事變亂之際士君子有無窮悲憤鬱積於中而發之於言者皆可以秋名之而不係乎其時也此

公狄之所以賦秋懷也乃其詩則志氣激昂風骨遒勁音調清越皆稱乎其爲秋懷者余昔嘗爲公狄序其四明唱和集作者序者皆有侘僚不平之懷越今星霜四易而世局猶夫昔也其尤可悲也已贈詩有云賓主懷秋氣江山老客心其猶秋懷之意乎余近懶作詩不復和故於序首并及之以識一時良會爲鐫之板而往來郵致者皇士也

自訂時文序

余謝去儒冠不作時文者十年矣乙未歲授經嘉定門人欲觀余舊文歸檢故篋得三百餘篇展玩累日竊自詫歎既而曰是天之愛我也世人以庸陋熱爛之文取科第者何限余之文自謂高於人者十數而未止也而卒不遇豈非天哉向使余少年得志聲色貨利能自持乎不能也任國家之事能必濟乎不能也申酉之難以余之氣能自全乎不能也幸而不遇長處貧賤庶幾動心忍性以堅其志氣進其才識而患難之餘猶能養其身以有待其矣天之愛我也此三百餘篇者自

甲戌至乙酉十二年中之作體制不一亦不盡工於是去其十之五僅存一百六十篇分爲回瀾破浪安流到海四集回瀾者丁丑以前取法先輩力挽頹風之作也破浪者戊寅以後一變其格大抵議論激昂氣勢磅礪縱橫馳驟不拘繩墨之作也安流者辛壬之間意取逢時酌今古之中程式者也到海者古文之氣傳註之理先民之法兼得之而舉子之業廢有加焉者也握三寸之管操縱自如變化不測以如此之文而不遇然後知天之愛我之深也雖然余方悔之矣天之愛我如此顧乃斂精神竭心力用之求道安知不超入於聖賢之域何至年過四十而尙無聞乎既悔前之爲宜遂焚棄然後之建國者取士之法苟廢舉業則已若猶不廢則此百六十篇者後進之所宜法式也序而授門人使藏焉

毛子晉刻昔友詩序

友道之凌夷也朱公叔劉孝標言之矣凶終隙末之不免況身後乎其後人困窮之不恤況能揚其身後之名錄其平生之遺文乎此高人才士苟不得志於世則

文采不表名湮沒而不彰良可歎也吾友毛君子晉素篤於友誼茲哀集諸亡友詩刻之屬余爲序余觀所刻諸友非殉義之士則高節之流詩格雖不同大率皆有超然之致其人其詩洵常表章之以傳者子晉好刻書自十三經十七史以下流傳於世者不下萬卷毛氏之書重於天下是集之刻將必爲世所珍當與唐人篋中搜玉諸集並傳於後子晉之於友道可謂無憾而諸君子亦可瞑目於重泉矣其中如伯高季宜諸君亦與余交覽之不勝向秀山陽之感云

送張耐菴先生之任太倉序

張名哲希

廣德張耐菴先生先是爲崑山學司訓已而遷天長司諭會例方裁省學官大縣設教諭小縣設訓導天長小縣先生官在所裁復來寓居崑山久之補太倉州學正先生之訓崑山時余久謝去弟子員先生禮遇特厚及在天長予偶遊廣陵迂一日程訪之遂留半載其復來崑也屢辱枉駕衡門每詣之輒留竟日先生之情之殷如此於其之任安可無一言以贈太倉去崑山一舍而遙予數數至與其士

大夫交頤悉其習俗及人才之高下先生雖無民社之寄既爲之師長則士習人才亦宜知之故特以所聞告大抵太倉之精神先生多以文章品望見推於時亦有不盡然者先生行與周旋神情離合之際當自知之士子則理學經濟文章皆有之而敗壞者亦不少嘗記十餘年前舊太倉學博士文介石先生雖已解任猶寓其境內二三君子迭爲講學之會每推文博士爲都講環坐竦聽者常數十百人諸君子都有論著發明聖學其負才略而不得試則或形之著述或獻計於有司或抗言於大吏其以詩古文鳴蔚然有聞者尤爲濟濟凡若此者先生誠引而進之崇獎其學振作其氣鼓舞其才士必爭自砥礪以成令器其有不顧廉耻不畏名義植黨營私悖聖賢之訓爲宮牆之蠹者卽古鑿記書識移郊移遂之事不可復行或多方教誡之怵以利害亦常有灑然自新者則膠庠之中羣才奮興匪類絕跡菁莪樂育之頌安知不復見於今也予嘗謂今日江南州縣之官皆不可爲惟儒官可爲爲長吏則賦稅極重之地又皆荒殘之餘旣不易完而大吏之耽

耽於我尤當有以應之於是非斂怨於下則得罪於上無一可者儒官既無賦斂之責大吏亦以其職卑官冷無所用其不肖之心遂可以相安於無事況太倉僻在海濱上官稀至無迎送之勞而有優游之樂先生惟日與儒生輩講論經史考課文藝暇則飲酒栽花以自娛殆昔人所謂不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而可以避世全身者歟以前所言可以卓然有聲以後所言可以陶然自樂先生又何求哉先生至太倉試以余言告諸賢士大夫以爲然否

送周上蓮會試序

崇禎十六年春當會試天下舉人以軍興改秋八月崑山周上蓮以六月某甲子赴公車其友人歸莊送之爲之言曰昔高皇帝建都金陵吾郡近在皇畿千里之內生其間者於京師之山川城闕風土人物都能覩記之自永樂中遷都北京江南去之三千里而遙故江南之人非仕宦謁選上計與計偕及遊客買人奉徭役者亦無由至京師余嘗覽輿圖所載及問諸嘗遊其地者略知山川之勝城郭之

高大宮闕之崇麗風土人物之繁盛而心壯之自念爲儒生試有司屢蹶無階自
進又無遠遊之資貨殖之才徭役之事無緣一望見帝京不知他年竟得一至否
又思邇年殺機屢發畿甸之間營壘蕃布自北來者多言京師風景非復昔時他
年卽幸而至又不知山川城闕風土人物尙不改其舊否以余之日夜願望見而
不可得并不能必之於他年者有能至焉卽遊客賈人奉徭役者猶將羨之況儼
然與計偕者乎余以是爲上蓮喜也上蓮與余居同里聞少余九歲方髻覆額卽
與余同社文行相副名聲相推又稱同志去年試京兆畢同舟歸期苟皆捷仍同
赴南宮今余方伏處江南蒿廬之中而上蓮之馬首果北矣余恨年已壯而不得
至京師上蓮以弱冠之年得志遨遊喜可知也願余所望於上蓮者又不止此爲
人臣必以匡國家安社稷爲心今卽得第且服官矣方今多事之日願見其山川
之勝卽思縉度險易指畫營壘爲攻戰之計見城郭之高大卽思謹守鎖鑰修整
樓櫓積聚芻粟爲守禦之策見宮闕之崇麗卽思祖宗創造之艱見風土人物之

繁盛卽思二百七十餘年休養生息之厚以是而爲詞臣爲臺諫宜對天子正色言之爲尙書六曹宜隨所職酌而行之爲外吏則一郡一縣皆得自効以此存心無不可者上誦故深沈有智數知不以我言爲迂談故於其行也不惟道其所喜而并告之以此

澄城知縣徐君墓碣

余友徐克勤卒之明年春始得其凶聞將會葬焉後期至遂拜其墓其孤約言致其臨終屬余書且稱遺命以誌銘爲請旣葬矣乃銘其墓上之碣而刻之君諱時勉先世自中州遷雲間轉徙蘇之嘉定今爲嘉定人自君之六世祖恂中成化某年鄉舉爲南靖知縣南靖生慎是爲君之高祖曾祖諱宏道祖諱士聰三世皆縣學生父諱康國以文學知名以久次貢於廷會老不仕君念累世傳經而無顯者刻苦爲制舉之文一時名籍甚顧數奇屢困京兆試天啟元年以副榜恩貢入太學崇禎初例汰歸本籍又浮沈諸生者十年始得實爲貢生入都廷試是時天子

勵精求治十有三年矣患內外臣工多不稱職故用人多不拘資格時舉人貢生二百六十餘人例當授教職特勅所司以部寺推知用有差而君遂以縣令謁選於吏部自銓法之壞也冢宰選人皆避嫌不敢自用人授官必掣籤以示公既而弊叢生皆奸吏上下其手時流寇縱橫城邑多荒殘吏語君賄我可免危地君謂天子以封疆多故破格用人我敢求自便拒之遂得陝西之澄城澄城刁悍難治又經流賊殘破屬大飢斗米二金前令某以催科稍急爲亂民所殺人多爲君危之君慨然曰吾受國恩厚死此官足矣遂單騎之任至則爲文誓於神不隳民膏以充私橐不剝下以奉上官不徇請託以枉法竟去任皆踐其言念民飢之亟也請於大吏不待報輒發廩以賑輸租例有羨入悉除之會督師孫公將出關勦寇葺秤鉛鐵皆取辦州縣潼關分司下符責民間君謂民力竭矣其何堪此支新餉應之吏白於考成不便君曰吾爲疲民受過庸何傷有王舉人者世族豪富家僅數千指橫鄉里君密聞之巡按御史奏革論爲城旦而其姻黨有居要路者遂以

考功法中君君以一衰老明經治殘邑二年所竭力盡瘁期不負聖天子特用之意而竟以免去當改教職棄而歸君始至嘗慮一旦有事將以身殉至是以怨家免官奉身而退蓋天幸也亡何遭世變君避亂竄徒久之乃稍以文章山水自娛庚子歲某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六君爲人端謹不妄交遊樂易和厚與物無競久次當貢爲人所攘亦不與之爭其恬退如此母某氏娶某氏繼尹氏生子卽約言縣學生娶歸氏余族妹也女幾人適某某約言以辛丑年某月某日葬君於嘉定縣南翔里之某原某氏祔焉銘曰

維祖宗朝重循吏治行有聞陟顯位君之廉能不逢世常宁求治破格例臣工懷私謬殿最廉能如君躡而廢君志死官卒無事歸不旋踵潼關潰彼欲仇君乃相爲既全其身弗虧義又何求哉考而逝我有銘章表吏治名在千載觀此編

先王考太學府君權厝誌

府君姓歸氏諱子駿字叔永歸氏之先盛於唐宣公崇敬唐書有傳世爲吳人後

十九世有子富者始占名數於崑山子富之子度坐事竄巴黔間數遇風波盜賊輒有神人護之以免後遇赦還卒享高年多子孫崑山之族皆祖之其曾孫鄉進士城武知縣諱鳳是爲府君之高祖曾祖諱紳縣學生祖諱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父諱有光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歷官太僕寺寺丞是爲莊之曾祖太僕公三娶最後封孺人費氏實生府君君以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生是年倭夷入寇鈔略郡縣且至崑山界太僕公謀出避倉卒移家登舟行半里許家奴疾走至呼曰忘一小兒矣出諸懷中解布囊裹之自岸上擲入舟中府君也生三日矣府君常向子孫述以爲笑云自太僕公入仕府君常從太僕公卒於京師諸伯祖皆不在府君年未弱冠於送終之禮皆無憾同母弟贈待詔君子慕文學君子蕭皆少孤府君教之以成立待詔君歿撫其孤如子都給事中張棟府君姊夫也有子婿在京師受鹽商賂僞作給事書抵巡鹽御史御史疑之移書給事給事大怒謂商人敢爲姦僞將致於理府君時以給事學至京師廉知狀語給事曰君不能嚴

關防奈何更殺無罪給事悟而釋之及府君南歸有數人叩頭於道側以五百金進問之則向者鹽商也府君曰此張公救汝何與我事固郤之府君初以官籍試順天補諸生會例革他省人乃更入貲爲太學生屢應舉不中途絕意進取以書史自娛貧而好施嘗依古方製藥以愈病者喜賓客又不事家人生產以故貧益甚城中故宅居於江村老屋數椽修竹千挺閒居課孫其中自樂也晚年尤好書手不釋卷勤於採輯有通鑑類編灌園餘錄字學考要等書藏於家以崇禎五年正月二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九殯宮在江村故廬十餘年未葬子孫今獨莊在貧困力不能及而故廬復售之他人乃以丁亥年二月某日同先王母顧碩人之柩權厝於黃墩祖塋之旁嗟乎是莊之罪也夫元配顧氏子一人昌世孫三人昭繼登莊莊謹誌而銘之銘曰

神靈所護是維始祖有斐太僕名在千古潛德弗耀嗟我王父嗚呼王父幾於不祀盡室構禍一人未死庶幾冥漠佑爾孫子終喪之故窀穸不遑以俟他年若斧

若坊

金亦陶運甃圖序

余之子壻金侃字亦陶其父孝章先生以其生於崇禎之年中原多故故名之字之以陶士行相期也金耶既壯而勵志取士行習勞之意令畫師作運甃圖諸名家題咏而屬余爲序尙書稱大禹克勤於邦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治家治國無不賴於勤者士行不惟自習勞也其在軍府懼士卒之荒於嬉取博奕之具投之江中而諄諄以惜陰訓勅其下卒能出奠南服入匡國難爲晉名臣豈非勤之效哉顧嘗讀其傳猶有不滿人意者蘇峻之難徘徊不進非溫嶠責之以大義憚之以危言其不爲甘卓者幾希至於刻指紋占妖夢皆君子所不取故我以爲長沙之勲則大矣論其心事之光明則不如其裔孫元亮其令彭澤猶在晉末自人永初遂不復仕大節不苟如此故其卒也後世良史以晉徵士書之士行當典午再造之時故運甃習勞以爲將有事於中原耳今則非其時也元亮躬耕自給其

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雖與乃祖出處不同勤勞則猶其遺風也顧金耶無田稷禡之事又非其所習但有筆耕耳則亦勤於文章翰墨之事以當元亮之力耕有以自樂而無所慕於世不亦可乎元亮亦陶也金耶能爲士行亦陶也能爲元亮亦陶也父勗之以立功彼一時也婦翁勉之以守節此一時也要之以勤爲訓則一而已矣金耶勉之哉

費仲雪詩序

費仲雪之名噪於三吳者十餘年向尋枉書余以懶不報比年再造其廬不一遇然素知仲雪爲文人已而知其爲節士近頗聞仲雪之爲人不可以文人節士盡之余於是益思一見昨邂逅於文初之座因偕過其寒松堂與同寢談至夜半余笑謂仲雪劉琨祖逖遂復見於今耶晨起又讀其詩一編作而曰我乃今知文人節士之果不足以盡仲雪也蓋一徵之於談再徵之於詩請言其詩詩言志不可以僞爲其詩如芳草之綠縹者必文人如古木之蒼勁者必節士若倘儻奇偉之

人發於文辭必將如干將之在匣良玉之在璞星斗山川皆見氣象豈潘黃門陸平原陶彭澤之比耶今仲雪之詩骨剛氣雄芒寒色正安得以尋常詩人擬之且余所見僅壬辰一歲之作則前乎此者後乎此者不能窺其淺深要之則近於干將良玉者也雖然余竊有進於仲雪者世人之詩如芳草者終身作詩可也如古木者終身作詩可也彼畢其一生之聰明才調而用之於詩必能成其爲文人之詩節士之詩以有傳於後亦已足矣若夫詩而有干將之氣良玉之質其爲個儻奇偉之人無疑也又何暇乎工詩仲雪顧以其刻藥下問且謂有未善者不難更易屬余商榷無論余之陋不能助之推敲乃仲雪之才而當今之世何尙區區求工於詩也余沈溺於詩者十餘年今亦悔其失而思返矣仲雪生平於經世之務坐而言之起而可見之施行於詩或遊藝及之無害如必有意求工於詩余以爲可已因仲雪索余序遂爲妄談以貽之

送兄爾復會試序

崇禎十六年改會試於八月仲兄以不能治裝至六月十八日始辭家而行時伯兄在遠弟莊獨送之至於吳門飲之酒而言曰朝廷以孝治天下推恩臣子自一命之士考成卽授其親以子之官官尊加封亦如之故凡爲人子者苟在士流無不日夕冀望恩榮其親以爲快而不得則以爲愧吾兄弟冀望不得而懷愧也有年矣癸酉秋兄領鄉薦私喜所以榮其親者此其基矣乃三上春官不第十年之中兄竭蹶奉養而於菽水之外不能有加二人不以爲薄乃更喜曰他家子甫登賢書輒巧於治生不三數年多致富若此者雖日奉三牲乃增我憂也兄以故少自慰然以榮親之願未酬意終鬱鬱今年父七十母六十有七顏髮精氣見者雖曰不改吾兄弟自知之兄此舉之得失又非前一二科比矣莊旣俛首青矜不克自振慚負生我捧檄色喜望兄先爲親屈故莊視兄此舉之得失亦非前一二科比也於是酌而祝曰願兄試禮部見收額內以慰堂上數千里倚闔之心再酌而祝曰願兄對大廷或如近例召對當主上意授京朝顯官得速於考成而加恩老

親又酌而祝曰卽爲外吏幸得善地不處殘敝之邑當流寇衝以爲父母憂三酌畢又祝曰願勿問內外官尊卑地美惡惟上之所命皆盡心力爲之以貽父母令名前三者存乎天後一者存乎人存乎天者既不可知存乎人者兄固優爲而莊諄諄致祝者誠望之深而不自知其愚且贅也抑有進於兄者今日所最亟者人才京師四方人才之所輻輳大人先生之列下及於儒生雜流豈無磊落奇偉之人才能智略可用之士如得其人尊於我者宜數從之遊以益所不足於同儕勸諮詢以盡其心卑賤者引而進之且爲游揚於士大夫以獎成其才今天子寤寐求賢而銓部臺省推用多不當以至誤國誤身皆由其未爲銓部臺省之時略不以人才爲意故至此耳然則一介之士所至訪問人才識之於心似非迂談也兄行矣勉之晨昏之事則有莊在八九月中度伯兄且歸又不患克家無人矣

湘雲閣記

洞庭東山翁氏爲著姓而元聞兄弟以文雅稱余自丁酉秋來山中與之交過其

居古木交羅名花奇石左右錯列崇臺高館曲廊深院入焉而迷西東其尤絕者
爲湘雲閣蓋板屋而鋪以湘妃竹斑然可愛元聞曰此吾先子之遺構也欲藉文
字以表前人之志幸記之余諾而未果今年夏秋又至元聞所於是再登其閣憑
窗而望連峯矗其前太湖縈繞之山川雲物之奇林木之茂密聚落煙火之繁盛
一覽而盡得之閣之中鼎彝書畫三代秦漢之法物宋元以下之名迹粲然布列
目鑿手玩應接不暇因語元聞兄弟閣之內外景物之勝誠一山之最矣若夫尊
府君取湘竹之意謂何爲其華美歟爲世所貴歟天下多良材何必是吾知之矣
虞舜南巡至蒼梧而崩二妃留湘江之浦思慕悲哀洒淚著竹竹爲之斑其種歷
數千年不變李白樂府辭曰帝子泣兮綠雲閒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
蒼梧之深山湘水去蒼梧二千里遠望則有之安得見哉今尊府君身居吳會去
蒼梧八千里九疑雲氣瞻望而不得見倫亦有思慕之心故取湘竹以寄其遐思
歟翁氏世以貨雄於山中雖其力所自致願非國家熙洽休養涵育使四民各安

其業享其利何以至此然則望之不見思慕從之不可謂之迂也元聞兄弟以前人所創不敢忘則登斯閣者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焉豈特爲遊賞之勝而已哉己亥中秋崑山歸某記

書蔣孝子

蔣孝子名淑字荀一青浦人友人蔣錫彥之子也辛丑夏五月錫彥寓書於余言浹辰之間而喪妻及子悲悼之餘追叙死者之平生似有足取者願子爲我表章之叙曰亡妻徐氏嫻於內則孝事姑及祖姑事我謹攻苦食淡人所難堪今年四月十四日無疾而逝長子淑授經二十里外戴星奔喪痛母死不及見號慟嘔血以是月二十五日死淑頗好讀書五經周禮史漢略能誦之通其義冀其有成而今已矣死時年若干憶庚午歲余寓吳門之壽星菴蔣生來訪嘗識之退然如不勝衣而辭氣藹然謹厚朴雅人也自後不數數見迄今八年而竟以毀死可悲也論曰禮毀不滅性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蔣生以毀卒而目之以孝子何哉我

蓋以風世也吾見執親之喪者有泣不下淚者矣有飲酒食肉者矣有柩前婚娶者矣得一毀而死者不亦難乎論語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大過之象曰喪過乎哀喪固以哀戚爲主其遂以危身者不幸也先王制禮賢者備而就之不肖者跋而及之古者世風篤厚春秋之編諸侯以毀卒者二人焉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慮賢者過之而以爲戒也今居儉薄之世更以毀而死者爲孝嘆不及情者之多而特表之也婦人維節與烈士林稱之朝廷表之史冊記之其他則否以爲常事也孝子之母徐因孝子而得牽連及之孝之顯其親也如是夫

書湯恭人傳後

易曰庸行之謹記曰庸德之行士君子罔無取乎奇節震世也況於婦人婦人之始生也祝之以無非無儀其德則婉婉其功則酒食蠶織之事所謂庸德也庸行也惟遭逢不幸始有以節烈見者然至於不得不出於節烈如是則合於義安於心不如是則不合於義不安於心是節烈亦庸德也庸行也若睢州湯恭人趙氏

所遭不幸而處死盡善君子有取焉流賊躡中州殘梁宋恭人度睢州必破自誓以死及城陷恭人自經已又入井皆爲家人救之不得死卒罵賊冒白刃而死嗚呼烈矣推恭人之意以爲如是而後合於義安於心耳未嘗視死爲奇節所以絕無濡忍而自決也其子斌與莊相遇於錫山屬之紀其事會吳太史偉業孫孝廉奇逢董文學以甯皆已爲之傳記因書於其後斌初官翰林已遷大參分守嶺北恭人所由得贈也余又歎當時羣盜流毒半天下婦人之以節烈死者當不乏人後嗣不顯遂溼沒無聞而湯恭人獨蒙旌典又得文學之士紀述以傳人之不可以不昌厥後也如是夫

與徐原一公肅

賢昆仲一登上第一陟大僚弟皆未嘗致賀以山林野夫不宜通姓名於長安中人也去歲藝初兄及陸翼老北上亦僅託致意向聞大年翁偶患目眚尋從彥老處訊知已平復甚慰茲有讀者先太僕文集往年雖屢刻皆非全本又多訛謬今

合已刻未刻本編定四十卷久當付梓而弟方苦室如懸磬日夜痛心疾首以不能表章先世爲愧去年承邑侯董父母屈已下交因慨然願助刻五卷而鄰縣父母如吳無錫趙嘉定皆捐囊協助同邑薦紳則認卷首創元仗繼之境外則顯亭補念對巖公勇諸君一時鼓舞遂得十之七八而刻成者亦已及半矣每卷之末卽以勘訂借重姓名今尙有七八卷無所屬弟因思兩年翁皆當今宗匠又慕義若渴若不以告書成而無兩年翁姓氏則弟之過也故特以奉聞募刻單及助刻姓氏附覽若蒙高誼得助成盛舉豈第一人之私感大惠天下士林亦誦義無窮矣倘得吹噓廣之同調尤幸對老向許助刻二卷弟遂以勘訂畢者受之旣出門之後已屬齋餅弟已寄書與索原稟兩年翁見時幸一語及之山遊及元日拙詠呈教馬齒及耆元日詩卽以自壽倘蒙賢昆仲賜和一二以爲光寵何幸如之因念寧人令母身亦同年生未審近況若何若見幸致意

桂平尉李君墓誌銘

君諱應賜字霽宇姓李氏世爲蘇州常熟人祖諱某考諱某妣某氏君之考素闔達不問家人生產始既有子及生君更以爲累十餘齡卽出贅同里楊氏楊翁以質雄於鄉其子尙幼察君能則委以家事內外稱其無私及長以從事起家赴京謁選道彭城遇故人郭姓者疾篤君留視醫藥時聞白蓮賊至居人皆倉皇逃匿君止不去卒以俱免聞者高其義以爲有荀巨伯之風已而選潯州之桂平尉潯古百粵地僻在蠻荒桂平雖附郭南帶潯江西接龍山盜賊頗依阻其中民雜獠犛刁悍難治先是縣令闕君至大吏則檄以攝篆視事三月百姓安之尋入覲明年遷任則龍山賊大起賊首吳扶紀者勢張甚時來攻城君捍禦有方出私財犒軍士城得完賊卒就縛是時當熹廟之季年亂在宮廷天下無大變潯州又在萬里之外君又非進士科貢出身以故其名不顯越數年而流賊橫於中原人民塗炭城邑殘毀使受百里之寄者皆如君之守城捍寇豈至賊勢蔓延瓦解魚爛而不可救且流賊所過州縣能自完者臺司輒交薦拔得優擢以去安有如君之才

僅老蠻方一縣尉哉惜乎君之不遇時也久之始遷衡府典儀士民將請於撫按留再仕而會君有末疾遂拂袖而歸歸時橐中無一土物其知止廉潔如此宏光元年君得疾已困遂不療而卒嗚呼君生死之義備矣君生於隆慶六年九月七日其歿也同其生之月日享年七十有四配某氏子幾人長曰覺覺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原以狀介友人以請銘乃爲之銘曰

漢刀筆吏多公卿後世官人惟儒生嗚呼儒生乃敗名守土完固難桂平位則卑末氣崢嶸表微闢幽慰元靈百世知君有斯銘

陳君墓表

余友顧寧人嘗避亂海虞之唐市余訪寧人因識其居停陳君君之孫芳績精於天文輿地之學余嘗就而叩之因得數見君君歿後二十年芳績以其所撰行狀請余表其墓余不得辭按狀君姓陳氏諱某字鼎和蘇州常熟之唐市人先世于宋末自衢州遷虞山高祖號望虞始居唐市大父諱于堯父諱應選母某氏君少

孤父失愛於大父家法嚴時時長跪或與杖恬然受之弱冠補學官弟子試高等爲增廣生陳侍御許太史輩皆視爲畏友諸君後登第去君遂以諸生老君素孝友敦族誼葬其祖時費悉出自君不以諉諸父同姓之貧無養死無槨者皆取給於君而凌侮者時有君終其身忍詢不與校君子以爲難旣遭世變君語子孫宜自守毋急功名杜門掃迹安以待盡卒之日索衣冠家人以時裝進擲去取故巾服服之又語芳績云吾母四十餘年苦節而不得旌所恨獨此耳君爲人長厚有信義里中人皆從而辨曲直有鼠牙雀角之訟往往以君一言而解權量必平有斗稍大取而毀之平時日手一編精於考索晚年尤好醫書嘗取古方製藥以施人鼎革之初羣盜出沒君避之他所有盜入其村方肆劫掠至君之門曰此積善之家也去之蓋長者之稱素著聞云余昔見君恂恂謹厚樸而不野言論之間能知大義與芳績所述蓋近之芳績亦非誣其親者因爲書而揭之於阡

工部尙書陳公行狀

明故工部尙書陳公卒之後五年其孤悅將葬公於常熟縣福山之新阡告其友歸莊曰悅將狀先公之行以方營大事哀荒不能執筆茲述公之世族歷官行事請子爲之莊方舍館其家不得辭按公諱必謙姓陳氏字汝遜蘇州常熟人高祖言撫州知府曾祖某祖某考諱希堯贈奉政大夫南京通政司右參議妣錢氏贈宜人繼妣張氏封宜人公中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選順天寶坻知縣未任丁奉政憂服除補河南輝縣天啟二年擢南京監察御史明年丁張宜人憂尋以逆聞用事奪官崇禎元年復原職明年掌河南道印管南京察典尋奉命巡按上江其年陞通政司右參議轉太常少卿光祿寺卿三遷皆南京官八年授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九年免歸十五年起工部侍郎十七年陞本部尙書以卒其在輝縣廉而愛民做古常平倉法積穀罪人贖鍰及賈人例進皆令入粟於倉而免之積穀至萬石尋遇旱蝗則發以賑又興工役濬河渠饑民得以濟而水利一方賴之爲御史時國家內有關豎女謁奸人之變外有敵國之患公數上章極論羣小側

目久之聞炤益張構朋黨之禍公雖以削杖里居猶奪官非遇先帝御寓誅元惡殆岌岌不免矣其再入南臺屬當內計公遂以激濁揚清爲己任陳計事六條內正紀綱一條畧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所以報主恩而明臣節也近乃有蔑君父而事逆璫建祠祝釐稱神頌聖或殺人以取媚或繞膝以承歡此皆璫門義兒走狗何足以辱考成之法而與待察諸臣一律共視以爲冠紳蓋臣謂當覈其媚璫有據者另列而嚴懲之以懼亂賊而明分誼時先帝方嚴於討逆復申諭諸察臣逆案計典之定公有力焉自是小人恨益深朋黨之局遂固而不可解矣公在南優游散地者數年已而大臣或薦公可大用執政嫉之會流賊自雍入豫轉掠濠泗禍及陵寢蹂躪三省數千里之地而河南尤爲賊衝名城壯縣破陷者相望也而巡撫方以失事得罪去於是天子知公才執政亦欲置之危地遂有巡撫河南之命時汴宋汝維之間所在皆賊公所部兵少援勦邊兵多駐維西公亟檄至令主客兵分道殺賊邊將左良玉與賊戰張家橋又戰神屋山賊其渠帥部將李雲

程戰彭祖店趙柱戰葉斬獲過常驍將陳永福襲賊於沈邱賊遂潰或東奔潁上或西走鞏雒之間公謂濠潁接壤闔陵不可再驚而西賊又不容緩圖也乃自引兵西而命陳永福率兵赴潁敗賊兵賊遂走廣州其西走者與別部合寇永寧靈寶公遣別將救永寧而自率兵救靈寶敗賊於朱陽山又敗之河底邨賊引去已而賊帥號闔王者擁衆出關又有號八大王整齊王者數部衆十餘萬寇雒陽公率邊將祖寬左良玉等救之賊解圍去諸將追擊敗之九皋山又大破之於屹料鎮斬首一千八百三十級賊收潰卒問道復趨雒陽我師迎擊敗之斬賊帥二人首功多又敗之於閿鄉於是賊皆潰走或西入秦或南入楚而闔則由汝寧入南直界以去賊起崇禎初年本瓦合窮民器械不備又專事劫掠無攻城畧地之志屬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官軍往往不戰而走使賊得氣及公勵精諸將協力壁壘旌旗一變賊望見則駭而走戰又數敗惟闔號爲梟雄公謂滅賊先擒王闔破餘賊自潰遂上疏乞敕督師總理鎮守諸文武大臣會諸路兵先勦闔賊一部而

總理少司馬盧公象昇亦誓與公戮力討賊刻期進兵會賊別部復自陝入寇維
下大震聞知我有西顧憂復進窺歸德開封公督諸將迎擊之五戰俘賊帥二人
斬首一千六百六十級走死無算西賊聞之亦奪氣公度逆闖必復西走命諸將
亟趨汝雒之間據險設伏賊果西伏兵夾擊大破之斬首九百餘級而總理盧公
以邊兵一萬敗賊於裕州之七頂山公以所部兵四千敗賊於南陽之杏花山盧
公謂公兵少而俘斬多嘆服以爲不及公與盧公計賊屢敗於豫必南走荆遂分
道南馳將阬而殲諸淡水之上而鄖撫不能同心漢南無守兵賊遂從羊皮灘渡
由是盧公遂入楚追賊公提兵往來漢北仍移會督師亟備漢中公蓋未嘗幸賊
之出境以苟安無事獨不得一舉滅賊深歎恨云頃之北邊有事京師戒嚴邊帥
在中州者多入衛賊乘間縱橫南陽之境公與賊戰敗之於陝於葉於鄧所遣將
敗賊於裕州於浙川所招降土賊兵又敗賊於舞陽先是詔賊降者待以不死賊
帥老獬猶請降公疑其詐而邊將王進忠信之單騎入賊營被殺老獬尋入楚

公遣將追敗之棗陽自是流賊東西奔竄不敢復入河南界而土賊數輩乘釁草竊於汝寧南陽之境者亦以官軍力戰非斬則降當是時河南幾平公在任一年有奇惟始之官及接賑民詔再至省城駐二十餘日餘則日夕鞍馬馳驅二三十千里之間不避寒暑風雨軍書旁午常竟夕不寐是時河南之賊無慮二三十萬所在鴟張豕突公所部兵止四千餘人邊兵入援者不滿二萬我師東西奔命以一擊十公親受矢石將士人人自奮故所向克捷斯時苟濟之兵餉假之威權需之歲月公必有以報主上不使賊勢滔天燎原至此極也執政既陷公危地則惟恐其成功乃借誤撫墮計土寇不戢二事爲公罪遂解任歸里公既歸而河南又爲賊窟穴矣久之賊遂陷雒陽殘襄陽躡汴梁據關中其勢漸不可制天子悔前此爲奸臣誤國思用一二老成人知公廢不以罪乃以少司空召還奉命督修永陵造皇貴妃悼靈王悼良王墳陵工畢晉秩掌邦土不數日而逆賊自成已犯關矣都城既陷訛傳車駕出公方謀扈蹕爲賊所得頗遭刑辱已而賊敗西走公得間

亡歸尋病卒某月某日也享年六十有幾以公之志匡國家才任軍旅又蒙先帝之知而不幸遇柄臣妨功害能始則置之閒散之地而不用及用之又盡其才至宗社淪亡而齎志以殞使當世之士得執春秋之義議公以不死而不復諒其心嗚呼何其不幸之甚也配錢氏封宜人子二人悅怡女四人蔣某瞿式鼎趙士功蔣遵路其壻也莊生也晚不獲侍公因其孤之敘述狀公之行以俟他年上之史館云

某先生八十壽序

先太僕嘗言生辰爲壽非古也顧世俗尙之不能廢至近日尤濫甚尋常無聞之人至六七十歲必廣徵詩文盈屏累軸於是有宜用詩文爲壽反峻卻之爲高如先生者先生於辛丑歲年登八十厥人之以詩文爲壽有答其從弟一書堅拒之先期刻之傳於世蓋惟恐人之贈之以言也其門人歸莊默而思曰吾師也宜爲壽壽之維何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舍文無以也且先生年七十時亦嘗拒人之以

詩古文爲壽矣顧於莊所作序獨喜序初書於便而先生以爲易於刊敝出冊子
命重錄之安知今日壽之以文不仍得先生之歡乎因取先生答其弟書反覆誦
玩笑曰吾知所以壽先生矣先生之文云祝我者詛我也頌我者罵我也吾今則
以詛爲祝以罵爲頌何言乎以詛爲祝先生之文云致祝者將曰公侯之子孫必
復其始其始如先世錢鏐享年八百吾則以爲人生非金石豈能累數百年長生
久視乎自漢以來名臣享上壽者如張蒼羅結百餘歲呂岱高允文彥博及吾朝
魏劉兩文靖王端毅陸文定九十餘歲二千年間指不多屈先生之壽考得如數
公足矣以爲錢鏐復見者非愚則諛此必無之事豈非以詛爲祝者乎何言乎以
罵爲頌先生之文云絳縣之老自忘其年杏壇之杖久懸其脛據所用論語之事
先生蓋自罵爲賊矣吾以爲賊之名不必諱李英公嘗自言少爲無賴賊稍長爲
難當賊爲佳賊後卒爲大將佐太宗平定天下畫像凌煙閣且史臣之辭不論國
之正僭人之賢否與我敵卽爲賊是故曹魏之朝以諸葛亮爲賊拓跋之臣以檀

道濟爲賊入主出奴無一定謂然則賊之名何足諱吾惟恐先生之不能爲賊也
先生自罵爲賊吾不辨先生之非賊又惟恐先生之不能爲賊豈非以罵爲頌者
乎先生近著有太公事考一篇舉史傳所稱而參互之知其八十而從文王垂百
歲而封營邱先生之寓意可知莊旣以先生之自戲者戲先生亦以先生之自期
者期先生而已他更無容置一辭也先生如以莊之言果詛也果罵也跪之階下
而責數之罰飲鬯汁一斗亦惟命如以爲似詛而實祝似罵而實頌也進之堂前
賜之卮酒亦惟命以先生拒人之爲壽文也故雖以文爲獻而不用尋常壽序之
辭云

祭蔣路然文

嗚呼僕與兄定交於今十有九載而同硯席者一年中間十餘年睽隔而今秋乃
得四旬之留連別不三月而傳聞兄已遊岱宗而溘然嗚呼自僕居停於純齋兄
輟書館之務而與之周旋談說古今唱和詩篇最後有墨竹歌之贈答識者謂僕

之作雖豪放而奇崛遜焉蓋兄之詩秀骨高韻賦之自天而刻畫錘鍊思必深而句必妍使假之年必當方駕前哲惜其遽止於此而名不著於人間兄性孝友篤繫爲我言母在殯將封馬鬣而或以爲地非牛眠因是大事遂致延緩言未既而淚已滌浚僕寓書記鄭生問及葬事在仲冬之上弦及遇節上人於吳門云兄以是月之十日去而登仙當言別時兄雖有病謂非膏肓之難痊何以遂至於此將毋傳之非真則筇公已三號而出而豈云妄言嗚呼兄素矜傲寡偶少徒而所託契者多大人之行當世之名賢中年多故家破而遭遇屯遭侷僚抑鬱以殞才可惜而志可憐兄雖以窀穸未營抱無涯之憾而有急難之弟善述之子必能踵勉從事以慰之於九泉平牛鉞心擢腎月鍛季鍊之辭業當爲之裏輯刪定流播於世庶幾生不得志而死或有傳素履越疆之弔哀故人而自前秋臨歧而攜手冬入門而憑棺奠生芻之一束酒老淚於靈筵嗚呼尙饗

江位初詩序

吾郡士子之能爲詩者，斐東爲多，而後進尤盛。往往弱冠之年，卽以聲韻爲事。江生位初，吾友虞九之子，虞九博雅君子，尤有左氏癖。位初以俊才承其家學，意氣英英。一日父子遊都中，名聲籍甚。有閩人之官新安，聞位初之名，請爲書記。既位初自新安歸，出所著詩一編，觀之則大半遊覽之作。余讀少陵壯遊詩，枕戈憶句，踐渡浙，想秦皇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未嘗不心羨之。今位初以少年負才氣，歷兩浙，徐覓燕薊之域，帝京宮闕之盛，江淮黃河秦岱黃山之奇壯，皆收之於舟車杖屐之間，得江山之助如此詩之工，可知矣。鍾嶸評劉公幹詩以爲仗氣愛奇，動多振絕，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位初之詩亦以氣勝，有公幹之風。唐人作詩有月鍛季鍊者，有剗毓心目，指擢腎胃者，此誠太過。然所謂雕潤殆不可少也。以位初之才氣而更加以錙鐻藻緝，卽軼東平而上之，豈難者哉。是在位初勉之耳。

吳門唱和詩序

余嘗論作詩與古文不同古文必靜氣凝神深思精擇而出之是故宜深室獨坐
宜靜夜宜焚香啜茗詩則不然本以娛性情將有待於興會夫興會則深室不如
登山臨水靜夜不如良辰吉日獨坐焚香啜茗不如與高朋勝友飛觥痛飲之爲
歡暢也於是分韻刻燭爭奇鬪捷豪氣狂才高懷深致錯出並見其詩必有可觀
南皮之遊蘭亭之集諸名勝之作一時欣賞千古美談雖鄴下江左之才非後世
之可及亦由興會之難再也吳中近多風雅之士所在結社今春四方名彥偶集
吳門吾友毛君子晉顧君茂倫袁君重其迭邀詩侶旬月中再會人拈一韻得近
體若干首重其出以相示且索序余讀竟所謂豪氣狂才高懷深致皆有之洵一
時樂事恨余未得執鞭也夫建安之時魏武提勁旅平僭亂永和雖不競尙能自
立一二名臣猶有經略中原之志故文人才士得以雍容高會歌詠相樂今日則
何如乎吾知諸君子雖卽事賞心亦必撫時增感故流連景物之篇往往得楚聲
焉余於是編嘆諸君子之才致不難踵武鄴下江左而獨惜所遇之時不幸也江

文通云僕本恨人余有無窮之恨鬱積於中多發之於詩然唱和無人閉戶獨吟而已茲者養病僧寮去重其居一二百武日夕談話皮鵲橋之夕猶未他適重其可語四方名彥其時倘能過而問騷壇續勝事吾將屬棗屨以從故不辭而爲之序

浮屠同岑詩序

數十年以來竺乾氏之教特甚近日之所謂禪師法師者尤多余不知佛學其中以風雅著者往往相識如中峯之蒼雪雲居之願雲三峰之確菴皆以能詩稱己酉冬遊西洞庭山同遊者言山中有同岑禪師能詩余昔年嘗途遇之遂訪之於橋鄉菴同公出其詩以相質明日至余寓盡出已刻未刻諸藁屬余序之大抵洞庭之勝概名剎古蹟無不經題詠者亦可謂性癖耽詩者矣同公靜秀而文詩亦如其人有瀟灑出塵之韻良不易得同公之師爲天界覺浪禪師余不識覺公嘗見其所著莊子提正以爲今世方外之名流當首推之今同公親得覺公之傳又

居太湖之中洞庭名勝之地以三萬六千頃之波濤盪其胸以七十二峯之雲煙木石豁其目而年方盛壯學詩之志又專吾知其詩必日新月異未可量也中峯往矣雲居近更佳靈隱且能作賦三峯則與別三年矣未知近日之詩較之同公何如也

附詩鈔

計二百二十七首

遊石公山

昔年遊石公困頓不賦詩今來登臨罷援筆狀其奇龍渚絕流來遙指山之厓舍舟明月灣一杖尋湖湄仄徑數上下雲木相蔽虧橙橘雖未熟垂實方離離初歷歸雲洞石勢高且欹懸知陰雨夕黶黶繞四陲行過招提境岡巒時參差雲梯落照臺所在恣娛嬉微嫌標題多反非洞壑宜絕壁數十仞仰首歎嶮巖中爲一線天股栗步難移攀援僅得上俯瞰彌浮危五湖三萬頃波濤堆琉璃青峯七十二

羅列如奕棋豁然盪胸懷置身如雲達山頭名角里水上呼鷗夷東行駕青蚪西
邁驂白鷺翔翔帝座旁棄世忽若遺悲哉塵中人仙蹤不可追下山憩石坂湖水
激其涯可以濯冠纓可以垂釣絲老僧指其旁石屋如雲垂深在太湖底大旱始
見之探幽得石梁水深不可窺有洞名盤龍蜿蜒復邈迤石上鱗甲痕定非人工
爲雙屐窮高深佳處輒輒遲頰幸筋力强殊勝前遊時僧房不禁酒入門索酒巵
一酌解飢渴再酌忘勞疲今日樂相尋爲問同遊誰山中兩比邱同邑葛雲芝

入鄧尉山

我行入西山山谿洄無水舍船就籃輿旋轉三十里四望梅花林不辨香所起來
道無斷續依山有層累千丁斷橋邊登頓深林裏飢劬固不辭日暮焉棲止疎鐘
雲際出循聲進屐齒元暮吾舊遊古刹母乃是老僧引前路灑掃延客子入門問
枕簟傾壺酌甘醴斯遊無前期當窮洞壑美湖山百里間登臨自此始

題福源寺羅漢松

梁朝松在洞庭西山福源寺
詩載府志吳縣古蹟

福源建自梁大同創寺之年植此松歷千餘載寺再廢此樹不改青葱龍大二十
圍高難度攫拏天際如蚪龍石根鐵幹苔斑駁狂風搖動聲錚鏦夜然長明燈晨
撞萬石鐘聲光震耀生靈怪柯葉常有白雲封永平之役大木盡斧斤欲加鬼不
容天王柏上方松昔年來遊皆有詠何況此樹六朝之遺蹤松之名者今有報國
古岱宗彼以神京名嶽顯此獨晦匿於震澤之濱縹緲峯大材僻處自矜貴賞玩
不辱於凡庸天挺植物有如此人生何必皆遭逢嗟哉人生何必皆遭逢

冬至

嚴風振空林白日馳北陸零露凝爲霜屑冰壯窮谷挾纒猶苦寒曝背不知煖二
氣迭相送微陽忽來復晝短乃更長物死則又育春華與秋實於茲觀所蓄太息
時不淹暹勉以自勗

詠史

東京多佳士林宗洵拔萃遊遊徧四方不爲名所累知非一木支空悲邦國瘁亦

有徐孺子徵辟終不至申屠稱知幾肥遯志亦遂緬懷三賢風高名永不墜世網
幸未嬰吾亦從此逝

子桑古達士胡爲亦患貧呼天呼父母母乃和鄙人糠覈取充腹積鼻齧蔽身二
子功名士亦復常苦辛邈哉顏氏子守道全其真

終軍未弱冠負志何其雄棄繻遊帝京建節出關東邊城烽火急恥無橫草功惜
哉銜一命身死稱爲童由來賢豪士銳始鮮有終君有凌霄志亦待羽毛豐

秋日過王元珠先生園居見有上巳雅集唱和諸詩依韻奉和

我來王公園清秋卉木稠俯仰恣登矚景氣高以幽遙知暮春時芳菲蔽淵邱桃
花破浪生深澗如龍湫聯翩集詞客覓句玄思抽玉塵紛縱橫羽觴疊飛浮何以
追嘉會諸詠懸高樓修竹與清湍君家舊風流賞玩有同趣異代終相謀樂事無
時無安問春與秋

義烏道中

荒山無車馬芒屨登修途峻嶺正層疊仄徑何鬱紆徒倚向林莽登頓度邱隅日
旰不得息吾僕亦已瘠兩手掬清泉聊用解飢劬自顧何所求空爾疲形軀中原
厭兵革平生懷遠圖習勞健筋骨他年任馳驅

過七里灘

輕舸逐迅流百折並林麓潏潏七里灘注阨復滿谷嘉木鬱青蔥層巒凝黛綠倒
景漾淪漣餘清陸空曲尤絕在奇石參差列隈隩鑿鑿見水底磊磊倚山足大疑
虎豹蹲小類鳧鷖浴洄湍激其際流響似飛瀑鼓枻放襟懷朗然潑耳目邈彼隱
君子釣臺有高躅永與江流存萬古清風肅

登嚴州城

嚴州州城高且堅東北直瓦山之巔千障迴環失朝旭萬家稠疊霏寒烟浮圖雙
立自俯仰江水一帶遙盤旋我行從此恣登矚心畏猛虎不敢前

重九前一日至細林山訪諸乾一知其陸氏園賞桂扁舟就

之共酌花下還宿細林

羣峰迎我舟先至細林山樓閣入雲際故人在其間小雨石路滑拾級良亦難主
人方醉花近在水一灣鼓枻追躡之聞香輒叩關入門交揖罷叢桂相迴環一株
發丹葩交映色斑斑開樽集羣彥笑語多怡顏良會每參與始知隱者閒名花雖
留人愛山仍獨還明日重陽節勝地恣登攀

崑山被圍甚急兩嫂暨諸從子女皆在城中

諸兄不可據嫂叔誼應親緩急關于慮晨昏奪一身孤城危不敵盡室仗何人竊
慕同居世安危事得均

傷家難作

翩翩梁上燕誰離雲中雁羣匹不相離往來歲時慣傷哉人事違參辰兩隔間仲
氏遠從戎叔氏羈薄宦鋒鏑交江浙先後嬰憂患千里問存亡消息半眞贗鬱鬱
深閨思慙慙門閭盼三覆春令詩中宵淚欲潛

皇天與祖宗降禍何其酷男兒既流亡死生難可卜婦人復何罪盡室罹荼毒貴者謀不滅富者愛錢穀士民怯戰鬪城破宜顛覆哀哉崑岡燄不辨石與玉相率赴九原守身誓不辱行路爲惻傷況乃在骨肉出門西北望臨風長慟哭

芳蘭生庭除叢桂列邱園高下含異質灌溉待滋繁一旦野樵至折之炊朝餐主人自外來荆棘滿衡門行行視衆芳斬伐罕有存恨不移之去植彼高山原上鬱青青桑梓與椿萱柯葉能蔽蓋四圍足藩垣物情多安土往來頗憚煩竟罹斧斤患永斷雨露恩桃李猶相代何況生同根死生不相保負負復何言

權厝一嫂輓辭

傷逝情初殺茲辰重可哀魂迷思子室骨冷望夫臺忍見棺三寸難期土一坯悲風吹素紱躑躅到蒿萊

感懷

明月照庭隅庭中人影孤薄帷先夜冷小圃未秋蕪休說連枝樹空聞反哺烏端

居已多感舉足况窮途

哭仲兄爾德有序

兄以崇禎十七年赴督師閣部史公幕府宏光元年四月從禦揚州已而城破史公死之度兄必不免兄之從者歸述城破時狀亦謂無生理後更傳聞無恙踰年卒不得音書疑其未真也九月余在郡城知日者范慎甫精於數學命推之開卷則云其人已亡余乃驚怪詳其所言合之從前事皆中且云數盡於去年之夏又當羅鋒鏑則其死揚州之難無疑也於是始絕望因賦詩以鳴哀

一自江都陷深危我仲兄頗知無瞧類猶冀或全生過客經年信家人千里情驚聞術士說望絕幾吞聲

吾兄誠壯士單馬赴圍城風拔將軍樹星流君子營酬知卽報國狗義遂捐生痛絕江山隔空餘急難情

遣人入城瘞二嫂

遲迴難避地勇決易捐軀血漬玉條脫創存金僕姑枯骸泊莽莽遺種泣呱呱城
市孤蹤絕銜哀命僕夫

先王父忌日

誰尸王父祭今日有孤孫每憶先君拜常年有淚痕淒涼追一紀恭敬奉三爵深
懼家聲墜常思易簣言

亡兄忌日

江皋有嘉樹三株同一根二株色顛顛一株花葉繁獨秀良其材亦藉雨露恩其
下蜂蝶遊其上鳥雀喧垂蔭雖不遠差能蔽閭門森風動地來柯葉尙翩翩一朝
摧折之枯枿委邱園二株益蕭條大者難共論移植向道旁安望久能存小者落
其枝孤幹挺荒原草木各有命不能兩相完維彼荒原樹滋培待其養葉葉無南
風枝枝向朝噉

朝噉升暘谷照耀千萬里羣生皆熙熙枯枿長已矣皇天降禍酷人事良有以所

怪名學道舉措失條理父母命不從妻孥沮弗止小忿思一快竟作他方鬼方余
得兄書當食投箸起扁舟趣之歸未至六十里兵戈阻前路三日河干纒我行不
得達卽是君當死哀哉復哀哉幽恨無窮已

幽恨誠難言哀情更橫溢自余中道返消息苦不實萬里肉已寒猶望生還日十
月蒼頭歸始知事委悉其時家中人大半爲異物嫂旣死於兵老父以疾卒孤兒
亦濱死三女存其一吾扶白頭母相向聲皆失倚闕無復望在原空相憶昔時闕
憑棺今日艱執紼出門西北望朔風吹密粟

兄死已及期吾服猶將稅遺骨委他鄉風雨無屏蔽羸博義不可營邱力難逮玄
酒佐麥飯遙望天涯祭沉雲暗郊原北風慘陰噎孤魂竟何之太湖水無際

避難

中林張羅網羣鳥皆高飛深山多虎狼白日行人稀吾生何不辰舉足逢百罹浩
浩乾坤內蹙蹙靡所之夜半驚禍患獨身走荒蹊月黑急雨至道滑津渡迷破帽

怯薄寒短衣溼淋漓村墅越七八天明得招提招提實舊館爲復且羈栖適會祿
亡學雖晚非我宜微聞我同姓僑居張浦潛敢憚行路難去去還相依逢人問前
途回首忘東西勁風吹做蓋足力不自持十步九顛蹶鼻額沾塗泥更苦傷右脛
行步益遲迴晡時至浦上苦飢甚於疲尋訪杳無蹤躑躅將安歸舅氏有蒼頭一
廬良在茲窮途且投止叩門色怵愧其家見我狀怪問所從來憐我遭多難引我
進茅茨趣爲具湯沐以次更裘衣斯須陳酒食得解凍與飢尋捧衽席至與我息
勞罷體蘇魂來復始覺身艱危亂世風俗惡凡事皆逆施臣則賣其君主亦受奴
欺况非親隸役又當危苦時情厚執禮恭良亦世所希世人讀詩書荆棘滿胸懷
田父不識字往往見天機居家既多懼遠行又無資於茲託孤蹤庶幾免憂疑夜
夢遊四方忽復在庭闈覺來若有失中情愴以悲開戶天蒼茫風雨寒淒淒長吟
寫我心涕下濡雙扉

萬年少自淮陰來延余教其子遂挈琨兒與偕行

授經儒者事淮浦路何長別婦收細帙呼兒負錦囊風帆殊迅疾雲水正蒼茫尊
酒論心曲新知樂未央

落日下江津河橋別故人山川前路換朋好異鄉親涼月郵亭色長風買舶塵亂
離知未已飄泊此閒身

留別蔣路然

名遵路
無錫人

十年雲樹想一月醉吟歡天運看秋老人情話夜闌教兒敦孝友供客諱飢寒善
病喜耽酒還期益一餐

戲贈顧甯人

甯人於金陵納姬置之
清江浦至是姬得南歸

同心初縮在秦淮孤寄清江音尚乖雖異九秋婕妤怨已如一月太常齋占熊從
此歡無極弋雁何妨老自偕不待王郎自迎接西風今送入君懷

寄蔣路然

路然舊割股療父疾
既喪父失愛于嫡母

至性人皆有惟君志可悲此身猶可愛何事更生疑望雁江山隔聞蛩節序移論

文猶有待珍重板輿思

題閻再彭眷西堂

名修齡其先山西人
寓淮安者兩世矣

避世類牆東幽棲竹巷中
人文千里合圖史百城雄
倚檻河流速登樓落日紅
秋聲聞蟋蟀矯首吟唐風

杭州舟中雜感

父喪適及期未暇易練冠
母老素善病更復苦飢寒
嗟余有行役行行向臨安
借問迫何事言之心亦酸
兄女沒兵閒門戶多傷殘
一再遣信使相見涕洟瀾
伊昔蔡文姬歸國賴曹瞞
况我親叔父何忍隔膜看
資用非己出筋力敢不殫
此行期同歸骨肉重相歡
何圖復東徙川途浩漫漫
海隅方戰鬪吁嗟行路難
艤舟杭城外踟躕復盤桓
三世存一身形影渺孤單
敢爲一女子馳走鋒刃端
行止在自審安得徇拘繫
遽命回頭船已矣徒慨歎
我僕悲且怨自請前往覲
余故察其忠誠心非而謾
隨爲具尺一字字陳肺腑
肝爲我語小姑願今且加
餐會有還歸日家室

終團圓我歸川路夷汝去衆峯撥明日富春山後日嚴陵灘度汝到彼時拜禱向
林巒運蹇事多乖惻愴難自寬未敢悲黃鶴且復哀離鷺一朝入樊籠無由解羽
翰淒風送歸舟中宵雨瀟瀟欲擬胡笳曲悲來不能彈

贈陸桴亭

正嘆知交零落時喜逢同調更相期五車歷落當今少八陣縱橫天下奇君是秦
師我敢友生非噲伍爾能知江南白詭人文盛壁上看他建鼓旗

飢

平日安窮糞飢來也自憐腹腸鳴不已耳自用難全飯糗空希聖餐雲護學仙最
悲白髮母無病費長眠

次韻答顧寧人

風落蓬窗午夢醒雲山封案送遙青輕軒遊覽娛黃髮陋室周旋謝白丁乍覺魚
龍入夜靜不愁松柏到秋零山中猿鶴休相誚揚子年年一草亭

余館虞山陳氏二年所居故尙書公必謙第也今獨與某將軍

余亦攜笈去賦此留題於壁

尙書第宅枕山阿忽駐氍帷列戟戈木石無情看世變樓臺何事閱人多朔風捲
旆參雲樹夜月吹笳雜嘯歌昨日沙沈榻已徙杜陵從此絕經過

落花

枝上黃鶯漸露身飛英歷亂墮紅塵將隨薜荔依山鬼難共靡蕪待美人河北名
園貪結子武陵歸棹欲迷津香車寶馬緣都盡天賜幽人一錦茵

開時參錯落偏齊紅入池塘香入泥長薄煙疎蝴蝶散空枝日瘦杜鵑啼吳宮漢
苑春何在洛水巫雲路已迷最恨東皇收拾盡不留一樹綴山溪

願公之弟王淳王湛以統義兵戰於太倉城下見殺願公有詩

哀之卽次其韻

自非戎服卽緇髮壯節高風在一門後死僕慚君二弟全生爾勝我諸昆錫飛好

度中華鬼矢盡難招異地魂新詔褒忠多異敷草茅枯骨或沾恩

冬日大風撼我屋憂怖感傷成五百字

嚴冬風怒號常事不足怪日夜聞其聲心驚發悲喟或問何以然聽我細談話先
人有敝廬僻在荒江介亂餘難自存棄之就湫隘母老乏參朮年荒艱穉稔隘者
復不守更賃昔所賣歲久無人居木甓多朽敗洞若汾陽宅豁似東平廨衡門無
席蔽戶樞有繩挂琴書細雨濡牀几斜日曬旁風頭欲痛下溼足常疥臧獲羞馬
廐行人嗙羊案四柱盡斜傾一繩難維絰後視若車輕前望如人拜陋室猶可居
巖牆古所戒飛廉威正赫大塊氣方噫許著物鳴笳竽翔空響皮韉忽驚雷匄
旋疑水滿湃拔木飛沙石所向無留罣發屋力有餘能無懼崩壞稚兒輟誦書老
妻罷治繻恒恐有不虞各宜奔走快更悲母在殯几筵不敢懈棟折將壓焉萬死
罪莫解念此汗交流急爲呼僕价木石相撐拄強支天所壞音亦知宜早遷人事
多緯繹終年謀衣食神傷形亦憊地盡錐也無劍存縲又劇養生宮一畝送死土

一簣俯仰兩茫然心痛如負瘵亂世風俗薄人情多狡獪患難不相恤細故輒懲芥乃至速我訟言之爲噤齟屋敝已如此況復懷睡眊早晚當去之此非我世界作室視山形卜兆相水派我今求苟安不復問龜卦經理須疾速護空當稱債一日離破屋卽如病得瘥國風詠渠渠小雅歌噲噲牆壁或雕刻格稅亦畫繪我雖不羨彼母亦常困阨音隘自矜齒若貝更誇髮如薑惜乎魚尾頰悲哉鳥翻鍛冉冉年歲暮忽忽令節屆已看方相難行聽道人誠朔氣風爲驅黃塵雨爲灑逝將去此邦膏車遠征邁

卜居

屈子昔卜居取舍多歧途歧途終不惑一心定其趣吾生本謀道自許良亦迂遭值世多難壯年尋泥塗踟躕天地閒所向懷憂虞庶憑龜莢靈告我以良圖

吾家本貧賤遺業惟一經齷齪守前規學書久無成鐵硯非良田柔翰難自耕天祿笑揚子三臺嗟蔡生嗟彼采薇人餓死留空名家世不習農亦復無田耕近思

田家樂願言托殘生
黽勉荷鋤耰辛勤候雨晴
未必常飽食空復勞爾形
仲尼鄙樊須子與斥許行
幼學竟何爲壯大同編氓

士農無定業且學爲工師
梁木盡朽蠹屋壞不可支
建章繼柏梁浩大功難施
袖手亦何忍畫堵徒見噴
梗楠二千尺豫章一百圍
寄語作室人搜採宜無遺
唐家宗廟材莫用荷堅時

工師難爲功我將爲大賈
章山鑄金錢東海煮鹽鹽
挾之游都市奇貨恣所取
其利贏三倍陶衛不能伍
江海多風濤漂流懼失所
鱸舟卒不行寂寞向瓊堵

吾羨山中樵朝朝薪一束
吾羨溪上漁夜夜魚一簾
束薪取魚烹各已厭其欲
吾生復何求侶此良亦足
事有不盡然憂心惟吾獨
伐木遇虎豹垂釣得蛇虺
逃避或不及將毋罹螫毒
亂世宜閉門閉門食無粟
出入長憂愁那免窮途哭

吾羨彼牧童日夕從牛羊
冬春陽坡暖夏秋青草長
牛羊恣遨遊牧童自徜徉
甯生方窮賤叩角發清商
一朝感明君軒車共翱翔
齊桓不可作哀響空淒涼

蕭曹漢元勲乃起刀筆更賢豪不遭時安能擇所事不憚作官徒苟爲口實計時
異事亦殊出處何容易奔走公卿門母寧爲奴隸奴隸苟可爲丈夫不怨嗟衛青
事平陽季布託朱家不辭髡鉗辱何恤笞罵加所慮羅網密文雉罹兔置迂哉封
侯事骨相何足誇屈體徒自辱母乃非生涯

深山無能爲湖澗難託跡志復平生誓思欲爲劍客古人術已疎效尤復何益
天下紛角逐吾將爲說士同爲帝室冑形勢相唇齒豪傑起草澤功成耿鄧比四
方誠戮力指日虺蛇豕抵掌決大計舌在亦足矣可憐漢酈生說行而身死

吾將爲獨鶴叢薄隱矰繳吾將爲鳳凰天下無高岡吾將爲猛虎不用則如鼠吾
將爲祥麟翹首望聖人吾欲登扶桑鸞鳳不可騎吾欲涉流沙蛟龍不可躡吾欲
向南徼短狐射人衣吾欲窮八荒長蛇食人肌仰首欲升天無翼不能飛俯首欲
入地今非卒命時環顧六合內躑躅將安歸

鴻雁隨秋陽翩翩雲中下蟋蟀飲露唧唧吟涼夜斯人困蓬累茫茫焉稅駕未

能判死生空爾談王霸問天天無言中心獨悲咤

託業無長策栖身無寧宇屏營復徬徨何去亦何取誠心叩著龜繇辭多奇語神龍欲上天罔象闢水府巴蛇飽其肉投骨江之澚江淮三脊茅徐州五色土南山設檻穿虎狼登鼎俎王公取其元虞人獲肩股神明設二喻占人爲釋詰白日懸中天汝其壽千古

別故廬詩

有序

余去年冬有大風撼屋之作蓋久矣其不可居也夏四月丁未始去之不言棄翼之前乎此也不言遷無其所也且余惟一妻一男一女一奴妻歸甯其母女寄翰於同宗男挈之遠行奴舍我去殘書數篋其一隨身餘置之僧院及同宗家釜鑊甕盜之屬僅十餘事言乎人蓋散而非遷言乎物又無可遷故不言遷也是數椽吾祖來始居之五十年矣我兄弟三人皆生於此大父母父母伯兄仲嫂幼子皆沒於此蓋四世歌哭焉於其去也其能無詩

五畝舊園廬從此不復居棟梁崩在卽桑梓斬無餘僅有纒盛粟何勞車載書無家勿悲歎京國已邱墟

非不念先澤無如喪亂何此身廓落久人事變更多臥虎終防奔驚鳥巧避羅故鄉難遂絕或可少經過

妻子今分散真疑鹿苑禪窮愁無著作飄泊有山川仙子壺中地高人岸上船茫茫何處所瓢笠且隨緣

東山樓閣

和范希文韻

湖上山如障高樓盡俯之梅花相待日遊屐再過時排闥飛嵐溼橫窗落照遲暫來殊快意居者不能知

生日

七月十四日

生辰與我同古有寇萊公景德承平運澶淵蓋世功志乖窮賤裏人老亂離中無限劬勞痛秋庭一樹風

除夕

除夕年年恨有餘，孤懷今夜倍欷歔。采薇長往身猶在，負米歸來室已虛。未有屠蘇娛令節，不煩鬱壘守窮廬。盛衰往復皆天運，殃咎應同歲共除。

窮慣

窮慣已忘憂，人愁亦復愁。流塵積釜底，敗絮壓牀頭。自願誠無策，達人恥有求。天猶留我在，應與曲爲謀。

壽楊子常先生七十

名彝常
熱人

正學標經師，大年壽人瑞。虞山楊先生，當今實寡二。昭代重理學，取士用經義。詮解尊先儒，羣言不敢肆。末流喜新奇，悍者輒放恣。誰爲埽榛蕪，惟公樹赤幟。文運不大昌，惜哉無高位。廣文困巨材，百里屈名驥。一朝掉頭歸，逍遙自高寄。兵戈雲擾時，澤國優游地。談笑送日月，古稀年已至。人生遭亂離，年命常惴惴。公今幸難老，誠哉天所賜。稱觥效頌禱，良亦古人誼。乃聞吾友言，此事公所忌。公有兩不足。

時時發長喟我意不謂然試爲公曉譬人世多缺陷吉祥豈能備青盲全任永行
歌老林類古來賢達人所賞樂其志性情得天和福履多不意張籍更明眸商瞿
卒多嗣只今方夢蘭抱子曰以冀空青產東川得之疾可治君家漢子雲好學薄
榮利默然守大元猶爲符命累公能振前徽經學良不愧被服先聖言出處無譏
議又享黃髮期得此故不易余年始不惑亦舉懸弧解若得到公年不惜日沈醉
辱公忘年交彼此無浮僞浪迹寄淮陰一言且遙致歲暮常歸來寂寞無所事尙
期載酒膠登堂問奇字

貞孝詩爲宋氏作

宋氏既庭孝廉之女字計甫管孝廉之子華未嫁夫亡守節於父母家年二十餘而天歸中敘事皆據宋孝廉自撰傳

近世士風下相尙惟同塵賴以振頽綱往往在婦人節烈及貞孝吾筆記已頗復
聞宋氏行悚然動心神氏少字計郎才而早殞身輒自矢靡他節與共姜均婦道
夙所諳惟以事二親減算益二親此語出性真節旣邁前古孝亦絕等倫是宜得
壽考旌典降紫宸溘然遂以殞悲哉生不辰芝草稱靈瑞入夢若無因祚短令聞

長何疑祥物臻乃父吾故知言之涕沾襟我懼傷其心束芻不敢陳作歌詔來世
高行庶不泯

展墓詩四首

城隅

先曾祖太僕府君

太僕宦不達文章絕代無隆然馬鬣封城中之異區城堞當其前河流環三隅形
勢稱吉壤葬師誼非誣何爲不百年祚薄門戶孤墓隧多積穢力難禁里閭松楸
何落落不能蔽荒墟已過寒食節紙錢挂朽株自維誠陋劣粗能讀遺書無以光
前人季世安其愚壘畔獨徘徊仰天長嘆吁

沙村

先祖父母先父母先兄嫂

沙村先世居昔年改爲墓三世七八人草草卽長暮兆域比陵撓時日葬師誤當
時夢寐中神人已告語所以八九年白楊不會樹今來拜荒阡中情莫可訴改葬
良艱難因循有他慮何時遂所願重卜牛眠處總窳輓轉車旒旒引前路庶幾慰

冥漠千載藏身固

黃墩

先曾祖時費儒人穆穴
先從祖待詔府君

古禮不合葬離之豈遠非常年曾王母遺命不忍違待詔事母孝泉下亦不離高
風屬末俗褒揚自綸絲府君萬歷辛卯舉人崇禎七年巡按御史具題奉旨
特贈翰林院待詔旨有孝友廉靜安貧力學之褒文章
世其家理學尤所推九原如可作舍公誰與歸

江濟

先高祖文
休府君

步出東南城十里至江濟而城有塋域葬者高大父遙遙百餘年無復守塚戶掘
衣向松門舉步踏榛莽雖復不逮事瞻謁懷淒苦吾門鍾靈山彌望皆荒土王孫
泣路隅誰敢祭其祖哀哉勿復言悲風起至楚

病中雜詩

買得磁瓶好貯花芳馨收徧野人家誰貽天女千重錦忽見扶桑五色霞多病相
如還起舞寂寥揚子頓繁華不愁花盡催人老拚醉從教皂帽斜

病裏吟詩輿轉狂，率懷衝口便成章。頗驚後起才華盛，更想前賢意味長。京雒誰知陳伯玉，南山甘老孟襄陽。看來淡掃蛾眉好，鉛粉無勞鬪豔粧。

老

忽驚鏡裏素絲垂，遲暮難禁烈士悲。新息據鞍還在晚，會稽弄綬已踰期。撥書小酌忘憂酒，倚樹孤吟送老詩。陸海可能扶杖見，且隨黃綺采元芝。

病

疝氣初欣日夕佳，又嬰末疾臥荒齋。開編覓句常欹枕，送客迎醫免下階。辟穀空嗟翰略在，著書終慮姓名埋。塞兒墜馬甯非福，扶杖看雲且放懷。

迂

人競奔趨我獨逃，自緣微尚豈名高。短歌便欲迴羲馭，長矢終期射海濤。夷叔遐蹤追欲到，孔曾遺訓記偏牢。還嗤墨客倪元鎮，竊得斯名漫自豪。

呆

看來耳目儘聰明不道癡呆自性生執卷大都忘馬足遊園亦解問蛙鳴紛華照
眼心難動刀箭圍身夢不驚卻怪柳州曾乞巧再溪何自得愚名

頑

自命頑夫不復疑平生舉止任人嗤只今老邁衣冠古不異兒童俎豆嬉苦志還
磨三尺劍雄心漫寄一枰碁千年羞殺馮長樂誰許嘉名伴爾痴

酒

地列酒泉天酒星酒人常醉無時醒三升足戀官安在五斗解醒言可聽豪氣已
讓少年樂醜顏羞慰垂暮齡醇醪藉汝理榮衛真覺鷓夷勝井瓶

碁

平生豪興寄碁枰韋韞殊嫌不近情南斗座邊開壁壘西風急處亂塵旌難從當
局爭飛斷且共旁觀說死生枕上偶然聞落子勝聽八月怒濤聲

八月二十日曹秋岳司農招集倦圃賞桂同徐蘭生姜西溟薛

楚玉余右吉朱子葆子蓉及金校書文壁

秋光爛晴原名園桂花發主人爲召客華筵傍林樹座多忘形契譔浪色不艷監
史屬紅粧歡洽在嚴罰令因目成誤席爲愛卿越閒情任少年意態儘恍惚

在非溪草堂阻風雨不能歸主人出元人畫殺虎圖觀之因與

諸公同賦

三旬客構李歲暮還姑蘇中道尋吾友詩酒爲歡娛風雨連晨夕不能問歸途何
以解無聊主人出畫圖乃爲殺虎事婦人救其夫其夫名劉平婦人厥姓胡荷甲
成棗陽閉關絮其孥地多猛獸窟中夜來於菟戍卒備行列豈能敵負嵎恣彼牙
爪力攫去充朝餽世無卞莊子有天不可呼胡氏失所天奮擲忘微軀倉卒昏黑
中未暇執戈爰後不踏其尾前不捋其鬚從旁曳一足猛虎不得迫急呼三尺兒
利刃在中廚持之亂斬斲斃之不須臾回顧死席旁老兵猶未殂三日乃絕命虎
已爲先驅壯士所難能異哉在彼姝卻噴泰山側徒然血淚枯其事在元史傳說

徧海隅好事爲繪畫見者猶嗟吁我思彼姝者力止勝匹離磨牙且吮血殺人何
爲乎情至氣勇決虎卒爲所屠生死判呼吸勇怯變斯須乃知事貴奮形勢非所
拘

馬鞍山三十韻

馬鞍特陡拔西北倚崑城勢壓婁江近疆連茂苑平崇岡仍坦迤絕巘自崢嶸梵
宇林端出浮圖雲外擎危崖森古木曠野麗雕甍湖蕩千舟網原田萬耦耕憑高
從野客搜穴待山精山中鑿石之
人呼爲山精壘空生奇石玲瓏類斷成室中椽几供花下古

益盛往代多人物先朝益挺生文莊勳絕大吏部侍郎葉盛恭靖望尤清南史部尚書朱希周理學

莊渠著太常寺卿魏校文章太僕名謂先曾祖皇輿當收績臣節競垂聲封疆奉使等案不一不是憑靈

秀安能產俊英名流多寄跡拳石且娛情自少搆樽數雖衰振展輕桃源窺洞窄

鳳石叩聲鏗文筆峯千尺玉泉井一泓桃源洞鳳石文筆
峯玉泉井皆在山上陽城春水闊陽城湖在城西

北二秦柱暮雲橫秦柱山在城南三
十里千墩浦上村落何皇后烏夜村在城南晉穆帝何后所
生之地高侍郎敢有烏夜村詩

園亭顧阿瑛

顯德碑園名玉山佳處在城西二十里界溪

高篇東野唱古調半山度

縣志載馬鞍山詩自孟郊始和韻詩

自王安石始

城市雖難隱巖巒執與爭殘陽扶杖送皓月倚樓迎林下宜葦同花間稱

酒觥山形同立馬人意似懸旌自笑空飄泊窮年何所營

目耕樓同李秋孫馮寶伯馮補之毛斧季宴集

湖樓日暮氣蒼茫朋友相逢共引觴檻外雲山隨眼闊牀頭書帙並身長世衰莫道交游易年邁唯愁學術荒昨夜林間啼布穀行看隴上把犁忙

贈唐生遷居

善奕唐生一邑推新居門向小橋開竹林樓閣誰家墅可是圍棋決賭來

東行尋牡丹舟中作

辛丑

山縣牡丹賞已徧更來婁水泛輕槎亂離時逐繁華事貧賤人看富貴花國色應須六一記天香定屬魏姚家舊遊尙憶膠城好餘興跨驢路不遐

張子美齋中賞菊

百種奇姿萬朶花滿堂錯列競禮華移來步障千重錦收得長天五彩霞難把異名徵范譜只貪佳色醉陶家深知鄒重招邀意與盡言歸忘路遐

冬日偕九來縱步尋天竹臘梅還過其齋小酌卽事

冬日欣逢景氣溫寒城佳致在林園勻圓丹實經霜老馥郁檀心計日繁幾處名花娛白髮兩人歸路踏黃昏解劬還可催詩句剪燭何辭醉綠樽

張洮侯招飲冒雨過之同程天羽吳六益徐默菴董得仲董榕

菴張荆門高季真用花字

秋雨荒林集暮鴉衝泥赴飲路非遐徑開高士蓬猶蔓酒漉徵君菊有花頗喜何劉方滿座不妨陶謝各名家萍蹤到處多酬唱天與閑人玩物華

董榕菴招集郊居同洮侯得仲盧文子沈雪峯用雞字

高朋樽酒慰羈栖賓主忘形盡阮嵇息影只今同病鶴壯心空復驚荒雞文壇樂府慙余拙酒壘基峯笑客低雪峯不復能飲洮侯爽腹敗歸醉不辭霸陵尉江郊一棹到招提

用來韻酬榕菴

江湖飄泊廿餘年，世事滔滔等逝川。
難把長戈迴白日，漫搆短句問青天。
魯連肆志慙虛譽，梅福逃名幸苟全。
江左才名稱伯仲，金門避世意悠然。

次韻酬文字

久將醉眼看滄桑，敢復牢騷問彼蒼。
大塊生成餘獨鳥，東風氣候到羣芳。
翱翔藝苑知君樂，偃仰糟邱笑我狂。
楊駱齊名稱作者，愧將巴曲和清商。

贈張帶三先生

隱士高名未許埋，蓬蒿徑裏叩書齋。
廿年世事今緘口，一斗醇醪且放懷。
晚歲松根盤絕澗，春風芝草秀重階。
羨君老去多豪興，猶向樽前恣笑諧。

贈徐昭法

同郡睽違廿載餘，相逢怕說亂離初。
僧裝儒行皆相似，絕俗離羣我不如。
鬻盡良田三斗酒，坐穿木榻五車書。
空山日夕誰爲伴，修竹寒雲覆草廬。

雪夜泊震澤鎮

震澤南邊是太湖滿天風雨一舟孤杯乾不敢沽村釀怕遇黃公舊酒壚

游銅井

新晴策杖上雲岑四面梅花千萬林湖上春風無早晚山中佳景在高深松根小憩光搖目石路斜趨香滿襟遊事看來不易了明朝結伴更栖尋

銷夏灣

湖浸青山山抱湖霜林如繡滿邱隅不須追羨吳王樂臥看煙江疊障圖
七十二峯高下懸天梯石棧互鈎連芒鞋竹杖空林裏一路行吟破暝煙

細林山

細林今又到靈阜久傳名插漢危峯立浮天遠水明草堂收曙色松院度鐘聲開
鑿良佳事來遊愜勝情

訪陳確菴

婁江南畔練川東僻壤宜棲高士蹤豈是三遷希范蠡方看百尺臥元龍木棉收
後寒衣早叢菊開時村酒濃展倦尋芳須訪友荒郊結伴一扶筇

壬寅四月寓孺宜堂作

堂主人金孝章也吾女歸
其次子侃時女病垂危

孤燈夜靜耿牀頭破戒詩漫寫愁少伯三男無一在中郎一女又彌留知交過
愛相存注賓主含悽強獻酬蘭到已摧情未斷坐看萎謝淚潛流

卜既多凶醫又辭自慙牽絆視兒遲命衰終恨刀圭誤力盡還憑鬼物欺遺悶三

杯齊郡酒忘情一卷太原詩

案頭惟有
王伯殺集

荀郎憐愛非關色久立風庭母乃疲

中宵屢起爲親情形迹休拘第五倫枕上呻吟漸少力牀前嗚咽已多人回生那
得仙靈藥緩死須祈司命神傾盡客囊還莫措低徊無奈婿家貧

賦得歛性就幽蓬用吳不官韻

每愛空山住離塵似老禪仲宣遭亂日伯玉覺非年

余時年
五十

託處舟爲屋生涯墨

作田菴中觀動靜琴裏聽山泉擬續江南賦空吟梁父篇力難回落日夢不到凌

烟有意從漁父無家問計然平生江海客儔侶竹林賢明月溪頭釣涼風樹下眠
祇應攜斗酒共泛五湖船

夏日婁東旅舍雜述

枯蓬斷梗任飄流幾度悲歌擊劍縲到處祇園皆是宅偶來鄰境不成遊買山敢
作支公計貰酒難從武負謀書法文章兼繪事硯田如許總無秋

蒲綠榴紅四月天掩關寂寂枕肱眠對碁念忽繁瓜葛嘗麥思還到几筵慣客豈
能皆有主似僧何處不隨緣古來多少賢豪士遭亂流離只苟全

薄醉歸來倦欲眠老僧出酒更流連愛他破例迎元亮愧我無資贈大顛婦豈齊
眉憐病後兒誠歷齒嘆天邊何當家累多安頓共爾常棲鹿苑禪

九日普濟寺養病

養疾禪林一棗輕登高節至忽心驚香膠細菊他人事苦雨寒燈此夜情深院風
淒山鬼至高天聲急塞鴻征離騷讀罷鐘初歇支枕長吟夢不成

哭亡兒

辛丑之正月汝忽棄家出其秋傳凶問不詳地與日我雖未忍信卜筮輒不吉三載無消息定已爲異物哀哉良自取使我心悲鬱

汝昔出門時曾留書一通託言往西山荒村訓蒙童清明不歸來相尋杳無蹤乃父負才氣亦復哭途窮汝獨何所恃孤身西復東當其始離家早已判吉凶欲爲招遊魂茫茫意何從

汝死雖自取在我亦抱愧平生失教訓讀書不能遂飢寒諒難忍因此有他志父母雖不慈汝豈輕捐棄年少好嬉遊苟欲快心意豈知遂狼狽身死葬無地我今年踰艾膝下無童稚追懷心內傷難忍西河淚

蕭山旅店

蕭然山下客蕭然叩杖無多沽酒錢
邱壑素交多散處殘燈寒雨市樓眠

京口避風館高閣眺望

形勢雄今古憑高滿目愁名山惟北顧天塹漫東流極浦千帆亂殘陽一磬收吾
儂只飄泊獨坐對沙鷗

游趙氏輞川

趙氏園林擬輞川高風卻欲傲藍田主人久向山中臥不賦秋槐凝碧篇
一兩芒鞋踏碧苔岡頭湖上久徘徊名園到處宜題詠詩思多慚裴秀才

陳氏園亭同蘧菴先生賦

曲水孤亭稱隱居頻年下榻卽吾廬夢醒開戶聽林鳥飯罷憑欄飼沼魚獨坐忽
思三爵酒客來不廢一編書南州高士稱同調唱和新篇意有餘

顧寧人去冬寄詩次韻答之

中材涉末流動卽生尤悔禍機非一端前年事變殆譬若無維機孤舟涉滄溟恬
然臥舟中旁人爲震駭有口自須言非過何由改皇天終愛材渙然幸冰解

此首
自叙

忽聞吾友事亦如涉大川迢迢三千里惟聞道路言事起兩相讐客子宜得全但

憂吾友性迂怪終不悛遠禍在人爲豈容獨特天此世宜歛跡知我惟龍泉

貞松挺高岡芳蘭被臯隰四皓老深山賈生天卑溼人生何必同要在有所立近
傳我故人株連竟囚繫情事不能悉猶幸獄未急永歎愧良朋救患非所及

尺素從天來乃在孟冬時開緘得新詠朗吟步階墀徐生從北還亦多贊歎辭寵
辱不會驚而目只如斯微聞讞獄者此案在矜疑著書猶未就不願脫囚縶

君詩古風調應劉不能過惟恐賢諸侯或以禮爲羅將使江南產有耀翻自他南
皮名建安蘭亭著永和興到不自禁著述應更多故人在廬中相望隔山河

連雨

暗度春光半經旬雨不開羣情危隴麥孤興誤山梅水漲魚多徙天寒雁晚來掩
關無一事披卷更銜杯

喜晴

四旬陰雨後晴旭又騰光敢恨春將老方欣日正長依依枝羣鳥樂緣徑百花香望

裏青山好遨遊興欲狂

訪季滄葦侍御

名振宜
秦興人

片帆北溯大江溇季布高名動士林文雅自應尊赤幟交游何必問黃金論成樂
志歸田計賦就閑居愛日心聞道書倉千萬軸可容末學一披尋

楊紫虹從寶應來置酒季園相邀諸公同集

名園來幾度尊酒又逢迎客館仍爲主深山卻在城松陰添茗色鶴唳破碁聲樹
杪懸明月涼風四座生

七夕同于皇集滄葦齋中

客裏逢佳節高齋絮伴過閒難消日月老尙看星河苔砌秋聲早梧庭涼氣多歸
途無醉尉不問夜如何

題畫

巖穴幽棲盡隱淪抱琴扶杖往來頻山家長日無餘事一局閒消洞裏春

屋繞青山竹遍栽棋枰茗椀酒瓶開此中勝景非凡地那得閒人入壬子秋歸莊

兄子名珩

兄子良孤苦居家事亦奇古風妻似友佳話母爲師兒生九歲母教之讀書志壯嗟吾老才

高任爾爲衰宗常復始勉效前規

癸丑元日

常年元日五更興多病衰翁茲未能名姓不勞通邑里豆觴并免召親朋山頭爆竹豪家事天上風雲稔歲徵甲子重逢懷感歎平生壯志竟何憑

詠虎邱玉蘭

名花託古寺百載蔭禪房天半搖仙珮空中倚古妝潤難需墜露光且趁斜陽最惜將殘瓣隨風落下方

當道明府及遠近士大夫助刻先太僕文集敬賦五章奉謝用

文章千古事爲韻

在昔盛明世天未喪斯文篤生我太僕著作迥軼羣一時七才子標榜皆淵雲其魁卒推服卓哉紹前聞

一一

太僕絕代文誠繼韓歐陽越今百餘載彌覺光燄長所恨前人謬刪改不成章猶賴元本存小子積而藏

一二

先子於是書蒐輯已有年更賴□□□彙選加重編卷帙計四十葉數踰一千校
勸空勞心無力使流傳

一三

邑宰董仁侯無錫吳明府捐俸餼遺文表章我曾祖諸公因繼之翕然相鼓舞盛事慰九原高義足千古

一四

文章關氣運豈復一家事茲集得流傳後學受其賜先學雖不遇小子終自獻願
藉他人力尋思終內愧

補鈔崑山詩存

感遇

百物有榮落遭逢視此同問天憎計拙揖鬼訴文窮舉世無鍾子蒼生奈謝公秋
齋岑寂處風雨滿牆東

弔王函符

公諱縉守隨州賊
攻陷之縉而死

羣盜滿中原楚地當其衝城郭多枕戈林莽有伏戎惟公守隨州甲兵藏心胸狗
師比爾于訓卒礪乃鋒一心固封疆宣力報九重去年應城陷風鶴震雷封慷慨
厲將士帶劍挾秦弓寇主冒矢石舉旗斬驍雄垂破輒復完偉然著戎功何圖賊
氣憤孤城常四攻守兵雖已疲一呼奮如熊土寇既外應叛臣復內訌力弱不可
支豺狼遂乘塘生死在一念賢者將何從公也知所處雉經何從容爲鬼殺劇賊

托天翦羣兇一身膏草野姓名在鼎鐘莊與公交淺聞訃竊心恫非以哭吾私節
義人所同睢陽及常山百世聞其風乃今衰亂時繼武有如公嗟哉無復憾何必
傷閔凶宇宙留奇節天子旌孤忠寂歷荒郊外悲風號長松

古意

天運有盛衰人事難爲力漢高除羣雄平拔苦冒頓非天絕蚩尤軒轅焉必克吾
讀魯春秋竊比江黃國莫咎亡國主誰能死社稷况乃明天子坐困於劇賊一旦
乘龍羈羣臣攀不得雖復運使然天地亦變色壯士枕戈矛率土淚橫臆一死激
後人歷服永無極

王濬揚樓船降帆出石頭韓擒濟橫江悲哉景陽樓金陵形勝地敗亡良有由日
夕遊醉鄉兼復戀溫柔兩主同一轍宗社爲荒邱麋鹿上蘇臺牧馬騁長洲往事
傷我心涕淚空橫流

錢塘帝王都形勢東南最浙江與具區左右相襟帶金城環百里氣象甚雄大錢

氏久立國康王擾攘外事獨異古昔志士發悲慨王孫河間流撥亂非所賴羣臣
工棄師三軍怯荷祿可憐軼道組相隨雒陽蓋長安兩布衣流離復狼狽雪恥待
真人中原整旌旆

勾踐棲會稽甲楯僅五千深謀象仇國苦志回蒼天卒然滅強吳再世雄南邊我
當至其地種蠡祠踴然向無二大夫夏祀將忽焉霸王不常有才傑難比肩君臣
一心力千古獨稱賢

孟達將帥才志在建功烈竦劍登白馬嘗笑前人拙朝魏而暮蜀去就何勇決兵
未出新城三軍竟蹀血史氏勸反正予之以死節舉事雖不成壯志不可滅古無
白頭賊時至則改轍中華七萬里何地無人傑

亭亭百丈松鬱鬱千年姿蛀蠹生其中烈風摧拔之幹死根猶生柯葉紛離披昔
時蔭萬畝今日偃中遼樵夫或相尋析之供農炊行人爭歎息巧力不能施幸哉
有由堯方受雨露滋造物之所培難以尋常期指日還舊觀已矣復何悲

昔聞嚴子陵高風不可攀垂釣東海濱力味富春山三聘後乃至一去不復還泥塗視簪組意若遺塵寰鄧生懷壯志杖策戎馬間抵掌定大計功冠雲臺班人人爲逸民誰與濟時艱上天生我才與世良有關邱壑豈不適其如念痼瘵纓冠救同室斯爲善學顏

子房辟穀志乃自圯橋始黃石引前路飛昇須時耳卻思授書時相期良有以漢業猶未成敢從赤松子

聞居父母讐義弗與並生交遊不同國兄弟不反兵不言君之讐君父同至情壯哉龐娥親心與白日盟不截仇人頭我爲負幽明奮劍搯其喉都邑爲震驚眇然一女子力與鬼神爭智氏得豫讓燕丹有荆卿不論事成敗千古垂英聲

王業總萬方王臣盡億姓委贄同一體大義存亡並奈何士大夫平昔誦孔孟一遇興亡際方寸失其柄魯連恥帝秦東海甯隕命薛方不仕莽詭辭未失正非有故主恩迂愚自天性中華壯男子忍見兵戈橫苟活亦何爲擬續西山詠

子貢飾容貌公卿皆避席漸離美衣冠驚起四座客人未變於前人情忽改易相馬但舉肥誰知視骨骼名驥食不飽垂耳困轆輓無絲遇孫陽行路孰嗟惜豈敢自菲薄終慮損精魄何年服聖皐九州窮轍迹

南方有佳人朱顏兼素質織繡丈尺多裁衣鍼線密頗能誦詩書復工奏琴瑟十年閉寒閨中心許良匹時會忽乖違不獲成家室園桃華色改庭梅落其實中夜多吹厖矢心指白日非遇夙所期不敢奉巾櫛冀望天作合遲久轉難必嘉會安可知憂思成疾疾

詠史

詩存中共四首朱鈔佚末首爲補錄之

幼安功名士孔明王佐才處魏勳高節仕漢王業開誦義既無窮稱功亦不衰所遇固有殊二子何心哉東魯有狂士猶待宣尼裁舍是無足論千古同塵埃

吳江早發

江楓落盡水波平南去風帆破浪輕船尾雞聲何處應霜天雁落兩三聲

王江涇嘉靖年間事

斷橋西昨蔚林處人物川原故國餘大創東夷憑一戰當年枉殺老尙書

舟過嘉興

緣岸桑林條盡枯城隅遙處兩浮圖曾題煙雨樓中句回首空嗟歲月徂

雪後登蕭山城

誰道山城不可梯只今揮袖與雲齊寒山無數環東面晴雪橫空是會稽

山陰道中

千重寒翠抱迴塘一櫂隨流應接忙最愛雪晴消未盡山頭盡激作波光

曹娥廟

孝女祠前山似屏江流萬古濯精靈閒將絕妙碑詞讀水底蛟龍不敢聽

落花詩

原本十二首

落花之詠昔稱二宋自明以來詩人唱和動數十篇然諸公多處順境推激風

雅鼓吹休明雖遇衰殘之景多作穠麗之辭卽有感歎不過風塵之况顛頓之色而已我生不辰遭值多故客非荆土常動華實蔽野之思身在江南仍有大樹飄零之感以至風木痛絕花萼悲深階下芝蘭亦無遺種一片初飛有時澗淚千林如掃無限傷懷是以摹寫風情刻畫容態前人詣極嗣響爲難至於情感所寄亦非諸公所有也

江南春老歎紅稀樹底殘英高下飛燕蹴鶯銜何太急溷多茵少竟安歸闌干曉露芳條冷池館斜陽綠蔭肥靜掩蓬門獨惆悵從他芳草自菲菲

花到春殘不自持無知豈解怨天時臨流易逐千層浪繞樹難隨百丈絲色染硯池文士惜影過妝鏡美人悲名園那便容蕭瑟剪綵無如此日宜

融和天氣轉淒涼冉冉紛紛舞欲狂難向幕中依燕壘慣來橋畔買魚梁水紅疑出菜黃泚月白空臨薛荔牆醉罷賞筵猶未遠到今還把送行觴

庭中野外亂飛翻哀怨無窮總不言帶雨墮階苔澗淚隨風貼水荇招魂玉簫盡

出新篁館畫舫多依綠樹村時過不辭就消歇尙餘芳氣在乾坤

右詩存只登其半第五六首已見朱氏鈔中

萬古愁

混沌元包却被那老盤皇無端囉唵生喇喇捏兩丸金彈子撮幾粒碎瓊瑤云是
烏飛兔走五岳也山號並蛙幾條兒蟒路挖半掌兒蛙岑道黃河九曲來天上江
漢千支入海潮弄這虛枵

那老女媧斷甚麼柱天鼈那老巢氏駕甚麼避風巢那不識字的老包羲畫甚麼
偶和奇那不知味的老神農嘗甚麼并和草更可恨那惹禍招非的老軒轅彌天
擺下魚龍陣匝地揪成虎豹韜遂留下把萬古殺人刀

笑笑笑那成天平地老唐堯怎不把自己丹朱兒教導笑笑笑那封山濬水
老虞姚終日裏咨益稷拜皋陶命伯禹殺三苗會玉帛舞簫韶到頭來只博得湘
江淚雨悲新竹衡嶽枯骸葬野蒿試向九疑山前聽杜宇一聲聲不如歸去唱到

曉

可憐那崇伯子股無毛轉眼兒被寒家滑吏奪頭標找一齣沒下梢的禁死南巢
那小子履真無道聽一個老耕夫把共主勦并道三宗享國能長久七聖風流難
畫描誰知道六百年夢一覺冤家對緊跟著瓊臺萬燄青燐冷隻首孤懸太白高
方信道因果昭昭仗黃鉞陣雲高逞鷹揚戰血漂誰知有同室鴟鴞破斧興謠天
顯揮刀只這些兒早被商家笑縱有那薄伐南仲清風尹吉嶽降申甫怎教得驪
山一粲宗周燎感關半夜催書到泗濱片刻淪神寶試聽那搖搖行邁黍離歌依
稀是漸漸麥秀狡童調

笑笑笑笑那喜弄筆的老尼山把二百四十年死骷髏弄得七顛八倒笑笑笑笑
那好鬪口的老嶧山把五帝三皇束的寬頭巾說得沒頭沒腦更有那騎青牛談
元妙夢蝴蝶汗漫逍遙還提不起許多秦關楚蹻靈譚鬼笑蛙鳴蟬噪長言短調
大都是扯寬皮斬不了的葛藤騙呆人弄糊猴的圈套

咸陽氣正豪六雀巢俱埽琅邪碑鏤不了秦官號綠雲鬢狀不了阿房俏人魚膏
照不了山泉與童女郎採不了長生料怎知一霎時有赤帝子蛇當道鉅鹿北干
戈倒函關上旌旗耀軹道旁嬰前導試看那咸陽三月徹天紅枉惹得關東六主
泉臺笑

更有那莽亭長唱大風一套遂做了漢家天子壓羣豪更有那小秦王勝枯棊幾
道遂做了唐家大帝擁神皋更有那香孩兒相接知幾老遂向那陳橋古驛換黃
袍當時將相蕭曹文學虞姚草詔儀陶共道金甌無缺玉燭長調誰知道那醜巨
君早拳揚了金縢詔小曹瞞早逼寫了山陽表碣山賊早鑿開了九龍沼五國城
已預備下燈檠料皋亭山明欺著孤兒藐只剩得未央春老華清秋早六陵樹杳
到如今狐踪兔蹟更何處覓五代六朝

惟我那大明太祖定鼎金陵早收貔虎禮賢豪南征北討霧捲雲消將那個不見
的山前山後洗剔得風清月皎將那個極天險的龍蟠虎踞粧足做東京西鑄正

是那南衝瘴海標銅柱北碎冰崖試寶刀更喜十七葉聖神孫子一個個垂裳問道食肝衣宵

誰知有大孽牙風波鬧生幾個翦毛換幾把短刀不隄防衝破了咸陽道望秦川旋頭正高望燕臺機槍正搖半霎兒把二百七十年舊神京平踏做妖狐淖

痛痛痛痛痛的是十七載聖明天子橫屍在長安道痛痛痛痛痛的是詠關雎頌徽音的聖母拋首在宮門沒一個老宮娥私悲悼痛痛痛痛痛的是掌上珍的小公主一劍向昭陽倒痛痛痛痛痛的是有聖德的東宮砍做肉蝦蟆痛痛痛痛痛的是無罪過的二王竟填了長城窖痛痛痛痛痛的是奉寶冊的長信宮隻身兒陷在賊營香

恨的是左班官平日裏受皇恩沾封誥烏紗罩首金帶圍腰今日裏向賊庭稽顙得早那如鬼如蜮的文人狗苟蠅營懷著幾句勸進表那不爭氣的齏公侯如羊如豕盡斬首在城東隩那嬌滴滴的處子白日裏恣淫嫖俊翩翩的搢紳們牽去做供奉龍陽料更可恨九衢萬姓悲無主三殿千官慶早朝便萬斬也難饒

沒一個建旌旄下井陘張天討沒一個鞭鐵騎渡黃河使賊膽搖沒一個痛哭秦
庭學楚包沒一個灑淚新亭做晉導沒一個渡江擊楫風湧怒濤高沒一個舞雞
鳴雲靜月痕小沒一個擁孤城碎齒在睢陽廟沒一個噴賊血截舌似常山梟大
都是黑夜風聲盡遁逃把青徐兗濟拱手兒送得好

誇定策號翼載鐵券兒光耀倚孤朋樹狗黨蝸蝸般喧噪巴掌大的兩淮供不起
羣狐吵更半壁江南下不得諸公釣反讓那古建州做了興義帝的隆準公軍容
素縞可憐那圖雪恨的將軍做了絕救兵的李都尉辮髮纓帽兀的不悶殺人也
麼哥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尙敢貪天功在秦淮渡口把威風耀

再不向漢南庭拜獻投降表再不向錢神國苦納通關鈔再不向醉鄉中跪進精
禪爆拔盡了虎狼毫椎碎了陳元寶萬石君到處拋楮先生絕了交我自向長林
豐草山蹊海島一曲伴漁樵

遇著野衲子參幾句禪機妙遇著那老道士訪幾處蓬萊島遇著那乞丐兒唱一

回蓮花落遇著那村農夫醉一回田家樂悶來時登高山凌絕壁將我那殉社稷
的君王和淚也把孤魂弔將我那沒祭祀的小東宮奠一碗涼漿和麥飯也澆將
我那死忠義的先生們千叩首萬合掌便號咷哭倒

春草生天桃笑黃鸝鳴竹影搖涼風吹纖纖月色照寒袍彤雲布六花綽約點霜
毫倚梅梢柳梢玩花飄葉飄宿僧寮佛寮聽鐘敲磬敲步山坳水坳見日高月高
掛詩瓢酒瓢對江濤海濤任意逍遙物外遊遊勤破塵囂擺脫煩勞到頭來沒些
兒憂愁煩惱真個大海龍凌空鳥翻身兒直透出碧雲霄便有銀青作餌金紫爲
綸恢天布網密地張羅嘔嘔我朱先生擺尾搖頭再不來了

第六段起處數句太不經了豈特賢智之過魏叔子以後歷來鑒家曾未揭出

何歟

徐崇
恩誌

歸玄恭遺著終

跋

吾崑歸玄恭先生家世世以文行著當明清易代間身世交阨幾激成古之狂狷者流而世概目爲奇士獨鄉老友顧亭林先生至以高士推夫亭林生平著述清代登列四庫抑史臣纂傳首冠儒林而身後百年竟從祀文廟矣顧其並世所推爲高士之遺著洎道光中葉雖間有梓本版遭兵燹邑乘徒紀其目直至清季上

海國學保存會始有歸玄恭文續鈔之刊

太倉季氏補搜之稿

然爾日鄉宿朱寄梅先生業

經十數稔苦心遐索旁搜陸續積鈔成帙并詩釐爲十卷仍亭林自稱歸高士遺稿唯擬刊而未逮也不佞久病潛鄉閑居無事省覽一過覺嚮者吳赤溟先生所

稱粹於理豪於氣者逾續鈔倍蓰復勘正寫譌揭其別見續鈔之作概刪避複唯

不泥文體分類祇循文義爲次詩則更據崑山詩存參校

刊於道光季年以次選輯明歿後二百載間崑

山之詩各繫小傳成三十二卷未幾版遭兵毀今祇存孤本

并補鈔二十五首附後重付寫定別署曰崑山歸

玄恭遺著重訂鉛版印行冀彌季氏補蒐之缺憾并酬朱丈待錄之幽衷而續鈔

剞刊之美竝不爲掩敢曰保存國學也亦惟流傳鄉梓而已至遺稿中撮錄事略
及先後諸家紋文一弁卷端一載簡末倫亦有裨世之愛讀玄恭文者乎歲次壬
戌仲春邑後學徐崇恩跋於聊園